禮記正義

第八冊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緇衣第三十三○陸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爲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子言之曰此篇二十四章唯此一子言之後皆作子曰易以豉反下同苛音何錯七故反本亦作措同疏子言至煩矣○正義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爲上易事者爲上謂君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爲下易知也者爲下謂臣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者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好呼報反注同緇側其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巷伯小雅篇名愿音願還音旋粲七旦反衣緇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譖人本又依詩作譖人投畀必利反

下同豺仕皆反昊胡老反本或作皓同○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疏子曰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衣服敝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為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為王后宮巷官之長故為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己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慤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濫而民皆謹慤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孚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為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為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注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為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為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為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鄉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粲兮者從館舍迴還來鄉本國我卽授子以粲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矣是好賢也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其服緇布衣而素裳緇帶素韠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禮云素韠韠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韠用緇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繒為之其義未甚明也○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

珍倣宋版印

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本也遯逃也○格古伯反遯徒遜反亦作遁故

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倍音佩下注同涖音利又音類孫音遜注同

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尺之反畔本或作叛俗字非也任而鴆反

疏 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尚書呂刑之篇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德起倍叛之心○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絕其世也○注甫刑至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尚書呂刑也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尚書呂侯後爲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爲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戍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爲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

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爲苗民注尚書以爲九黎卽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非蚩尤子孫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下孟反注同又如字拘音俱○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好呼報反下皆同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惡烏路反景如字一音英領反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仁遂猶達也○倣胡孝反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民賴之倣禹爲仁非本性能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愼故此兼言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民具爾瞻之所瞻視上之所爲大雅抑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尹氏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爲大師尹氏具爾瞻視上之所爲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甫刑卽呂刑也一人謂天子也慶善也兆民賴之者慶善也言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呂刑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爲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爲法式也○子曰上好仁則下

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行皆盡己心○長丁丈反說音悅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梏大也直也○梏音角詩作覺行下孟反○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經在上行仁之事○則天下之爲仁爭先人者章志貞教尊長於人爲君者當須章明己志爲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者當須言上能化下如此則民皆師法故尊大之人不倡游言

游猶浮也不言出捐大也倫今所佩也綍引棺索也○倫音倫又古頑反綍也○素音色索悉洛反故大人不倡游言也○倡昌尚反可用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言言行相應也

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行而行皆下孟反注及下皆同應應對之應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淑善愼女之容止不可汝○正義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愼意與前經同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者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言綸轟於絲○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者亦言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於外言更漸大如綍也言綍轟於綸○故大人不倡游言言出捐浮也不可用之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謂口可言說力不能行則君子不言也若有客不能館則君子賢人

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爲凡人作法如此之事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爲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諐過也言爲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諐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證言行不可過也○注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嗇夫掌聽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爲桐鄉嗇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署秩百戶其鄉小者縣所置嗇夫案此則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轉繩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道音導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稽猶考也議也稽古兮反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話胡快反○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於音烏注同緝七入反熙許其反毛詩傳云緝熙光明也○疏子曰至敬止○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道人以言者在上君子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恆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敝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敝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話善言也爾汝也謂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爲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爲人所法則引證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引者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貳不壹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貳本或作貸同音二下同從七凶反○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章文章也忠信爲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黃徐本作橫音黃蜡仕嫁反說音悅○【疏】子曰至所望○正義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有則民德壹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總望以法則之○注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士行非謂蜡祭之事故爲溫裕也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吉依注爲告音誥羔報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疏】子曰至不忒○正義曰爲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其情○爲下可述而志也志知也爲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者吉當爲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証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鳲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者証一德之義○子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也癉病也○忒他得反本或作貳音二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皐云義善也癉丁但反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正直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正直也子曰至正直○正義曰章善癒惡者章明也癒病也言爲國者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癒病然後民情不。二爲正直之行○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心也○共

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爲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重猶引也君所不及謂必使其知處如聖人也凡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小雅曰匪

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

其止共惟王之邛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共音恭皇本作躬云躬恭也邛其恭反

子曰至之邛○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君之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

君者章長勞者若在下之人心懷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及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

辭者重尚也爲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及其所不及者謂君之行所不能及之事謂不必使其君所行如聰聲也不煩其所

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證君使民感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息於恭敬惟爲姦惡使王之邛勞引之者證臣使君勞也○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褻息列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播徐補餓反迪音狄衍延善反

疏 子。曰。至。不。迪○正義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秖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民乃罰者證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爲衍字迪道也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爲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證重刑之義。也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治音值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遍反下同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以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爭轉相陷害○毋音無下同柄音秉兵永反爭

爭鬬之爭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非也蔽必世反○葉公之顧命曰毋以

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大夫卿士○葉舒涉反注同葉公楚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爲葉縣尹僭稱公也敗補邁反嬖必惠反徐甫詣反又補弟反字林方豉反賤而得幸曰嬖云便嬖愛妾莊后側良反齊莊也下及注同適丁歷反齊側皆反下同○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雅云讎也○君陳曰

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字若己弗克見音紀尚書無己字【疏】子曰至由聖○正義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間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致教煩苛故百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者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路邇臣好則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

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怨恨於君也疾僭非也近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之也葉公之

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者此謂齊莊之后是適夫人也無得以嬖御人疾莊后者莊后之

篇非毀於適夫人○毋以嬖御士疾莊士者言毋得以嬖御之士非毀齊莊之以見遠臣

士○大夫卿士者覆說言莊士卽大夫卿之典事者言士近事也故云互言之也○注大臣至陷害○正義曰言近臣親比則遠臣不

大以小互言之○正義曰言近以見遠謂言近臣親比云言大臣不治小臣治大臣至陷害○正義曰

由大臣執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大臣忌小臣或小臣忌大臣所以內外交爭若共謀謀轉相陷害故所謀之事各於其黨與大臣謀大臣與小臣

是各於其黨中知其過失審悉也○正義曰此節明君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賤者謂在上化民民

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高是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者約尚書顧命之篇○正義曰知

不任其所賢○正義曰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賤者謂在上化民民

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近小人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高是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者約尚書顧命之篇○正義曰知

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德既無一德

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不我力而用我引之者亦不我力也○注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

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証不親比云言大臣不治小臣治大臣至陷害○正義曰

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正義曰知

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己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克由聖者此尚書君陳篇○正義曰知

覆沒不能自埋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敬者溺謂

溺乃歷反覆芳服反○○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敬者溺謂

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

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爲可

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〇近附近之近注由近人同易以豉反下同狎徐

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泳音詠潛行爲泳游音由侮亡甫反捍胡旦反格戶白反〇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

人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爲哱或爲悖〇費芳貴反注同數色角反覆芳服反又

芳又反哱或爲悖並布內反〇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

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〇慢本又作漫音武諫反卒寸忽反故君子不可以不慎

也慎所可褻乃不溺矣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越之言厥

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厥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閒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

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〇大音泰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活反于厥度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蹶其厥反又紀衛反

一音厥女音汝擬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

戈省厥躬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

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尙害人也〇兌依注作說本亦作說兵尙書作戎笥司吏反爲說音悅下傅說同朝直遙反

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違猶辟也逭逃也〇孽魚列反下同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不可以逭

本又作逭乎亂反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辟音避〇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字之誤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孼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爲敗邑或爲予○吉音誥出注羔報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相息亮反亳步各反【疏】子曰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於水者謂卑賤小人居近川澤者愛翫於水溺覆沒也多爲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衆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褻也者言小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褻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忌至於洪波湏起亦猶習以爲常故致覆溺也○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淺者謂言可得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親也初時易狎是易也終則難親是溺人也故云易以溺人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駟馬追之不及是難悔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怨畔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畔是溺人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者伊尹戒大甲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人機謂弩牙言爲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己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爲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己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者此尚書篇名

傅說戒高宗之辭口為榮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人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者衣裳在篋笥當服之以行禮不可妄與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己身不可妄加無罪須以害人○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而有非由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辟災是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者己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為告天當為先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終久也引者証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注難親至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恆肅敬如臨深淵水若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注兌當為說○正義曰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作書以戒高宗也○注尹吉至亳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云亦誥也云天當為先者以天字與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為先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以為湯都偃師為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好呼報反齊側皆反○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總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勞力報反注勞來同詩依字讀長丁丈反來力再反字與音餘○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恬多怨爲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尚書作牙夏日尸嫁反注同尚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尚書作咨連上句云怨咨祁巨依反徐巨尸反字林上尸反○【疏】子曰至曰怨○正義曰此論君人相須言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者卒盡也言詩人傷今無復有先正之賢故云今日誰能執國之八成又當謙退之不自爲正者得其正道能用仁恩盡勞來百姓言今無復有如此之人疾時大臣惟專功爭美各自爲是也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此穆王命君牙之辭也言民心難稱所怨怕冬夏日暑熱及雨天之常道細小之人惟曰怨資也○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者至於冬日是大寒之時小人亦惟曰怨猶言君政難曰得當人怨之不已是治民難也○注成邦之八成也○正義曰案周禮小宰職云掌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爲牙故尚書以爲君牙此爲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曰怨咨今此

本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爲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類謂比式〇行下孟反下行有格同比式如字比方法式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

志死則不可奪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〇是故一本作以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

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執慮於衆也精或爲清〇知如字一音智注同汎音泛君陳曰出入自

爾師虞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〇度待洛反下同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疏子曰至一也〇正義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〇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者若身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

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無恆不可比類也〇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

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守之〇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以志

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親之〇精知略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執慮於衆要略而行之此皆謂闊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者自由

也師衆也虞度也庶衆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入政教當由女衆人共知謀度若衆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當由。一也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

鳲鳩之篇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威儀齊。一也引之者證爲政之道須齊。一也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

正正當爲匹字之誤也匹謂知識朋友〇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出注下同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

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〇鄉許亮反又音香注同弊布內反徼古堯反下同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

珍倣宋版印

而知邇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疏子曰至好仇○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

友匹偶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為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

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恆定也○是故邇者

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不斷章云君

子之人以好人為匹也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

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徵利也○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著張慮反近附近之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攸所

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疏子曰至威儀○正義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此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

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以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大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子曰私惠不歸

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間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物是

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遺于季反反邪似嗟反徐以車反辟匹亦反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行戶

剛反又如字○疏子曰至周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德是與○私惠不歸德者言人以私小恩惠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

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此小雅鹿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

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相遺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軾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軾音式敝婢世反敗也庚必世反隱微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不見如字又賢遍反葛覃。曰服之無。射射厭也言己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覃徒南反射音亦注同厭於豔反後皆同令力呈反【疏】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之故先以二事爲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軾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軾也○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絺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此則斷章云采葛爲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求初新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敝○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行從下孟反下則行下注以行同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爲顯聲之誤也○寡音顯出注○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玷丁簟反又丁念反下及注同磨莫何反○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君奭曰昔。

珍倣宋版印

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之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
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奭音釋
周田觀文依注讀爲割申勸寧召尚照反
本亦作卻近附之近王于況
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
則行不可飾也者謂行在於前言須實不可
隨於後論說於行則行當須先實不可
成其○故君子寧言而行以成其信
信也○君子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
故則人不得虛增大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玷缺尚可磨而
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爲而改之
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
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証言信爲本○君奭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
告君奭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爲
割田當爲申觀當爲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奬勸文王之
其集大命于厥躬者申重奬勸文王誠信之德故天命之引之者証言當誠信也○注之德○召
奭經云召公曰君奭是奭爲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爲大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
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篇爲君奭故云尚書篇名也云古文
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厥陽夏侯所注者爲今
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卽鄭注尚書是也此周宇古文
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尚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尚書讀此厥亂勸寧王
王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周田觀

及古文尚書幷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爲劃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劃之言蓋也劃蓋聲相近故劃讀爲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尚書猶爲劃謂劃制其義與此不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恆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與音餘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龜厭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君祭祀賜諸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則亂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兌音悅毋音無放方往反傚事煩則亂傚戶教反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羞猶辱也貞婦人從人者也以問也問正爲貞常貞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恆之人也○貞音貞周易作卣古半反正爲節子曰至子凶○正義曰此一節明爲人臣之法當有恆也一

九三爻辭言人若不恆其德故承之羞辱引之者証人而無恆其德貞吝之象體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祭祀賜諸臣爵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注祭祀也○正義曰此恆卦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爲乾乾有測度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之象體在巽主家之事進退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和說至尊又互體兌兌爲口舌之象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爲股又互體艮艮爲手又互體震震爲足巽爲長股艮爲手震爲足皆是事純而祭祀之末不可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易恆封巽下震上九三爻辭得正互體爲乾乾有測度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褻慢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褻慢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褻慢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者此恆卦六五爻辭正也言恆常其德問正於人故得吉夫子以婦人不自專常須問正於人失男子之道故爲凶引之者証男子之無恆德其行惡也○注純猶至福也○正義曰言君祭祀賜諸臣爵以下云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故知因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者此經直云祭祀也云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者言於祭祀之末不可褻慢之德在巽巽爲進退是不恆其德貞凶婦人吉夫子凶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節

則刑可以措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錯云本亦作措○按措正字經傳多假錯爲之

子言至煩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爲上易事者閩監本同毛本者上衍○惠棟校宋本○作也是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節

子曰至作孚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爲王后宮巷官之長閩本作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官誤宮監本同毛本伯官誤

子曰夫民節

子曰至世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不作否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如影逐表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影作景衛氏集說同○按景影古今字

言百姓傚禹爲仁非本性能仁惠棟校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脫傚字岳本作傚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按效正字傚乃效字之或體廣韻云效俗效字此又因效而誤作傚

甫刑曰惠棟校宋本作曰石經宋監本衛氏集說同此本曰誤云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岳本同

子曰至之式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豈必本性盡行仁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行作有衛氏集說同

謂承離之後惠棟校宋本有亂字此本亂字脫閩監毛本同

證民之法則於上惠棟校宋本亦作之此本之誤具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證君有善與爲法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爲上有下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上好仁節

子曰至順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天下之爲仁爭先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天字是也

子曰王言如絲節

其出如綍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綍作紼

子曰至于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不嗇過於禮之容儀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容儀二字倒

百官表惠棟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百官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節

子曰至敬止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使下有言字

子曰長民者節

子曰至所望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上一者一謂二字作壹山井鼎云宋板一作壹下皆同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節

子曰至不忒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咸有一德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下一德純一一德並同

子曰有國者節

有國者石經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國下衍家字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無家字

章善癉惡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陳澔集說同宋監本岳本善作義石經考文出章義云尚書作善皇云義善出章義初刻作善剜刻作義纂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章義○按義字是也

子曰至正道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共作恭○按恭訓具則非恭字可知

靖謀共其爾之祿位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具

證上民情不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二作貳

子曰上人疑節

臣儀行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臣儀行毛本行誤刑

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事下無君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上帝板板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板板云注同○按板板古今字

下民卒癉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卒誤作釋文出卒亶云本亦作癉

惟王之邛各本同坊本惟作維

子曰政之不行也節

敬明乃罰各本同毛本明誤民疏敬明乃罰者同

子曰至不迪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証重刑之義也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子曰大臣不親節惠棟云子曰大臣節子曰小人溺於水節宋本合爲一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南人有言曰止爲第六十三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圖以謀也閩監本同毛本以作亦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同

賤者無一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

若己弗克見惠棟校宋本作已石經同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釋文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已誤故

子曰至由聖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與上相親比故也惠棟校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

子曰小人溺於水節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自上有而字釋文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則遂扞格不入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扞作捍○按說文有扞無捍

難卒告諭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難卒衛氏集說難卒作卒難疏亦作卒難

太甲曰毋越厥命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太作大岳本同釋文下太甲同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閟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無厥字案釋文出于厥度云尚書無厥字案釋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厥字

有厥字可證宋大字本宋九經南宋巾箱本

天作孼 閩本嘉靖本石經釋文衛氏集說同毛本孼作孽岳本同監本自作孽同

不可以逭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可以閻云本又作逭○按逭正字閻俗字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各本並同坊本天作先依注改

多爲水所覆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覆下有沒字

伊尹戒大甲辭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辭上有之字

亦可從移辟災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從作徙

若脩德行善則能終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終下有也字

得諸傅岩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岩作巖

以天字與先者 補按六字誤衍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咸陽當作陽城後漢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爲西矣

子曰民以君爲心節

身必安之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必誤心

君雅曰節

資冬祁寒 惠棟校宋本作祁宋監本同此本祁誤祈嘉靖本石經岳本同此本祁誤祈嘉靖本閩監毛本並作祁

注祁寒放此疏同

子曰至曰怨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君人相須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人作民

今此本作資字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字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政教當由一也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岳本同疏則義不一行當由一也放此

子曰至一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亦質少而親之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少作守毛本同

其威儀齊一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壹下齊一同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節

子曰至好仇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輕絶貧賤節

子曰至威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閩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惡誤也

子曰苟有車節

葛覃曰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覃作𣏌

服之無射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無作毋

令君子服之無厭閩監本嘉靖本同毛本令誤今岳本同釋文出令君子云力呈反

子曰至無射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行誤以

子曰言從而行之節

尚可磨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磨作摩○按摩正字磨俗字

昔在上帝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昔在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並作昔在

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昔在

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校云宋監本無之字

子曰至厥躬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尚書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三者謂三字作元謂二字

禮尚書猶爲劇閩監毛本作禮浦鏜校云禮當孔字之誤案此本禮作礼與孔字形相近

毋與惡德之人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毋作無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毋予云音無

子曰南人有言曰節

問正爲偵惠棟校宋本作正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正誤不闕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問正於人爲偵

子曰至子凶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閩監本同毛本傳誤傳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按閩監本衛氏集說此本事則下○衍毛本事則下空闕亦非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六字注四千六百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七經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

○陸曰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者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始於魯淹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外更有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又比此為主故知以士為主也

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外更有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又比此為主故知以士為主也

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主故

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禮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也

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親父母也以驚怛之哀無辭也哭答使者故

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也○奔喪此正字

疏。奔喪。至。盡。哀○正義

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哭亡木反使色吏反注同怛都達反

疏

曰此一節總明奔五服之喪也從始聞至於喪所成服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故鄭注云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必知

五服皆然者以下文云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別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

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為位○辟音避分扶問反又方云反別彼列反

星而舍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冒亡北反又亡報反著張慮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爲于僞反一音如字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竟音境下同哭辟市朝爲繁衆也○辟音避朝直遙反爲于僞反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衰七雷反後皆同

疏遂行至竟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在路至其國竟奔喪之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此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於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則人代己也○注成喪服得行則行○正義曰鄭云此者恐成服之後即便得行故明之云若成服已後得行則可行若未得行即不可行○注感此念親○正義曰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哭盡哀戚感此念親也凡聞喪若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又爲位更哭也○注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正義曰以下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則知斬衰望其國竟而哭且遂行雖云斬衰其實母之行齊衰亦然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括古活反袒徒旱反去羌呂反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鄉許亮反下西鄉同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絞古卯反下同徐戶交反成踊音勇散悉但反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闔戶臘反相息亮反下相者皆同倚於綺反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

珍倣宋版印

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袒不踊不
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日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
斂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日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

以。爲。數。○不以數也色主反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本亦作不以爲數數色具反既哭成其。服。喪服服杖

於序東。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拜賓之事○
至。於。至。如。初。○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
之節明父母之喪奔入中門之左也○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升自西階也括髮
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階也括髮
袒者喪已經日不笄纚故括髮袒也若尋常在家親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
斂畢乃括髮袒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階也括髮
斂畢乃括髮袒異於生故不忍當阼階也故升自西階也括髮

既親拜賓括髮故知主所奔者謂主人也此謂主人奔父之喪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
人也故下云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此
送賓亦畢而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者括髮袒皆在堂上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賓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西面位也○正義曰知賓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成服者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皆如初也○正義曰知賓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
髮袒者如初也○注襲服至于序○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
下小斂之後未殯之前雖降在堂下仍更升

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注云已殯者位在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
庶人之大夫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自阼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小斂記云喪遷柩于堂男女奠于其位男女各就其位哭成踊出反位男女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賓成踊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成踊送賓皆如初者謂於堂下之東西面位也○正義曰知賓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服者素委貌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皆如初也○正義曰知賓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拜賓○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深衣者案曾子問篇云皆如初也○正義曰知賓送賓反位故云皆如初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日成服拜賓○襲絰于序東者謂在堂

小斂記云喪遷柩于堂男女奠于其位男女各就其位哭成踊出反位男女
小斂遷喪女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也○注云已殯者位在下○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
庶人之大夫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自阼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小斂記云喪遷柩于堂男女奠于其位男女各就其位哭成踊出反位男女
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明知在路皆冠也此庶人之縞總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

當奔之禮又哭既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故云不於又哭乃絰者謂威儀節度與在
在家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
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云其未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故云不於又哭乃絰者謂威儀節度與在
家同其帶絰等自用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者以士喪禮云既
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紋垂今奔喪初至則紋帶與在家異故云不散麻者不

見尸柩也知此絞帶非象革帶之絞帶而必以爲經之散垂而絞之者以雜記云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彼帶經謂經之垂者是主人成經之後明知此絞帶亦謂經之散垂而絞之故不以爲象革帶之絞帶爲輕此絞當舉重者不應舉輕之絞帶故以爲絞經之垂者注又哭至爲重象革帶之數○正義曰知又哭三哭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婦皆升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主婦皆升堂也引雜記云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者彼云三三踊夕無踊唯稱三踊此云三三踊而不踊故知夕雖哭而不踊故數夕哭但云三日五哭三袒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也○注既云三袒故知夕不袒

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

義曰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正義曰知在序東者約士喪禮文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

人拜賓送賓

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謂肉哀也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疏○奔喪至變也○正義曰此明奔喪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者解前文奔喪○注不升至母也○正義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故云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恆在堂下

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

母之喪統屬於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故云不升自西階此云奔母之喪則前經奔母之喪亦升自西階者是奔父之喪此云奔母之喪直云西面哭不云升從上文也云其於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

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若齊衰以下之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皇氏以爲謂奔齊衰之喪不至喪所無改服也者熊氏及沈氏以父母之喪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也今

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而免本或作而不免者非疏奔母至括髮正義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注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正義曰此文又哭不括髮與喪服小記篇云又哭而免其理雖同其日則異於喪服小記據在家小斂之後又哭之時不括髮而免也此則從外奔喪至內乃不括髮而免也○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髽側瓜反拾其劫反注同闈音違舊音暉去起呂反纚色買所綺二反紒音計更音庚下同疏婦人至拾踊○正義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注婦人至客之○正義曰婦人入者由闈門者雜記篇云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入門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故雜記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熊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故士喪禮云婦人髽於室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此文據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則西房也云去纚大紒曰髽者鄭注士喪禮云髽之異於髺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遂冠歸入門左

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迭奔喪禮說不及殯。曰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〇冠音官袒音但殺色界反下哀殺同復扶又反期音基下同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〇爲于僞反注及下爲父同

疏奔喪至之禮〇正義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〇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自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〇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相者告事畢不復哭也〇注主人至事也〇正義曰鄭注嫌經云主人是適子故云主人謂在家者必知然者以奔喪者親自拜賓是奔喪者身爲主人不得待者爲主人故云謂在家者也云哭於墓爲父母則袒者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除喪畢尚括髮袒明葬後歸爲父母袒可知也云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釋所以墓所初哭成踊則告事畢者以墓所既括髮經絞帶拜賓之後於此墓所更無事也〇注又哭至五哭〇正義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今經云又哭三哭但云括髮不云袒者既葬已後哀情稍殺故也云成服之朝爲四哭者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

故爲五也云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若其未期之前在家者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注壹括至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婦人聞舅姑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之者以上文及殯後始言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總明前也故奔喪者亦朝夕哭今云五哭相者告事畢明是既期已後朔望朝哭而已故鄭云入門哭時者謂以鏟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五哭也○注壹括至者同○正義曰壹括髮謂婦人聞舅姑之喪而言之今乃於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云壹括髮謂婦人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後奔喪者亦朝夕哭不止於五哭則知不及殯不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括髮

盡哀不北面者亦免麻于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統於主人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容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總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卽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成服若小功總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總麻之喪止弔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卽位拜賓成踊者東方就哭位拜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一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奔喪者於東方三日之理若葬

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注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曰○正義曰謂主人三踊

經若言祖恐齊衰以下皆祖故不得總言襲○注爲父至字也○正義曰知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得爲父不及殯婦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成踊不言袒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輕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

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使故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衣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鄭子短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

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

聞喪不得奔喪雖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其在官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聞喪至如初○正義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喪之禮文略也○注聞喪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奔喪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位衣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

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而迎之成服於五哭拜賓而送賓來即拜賓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賓之明日哭也

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通數聞喪爲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賓之明日哭也

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訖亦可以止者也不云相者告事畢禮文略也○注

聞父至可也○正義曰知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者若非君命有

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也云不於又哭乃更言袒者

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經云又哭

日之中對初聞喪之哭乃爲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絰絞帶與明日又哭乃絰此則不於又哭乃絰者

於聞喪之日卽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可加絰帶也○注其在至以止○正義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賓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畢亦告就次云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者此經唯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恆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之文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若除於家不哭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

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於墓而歸

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亦

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

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者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卽主人之位除

東東至而歸○正義曰以東方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卽主人之位也○注不

及殯之後奔其位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文東卽主人之位除云如不及殯

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鄉

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除

一節明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卽除此免麻者當謂至總麻也免麻

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

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

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卒猶止也

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罪亦明日乃成服
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數朝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罪亦明日乃成服

○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爲子餘反
之朝朝旦也下同數色主反

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
齋也○齋子西反衰倉雷反

兔絰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五哭者急欲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

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散顯然爲位此言爲位故知無君命自以私事未得奔者云以下輕喪

齋衰以下更爲位而哭可行行乃行者齋衰以下皆然故云皆也○注數朝至拜之○

位而哭可行即行以齋衰以下於聞喪之處已哭正義曰前

日而五哭止也○注謂無至乃行○正義曰已聞齋衰以下之喪既不銜君命於君事之私事未得奔者必知無君事者若銜

又無私事故可得早奔唯以己

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夕哭爲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唯三日數朝哭之前文三日五哭是三日

之內爲五哭故數夕哭爲五哭經文不同故鄭注亦異云明日乃成服者鄭列之位今若銜君使命聞齋衰以下輕喪云奔者

恐三日爲五哭故數朝夕哭爲五哭經成服之禮○三日五哭者謂初聞喪爲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總爲五哭所以三日五哭者急欲奔喪以己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

爲三日也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者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異故鄭總明之云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上也○注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正義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也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賻贈之物故成服乃去也齋衰

卽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齋衰至而哭○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

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

〔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壹凡爲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在乎是〕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數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辟音避〕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使色吏反〕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凡爲位者壹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祖也〕

疏〔哭父至壹袒○正義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兄弟吾哭諸廟與此同朋友哭諸寢門外與此同其不同者熊氏云檀弓所云殷禮也此所云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爲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注壹哭而已則不爲位矣○正義曰此明非哭者本是無服故但哭不爲位案檀弓云申祥之哭言思與哭嫂同爲位者熊氏云異代禮也此文朋友喪將欲奔故先作。一哭若朋友已久雖聞喪則不復哭故檀弓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是也○注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正義曰知哭舊君者以下文云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是於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諸舊君也○注族親婚姻在異國者○正義曰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

珍倣宋版印

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內皆服斬也故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若君之姑姊妹之女來嫁於國中者則有服故雜記云諸侯之外宗猶內宗是有服也○注謂於至祖也○正義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初哭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哭皆袒前文所爲云者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面○爲于僞反下注各爲同拾其劫反便婢面反

疏所識者至而踊○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也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皆爲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治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鄉賓從外來而北面踊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北面而踊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祔音附親同長者主之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長丁丈反如若也不同親者主之從父昆弟之後

疏凡喪父至主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凡喪父在父爲主者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案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不云主庶婦若此所言則亦主庶婦是與婦同者服問所言通其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庶子各自主其私喪今此是言同宮者也○問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者謂各爲其妻子爲喪主也此言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主之○親同長者主之者親同謂同三年朞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者不同謂從父昆弟親近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稅吐外反

疏聞遠至左手○正義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不稅而初

閔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爲之變也〇拜賓則尙左手者於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尙其左拜謂左手在尙從吉拜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〇嫂悉早反凡爲于僞反下注同

疏無服至者麻〇正義曰此經論哭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〇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哭嫂與叔爲位幷及族姑姊妹女子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哭之加弔服之麻不爲之袒免故云無服者麻也〇注雖無至者麻〇正義曰以經云無服者麻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絰也云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者兄公謂夫之兄也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哭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並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者此是逸奔喪禮文言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云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

疏凡奔至拜之〇正義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〇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者謂大夫來至弔此奔喪之士其奔喪者先袒拜之成踊之后然後襲衣尊大夫故先拜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者謂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其奔喪者初亦袒襲衣之後乃始拜之士卑故先襲而後拜也〇注主人至成踊〇正義曰此主人謂奔喪者身是士初來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而哭於此時大夫

珍倣宋版印

至因拜之於東階下不敢成已踊及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成踊襲絰帶也若士來弔則降堂先成己禮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兩士相敵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拜之云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者以此經袒云袒拜之成踊其餘經本云大夫後至袒拜之爲之成踊與此經文字多少不同故云

或曰

問喪第三十五○陸曰鄭云問喪者善其問以知居喪之禮所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鄭氏注　孔穎達疏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雞斯依注爲笄纚笄音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注同怛都達反腎市軫反乾音干肺芳廢反漿本亦作漿子羊反糜武皮反本亦作糜同粥之六反字林與六反云淖糜也飲音蔭食音嗣去冠起呂反耶似嗟反亦作邪貊亡皓反本亦作貊藏才浪反脾婢支反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夫音扶應應對之應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

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斂力豔反下同柩其又反懣亡本反又音滿范音悶下同殷殷並音隱壞音怪字林作敷音同辟婢尺反徐扶亦反注及下皆同拊芳甫反）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也○上時掌反復扶又反下復反復生皆同）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說虞之義○悵勑亮反愴初亮反惚音忽愾徐音慨苦代反徼古堯反）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壙古晃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怪其遲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

珍倣宋版印

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后斂者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

色追反爲于僞反下注相爲襄同斷丁亂反下古穴反猶慎丁年反歷求月反又音九月反

冠本之相爲冠音官

襄鎌及下皆同

袒跋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

袒徒旱反跋蒲末反廣古曠反錮音故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不可或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否者各爲一寸○免音問注同稽顙桑朗反下注同

反又彼我反足廢也錮音故稽

音啓注同

同

曰子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曰男女哭踊○禿吐穀反無髮也偏於纔反一音紆矩反背曲也

耳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跛補禍反

怪本所爲施也○何爲于僞反盡篇末文注皆

矣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

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

思冠之古亂反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怪其錢各異

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也○總音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怪其錢各異

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顧所用異耳○直七餘反削悉若反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怪所爲施曰孝子

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則時○羸力垂反劣也疲也

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

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辟音避處昌慮反下同遽其慮反

疏親始至實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意也○雞斯者笄謂骨笄纚謂縚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言旁親以下食不可厭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注親父至爲里○正義曰凡云親者包之五服也以此經悲哀之甚故知父母也云雞斯當爲笄纚者以經雞斯二字不當始死者之義聲與笄纚相涉故云笄纚也云親始死去冠者檀弓云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是去冠也云二日乃去笄纚者以士喪禮云小斂髻髮是死二日故云乃去笄纚也云上衽深衣之裳前者言既始死朔服易之故知著深衣案深衣篇云續衽鉤邊故知此衽深衣之衽案深衣衽當旁此云深衣之裳前者既扱之恐履踐爲妨故解爲裳前也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所扱之處當衽也案公羊傳云昭公以衽受於齊之唁禮亦謂裳當前者也○注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正義曰爵踊似爵之跳也其足不離於地也殷殷田田如壞牆然者言將欲

珍倣宋版印

崩倒也云辟拊心者爾雅釋訓文○望望然者瞻望之意也○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其往送也如慕者如孺子啼○慕於母也○其
反也如疑者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亡矣喪矣者喪亦亡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人之迷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
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也○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者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
享之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者此明葬之後猶居廬枕塊不敢入於室處也○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
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僞假爲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
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此經凡言亦者亦以俟其生制三日者俟其生也若三日不生於後亦不生矣也非但不生孝子之心亦益衰矣衣服之
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者此解冠必不袒袒必不冠之意也又明孝子身有病闕其居喪所以禮矣此冠不居
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蘄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
者此怪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云免者以何所爲○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此答問之辭也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以未冠
故著免也○禮曰童子不緦者此喪服正經之文記者引之故稱禮曰童子不緦者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主於家事唯
此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作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爲族人得著緦者以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卽著免也以其無父兄而可依理故得爲
族人著緦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者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緦也若童子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注云免冠之
細別以次成人也○正義曰解當室所著之意也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云緦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免乃有緦服也鄭

出總其免之意言內爲父母著免者由有族人總服言總服由於著免者此明問居喪有杖爲父母乃異是所以總心是一但取義有異故竹桐而殊也○母桐孝子之意其義一也言孝子奉親用極故

此故問之○竹桐一也言爲父竹爲母桐而已○削杖削桐也言爲母屈於父不同自然宜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削杖桐也桐是同父之類也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爲外也

爲之宜杖言宜惡之物以爲杖自然宜惡之色唯有竹也故云宜杖其杖雖削情

同於父故云削杖桐也桐爲陽之象故爲父削杖桐節在內內陰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問曰杖者竹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

者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意也○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對父之時不子敢據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母在不敢杖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

爲母堂上不敢杖者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母所以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故不杖也

○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者言孝子爲所以爲母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故不杖也

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感故不杖

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六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節

奔喪之禮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作奔喪云此正字也說文云從哭亡亡亦聲也

奔喪至盡哀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奔喪至於家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遂行日行百里節

遂行至竟哭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遂行日行百里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

至於家入門左節

至於家入門左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不以爲數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不以數也云本亦作不以爲數

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　惠棟校宋本其下無服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誤衍閩監毛本嘉

靖本同○案疏亦無其下服字

至於至如初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既殯位在下也閩監本同毛本位在下誤倒作在下位

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閩監本同毛本節誤卽

奔喪者非主人節

奔喪至變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庭中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入門闔門升自側階閩監本同毛本側誤阼下升自側階同

以奔夫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奔夫作本夫

逸奔喪禮說不及殯者不及殯節

以下文云除喪而后歸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岳本日作曰考文引

若除喪而后歸節

若除喪至不踊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下文東卽主人之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文作云

自齊衰以下節

自齊至免麻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當謂至總麻也閩監本作總此本總字闕毛本誤絲

凡爲位節

父母之喪惠棟校宋本上有唯字宋監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此本誤脫毛本嘉靖本同

凡爲至而往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下兩處五哭之文閩監本同毛本五哭之文誤倒作之文五哭

哭父之黨節

以其精神不在乎是閩監毛本同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在作存

始聞喪哭而袒各本同監本脫字閩監毛本一作壹

故先作一哭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一作壹

所識者弔節

所識者至而踊惠棟校宋本無此六字

主人在墓左西鄉闕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西字

既除喪而后開遠兄弟之喪節

聞遠至左手惠棟校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后作後嘉靖本同無此五字

無服而爲位者節

無服至者麻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既降無服其族姑□□□□□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

麻闕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上其族姑三字亦闕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山井鼎云補此十字卻係衍文當刪去考文補遺

也案衛氏集說作既降無服其族姑姊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中間並無是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節

凡奔至拜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成踊而后襲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后作後下然后襲衣同

故云或曰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終記云凡三十頁

問喪第三十五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

親始死雞斯節

二曰乃去笄纚括髮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二作三

故曰辟踊哭泣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辟踊○按依說文當作趯从走甬聲

以鬼饗之　惠棟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饗作享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饗作享衛氏集說同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劉叔剛本並作饗

稽顙觸地無容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觸誤拜

親始至實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薄者以飲之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飲誤飲

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　惠棟校宋本作饗閩監毛本饗作享下以鬼饗之同

猶居倚廬枕塊　惠棟校宋本有倚字閩監毛本倚字脫

不敢據杖以尊者在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據誤藏

禮記注疏卷五十六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服問第三十六〇陸曰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遺喪所變易之節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遺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〇傳此引大傳文也從如字范才用反爲其于僞反注及下皆同齊衰上音咨下七雷反後放此厭於涉反下同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〇而差初佳反又初宜反下同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〇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〇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雖外親亦無二統〇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〇期音基下及注皆同〇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遺齊衰大

功之喪經帶皆麻○小功無變也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重也○累重劣彼反又劣僞反○麻之有本者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之葛有本謂大功以上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下管反下文同○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倫雖無變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無事則自若練無絰絰有本者乃變之耳雜記曰有三年之喪而不變爲殤人不緦麻○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去起呂反下同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亦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帶與腰不易也○爲稅上如字下吐外反注及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亦變也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卒哭之稅下殤則否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麻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縓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縓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耳下殤則大反舊徐音泰悉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注同爲于僞反注除爲殤在緦皆同縓音專繁音煩飾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夫人亦從服期喪大記曰外宗房中南面○君爲天子斬于僞反後音皆同注諸侯爲天子下注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大夫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臣之義音祈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子音泰下及注同適丁歷反下同見賢遍反大夫之適

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驂七南反乘音剩爲于僞反下爲其母同伸音申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錫思歷反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經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免經音勉去也下無免經弁注皆同徐並音問恐非朝直遙反稅吐活反注同說吐活反又始銳反經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比也○罪本或作辠正字也秦始皇以其似皇字改爲罪也上時掌反列徐音例注同本亦作例比必利反

疏傳曰至列也○正義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也○傳曰皇氏云此言傳曰者卽前大傳之篇則服術有六不指其人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傳曰者是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則非前大傳篇也故下文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記者皆引此舊傳而記之○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者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卽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而謂之皇姑者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

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者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注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正義曰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者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辭事異於上故更稱傳曰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謂三年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功衰也○注帶其至麤衰○正義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於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主於男子也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爲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閒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閒傳云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爲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卽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衰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

珍倣宋版印

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衰爲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之爲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顈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顈之前得爲三年之喪而行練也熊氏云爲母既葬衰八升言父在爲母也今鄭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爲母既葬衰八升矣又經云三年之喪既練皆爲父卒爲母今熊氏云父在爲母其義非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爲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注大功至皆麻○正義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於男子矣其婦人之服於下間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故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既葬之後則有十升然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間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說檢勘鄭意其義然也崔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於間傳之文於義不合案間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文各別則此

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爲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於鄭注其義稍乖也
當以熊皇爲正也○小功無變也謂凡常小功無變於大功以上之服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遺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肯
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弁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
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既
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
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也○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麻也○既經則去之者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
練服也○注雖無至服也○正義曰有事則免經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爲之不變服其應免經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經者解經於免經之
於是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經也云經有不免者解經每可以經必經也云經謂不免但云經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經
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經有不免者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緦小
功之經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緦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
之經兼言緦者恐免經不及緦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經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經者前經但云經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
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
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

珍倣宋版印

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總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總與小功麻
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注稅亦至易也○正義曰云稅亦變易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
也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經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服大功得變期期得變三年也云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
麻易之者所以引此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此論成人小功總麻不得易前喪之葛又論
殤在小功總麻得易三年葛也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
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總麻則三月○而反三年之葛者此著麻月滿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爲
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
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爲之總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
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
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總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注謂大至服總○正義曰知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以前文云總小功不
得變上服則此得變三年之葛亦是總麻小功也殤長中在小功總者本大功之親耳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太功是正
義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齊衰初喪得變三年既虞卒哭則
下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遣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爲殤未成人文不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

殤今殤是未成人唯在室略無文飾之中從上服小功之繐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子列國諸侯如諸侯之外宗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
宗云如外宗君爲天子諸侯之外宗亦爲君諸侯既死來爲之服斬故夫人亦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
也○注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所是君之親在於他國諸侯爲天子服斬妻從
婦卽是外宗云其夫○與諸侯曰外宗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所是君之兄弟之外親其夫與諸侯之
外宗之如外宗君之婦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之外宗亦爲君之
君爲天子服斬衰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言諸侯以夫人如外宗之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斬衰明諸侯夫
人爲天子之故載君以爲文人如外宗之首繁數故不變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者謂
三年者○君爲天子三年也○注繐麻細布也○正義曰繐麻服總者喪服傳文○注外宗至不可○正義曰妾
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君之母非是嫡夫人則羣臣無服者若君母是嫡夫人及君
羣臣爲之無服也○唯近臣及僕則羣臣爲服總則此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服總者也驂乘從服○唯君所
驂乘而從服此服者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服總者也○注妾先君
不服諸臣賤者隨君之服也故云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爲之服也故云妾先君所不
爲妻及適子爲君夫人適婦爲大子之服適子爲君夫人大子爲之主也○大夫之適子繼世之道其子人大子嫌得爲君與大夫人此明大夫及君
適子爲君夫人適婦爲大子之服是○大夫之適子繼世之道其子人大子嫌得爲君與大夫人此明大夫及君
侯此三世子有繼世之道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君主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夫子適婦下亦者
侯三世子有繼世之道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君主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夫子適婦下亦者
引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外宗房中南面者證也外宗記云內宗之義內宗也○者是君之不爲五屬之內
引之有爵大記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外宗房中南面者證也外宗記云內宗之義內宗也○者是君之不爲五屬之內
期之親爲君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爲君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者案周禮其夫是君之女之
期之親爲君也二外宗是諸侯外宗爲君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子者案周禮其夫是君之女之
夫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爲君姑姊妹之女女有爵之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夫人服君
夫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爲君姑姊妹之女女有爵之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夫人服君
之親在於他國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服熊氏也
也○注外宗至南面○正義曰外親之婦也者其夫所是君之親在於他國諸侯爲天子服斬故夫人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皆服斬其妻服熊氏也
婦卽是外宗云其夫○與諸侯曰外宗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者謂夫所是君之兄弟之外親其夫與諸侯之
外宗之如外宗君之婦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之外宗亦爲君之
君爲天子服斬衰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言諸侯以夫人如外宗之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斬衰明諸侯夫
人爲天子之故載君以爲文人如外宗之首繁數故不變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子列國諸侯如諸侯之外宗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
宗云如外宗之如外宗君之婦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之外宗亦爲君之
君爲天子服斬衰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言諸侯以夫人如外宗之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斬衰明諸侯夫
人爲天子之故載君以爲文人如外宗之首繁數故不變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殤今殤是未成人唯在室略無文飾之中從上服小功之繐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子列國諸侯如諸侯之外宗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
宗云如外宗之如外宗君之婦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之外宗亦爲君之
君爲天子服斬衰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言諸侯以夫人如外宗之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斬衰明諸侯夫
人爲天子之故載君以爲文人如外宗之首繁數故不變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殤今殤是未成人唯在室略無文飾之中從上服小功之繐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子列國諸侯如諸侯之外宗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亦期也故
宗云如外宗之如外宗君之婦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如外宗之婦爲君期則夫人爲天子之外宗亦爲君之
君爲天子服斬衰服正文此記載之者言諸侯以夫人如外宗之文以君與夫人故知將斬衰明諸侯夫
人爲天子之故載君以爲文人如外宗之首繁數故不變麻服蔦也云男子爲大功之

珍倣宋版印

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
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
縓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
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既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之時
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
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非正
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
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
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
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
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
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
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期明無二適也女
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
灼然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
今小君既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公爲卿大夫錫衰
以居者此明君爲卿大夫爲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亦如之者出謂
以他事而出不至喪所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居事則弁經者君行往弔
卿大夫當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
雖當事首服皮弁故士喪禮云君視大斂注云皮弁服襲裘是也○大夫相爲
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故雜記云大夫與殯
亦弁經是也大夫於士士雖當事亦皮弁也○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者謂
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恆著之以居若
餘事之出則不服也言居亦不服其當殯斂之事亦弁經也○凡見人無免經
者謂已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經重故也○雖朝於君無免經者以經重縱往朝
君亦無免稅於經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已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

去其衰經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衰又免去經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難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經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怒物不可自奪喪

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臣不免經故許著經也亦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經而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

所以己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己喪禮也○注有免至經也○正義曰謂不杖者入公門有免齊衰之則大功有免經也者鄭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其數

齊衰明不杖齊衰也云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其經重於齊衰不杖齊衰雖脫亦不免經以差次約之

罪多至列也者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

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者鄭以其記喪服之間傳者以其輕重所宜也○

間傳第三十七

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

陸曰鄭云名間傳者以其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間傳所

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

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

事枲或爲似○苴七余反見賢遍反齊音咨下同枲息里反樂音洛斬衰之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

聲餘從容也○偯於起反說文作悠云痛聲折之設反從七容反○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

珍倣宋版印

議小功緦麻讓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讓謂陳說非時事唯于癸反徐以水反○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食預飲力驗反粥之六反溢音逸劉音預二十兩也莫音暮疏食音蔬食音嗣下疏食同醯本亦作醢呼兮反下同醴音禮期音基下及注皆同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苫。翦不納大功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苫。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苫今之蒲薄也○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寢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又苦怪反說吐活反苫戶嫁反塊苦對反一音張妹反翦子踐反牀徐仕良反柱知矩反楣音眉復音伏○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

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去起呂反下去麻同縷力主反差初佳反後放此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爲母于僞反下注爲後同重直龍反注三重同縓七戀反緣悅絹反要一遙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注同纖息廉反注同去起呂反下同糾居黝反下同股音古辟音避朝直遙反紕婢反反又音紕綅音讀紛芳云反帨始銳反綅徐息廉反又音侵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因上說而問之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

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重直龍反注及下不言
至言重者同○疏斬衰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惡貌也者苴是黎黑色故爲惡貌也○大功貌若止者止平停不動也○大
功轉輕心無斬刺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傾故貌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屨亦輕其經色用枲同者自別哀義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者若如
也言斬衰之哭一舉而至氣絕如似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容可也者言小功緦麻其情既輕哀聲從容於理可也○斬衰唯而不對者但唯於人不以言
辭而對也皇氏以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
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斬衰三日不食者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
者謂三日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者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
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異人之說故其義別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
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
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故不同也○注先飲至厚味○正義曰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
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也○父母之喪居倚廬者此明初禮五服之喪居歲之異也○芐翦不納者芐爲藨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
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遭父母之喪至終服以來所居改變之節即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
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斬衰三升者

此明五服精麤之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緦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
其布縷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注此齊至差也○正義曰此齊衰多二等者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齊衰四升五
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云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
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故云大功小功多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理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
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故云服主於受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極列衣
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
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謂男子也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
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
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又期
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
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而
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無所不佩者吉祭之時身尋常吉服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注葛帶至常
也正義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以經文直云葛帶三重不辨男女之異故明之云謂男子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

珍倣宋版印

一股而糾之故云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而麻帶又婦人要帶不葛四股糾之以爲飾也則知男子首經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爲四股糾之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分去一既五分去一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

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緝之時又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緝而帶去一股者舊說云所至共爲卽知大功婦人葛經上檀弓要帶不三重爲飾也云婦人葛經帶謂齊斬之婦人帶不變

人也故士虞禮曰婦人既練說首經其不大說帶也注云不脫帶齊斬婦人帶變也故喪服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齊斬之婦人葛帶也

小功首經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小功衰乃三分去一葛帶去其一易

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之一麻同斬衰之一股以爲練帶小功之帶去一股者舊說云三糾之緝而帶小功之小功之經

似非也者既葬葛帶重齊衰既葬與齊衰之一麻同斬衰之練帶也云去一股則小功之帶卽與經

非一也者既葬葛帶重齊衰既葬與齊衰之一麻同斬衰之練帶也云去一股則小功之帶卽與經

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去一分耳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以首尊於要但婦人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尊於要恐要帶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於要恐要帶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要但婦人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但婦人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婦人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人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與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首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經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變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而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重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要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帶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與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首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經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變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也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云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其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爲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帶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猶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五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分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有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前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去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一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重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耳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今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者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更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遭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也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者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以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身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先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有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前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喪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故云變易前喪故云

云變易前喪故云

變易前喪故云

易前喪故云

前喪故云

喪故云

故云

云

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謚當祥祭之時引之所著之證此經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之後者祥之後

玉藻所云縞冠素紕者謚當祥祭之時引之所著之證此經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之後者祥之後

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者引之所著之證此經非是素縞麻衣也云此素縞之後者祥之後

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朝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服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十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五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升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布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深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衣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衣也云大祥之後

也云大祥之後

云大祥之後

大祥之後

祥之後

之後

後

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祥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之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後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麻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衣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麤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細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相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似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同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故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服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十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五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升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布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深衣也云大祥之後

衣也云大祥之後

也云大祥之後

云大祥之後

大祥之後

祥之後

之後

後

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禪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禪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禪後尚纖

可知也云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者以下云黑經白緯曰纖者戴德變除禮文矣云舊說纖冠者采變也者以無

祥除衰杖者以下三年問篇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既稱終畢是除衰杖者以無

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若

緣以素則曰長麻衣聘禮長衣是也若有緣之飾以布則曰麻衣深衣此云麻衣是也云大

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祭既畢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而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某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復平常○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先易輕者故記者於此經更自釋易輕之意故云何為易輕者也言有何所為得易輕者故下文釋云既有前喪今又遭後喪得以後喪易換前喪輕者也○為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者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注說所至可貳○正義曰此言包特者謂於此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或云包或云特者斬衰齊衰既是重服舉此言包特則知齊衰大功亦包特也卑謂男子卑要婦人卑首欲明卑者可以兩施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故得可以兩施云而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者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經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以著大功麻經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經婦人經其練之故葛經著期之葛帶是謂之重葛也○注此言至之重葛○正義曰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有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但麤細與期同其實大功葛經前於服問篇已釋也云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經輕於練之葛經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經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之大功

珍倣宋版印

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著張慮反○疏齊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以後服易前服之義也○麻葛兼服之者卽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故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注此言至其輕○正義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經帶麻葛兼有故於齊衰輕服言之於男子而論其實同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者鄭以既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經是或無經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於先既單今首經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經帶矣婦人亦然也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此。章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爲于僞反長丁丈反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斬衰至服之○。正。義。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與後兼

前服也〇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〇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也〇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〇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〇注服重至受矣〇正義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絰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絰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注意明也後既易以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文注稍異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服問第三十六

傳曰有從輕而重節

三年既練首絰除矣爲父既練首絰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同

本宋監本首絰除矣爲父既練下無首絰除矣爲父既練八字是也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期既葬之葛帶期字衍宜刪疏內同

傳曰至列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今各以其人明之或可 閩監毛本同可解疑有脫誤 山井鼎云宋板明之或作今各以不

故下文罪多而刑五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文作云

若婦人則首絰練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若下有其字

或有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有字

故首絰與期之絰五寸有餘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閩毛本同監本加字空閩

則其首絰合五分加一成五寸餘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同

每可以經者謂於小功以下之喪惠棟校宋本以經下有必經二字此本脫閩監本同
得變三年既虞卒哭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得作則
若姑之子婦從母子婦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從母下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又引春秋之時不依正禮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引作別衛氏集說同
今春秋公羊既說妾子立爲君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通典既字
云子不得爵命父妾閩監毛本同通典無云字
以妾在奉授於尊者閩監毛本同通典作以妾本接事尊者
故春秋左氏說成風閩監毛本同通典故春秋作古春秋
女君卒繼攝其事耳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繼下當有室字

閒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節惠棟云斬衰節齊衰之喪節斬衰節
莫一溢米各本同毛本莫誤莫釋文出莫一
居倚廬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盧誤閭

芣翦不納閩監出芣　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芣誤芣下芣翦同繹文

杜楣翦屏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杜作杜繹文亦作杜

斬衰至者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今經大功又旣葬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今作本

齊衰之喪節

不言包特而兩言者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兩言作言兩考文引古本同

正義曰此明齊衰旣虞卒哭　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斬衰之葛節

此竟言有上服旣虞卒哭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續通解竟作章考文引古本同

正義曰此明五服　惠棟校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七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四終記云凡二十六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三年問第三十八○陸曰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稱尺證反注及下皆同別彼列反易音亦注同斬衰貣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斬音巨大也衰七雷反貣初戴反倚於綺反枕之鴆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之事也○思息嗣反斷丁亂反復音伏○正義曰此一節問喪三年所由解三年之義故假設其問云三年喪者意有何義理謂稱人之情而立三年之意○三年之喪何也者三年喪差降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以下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無易不可也並有差品其道不可

改易○創鉅者其日久者以釋重喪所以三年也其事既大故爲譬也鉅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痛甚者其愈遲者其愈差也賢

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者既痛甚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極

也○哀痛未盡思慕未能忘故心之哀慕於時未盡而外貌喪服以是斷割者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悲哀摧痛猶

未能盡憂思哀慕猶未能忘故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者若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

得已復吉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

止反復生禮須有限節也哉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

焉蹢躅。焉跼。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

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匹偶也言燕雀之恩不如大鳥獸大

鳥獸不如人含血氣之類最有知而恩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止

已○屬音蜀喪息浪反又如字巡詞均反過徐音戈一音古臥反號音豪戶

類反知音智

凡。生。至。不。窮。○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地之間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大小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何有窮已也將由夫

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

相與羣居而不亂乎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由夫音扶下皆同邪似嗟反人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

焉於虛反疏將由至亂乎○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之人曾烏獻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舉居而不亂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駟不時除也○駟音四馬也遞古戈隙本又作卻去逆反空隙之地也疏反徐疏將由至窮也○正義曰此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者駟謂駟馬隙謂空隙駟馬峻疾空隙狹小言急速之甚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爲于僞反下注爲母同中如字又丁仲反疏注同去之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正義曰此一經明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爲者言先王爲之制節之年月限節○壹使足以成文理者壹謂齊同也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之矣者釋猶除去既成義理則除去其人義如此則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音基注及下同○期音基注及下同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期而除也○斷丁亂反下注同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也疏然則至之也○正義曰上節既稱爲父母三年何故有父母止有期者此一節釋爲父母本應三年何故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雖爲人後者爲父母亦應三年何故爲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

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者言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也○以是象之也者聖人以是之故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注言三至母也○正義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期事故抑屈應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於期以其本至親不可降一期以下故雖降屈猶至於期今檢尋經意父母本應三年何以至期者但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曰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未盡經意但旣祖鄭學今因而釋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爲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猶然○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爲爾焉徐如字一音於虔反焉猶然也一云發聲也注及下同倍步罪反注同【疏】然則至期也○正義曰此一節釋因期及三年之義故設問云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本實應期但子加恩隆重故三年焉爾也語助之辭也○然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然也子旣加隆於父母故然使倍之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旣象天地又足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殺色界反徐所例反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珍倣宋版印

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疏】由。九。至。盡。矣〇正義曰上節既稱期斷何故有九月以下故此經釋之〇由九月以下何也者由從也記者既稱期斷假設問之何故有從九月以下〇曰爲使弗及也者爲亦然也然使恩隆不及於期也則五月不及九月三月不及五月轉相不及也〇故三年以爲隆者謂恩愛隆重〇緦小功以爲殺者謂情理殺薄〇朞九月以爲間者是隆殺之間也〇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者取象於一閏天地一期物終是一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以象於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言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〇中取則於人者則法也天地之中取則於人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〇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者既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〇故三至喪也〇正義曰此一節重明三年之義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言三年喪禮於人道之中至極文理之盛者則著以下非其至極也夫是之謂至隆者言三年之喪人恩之至極隆厚也〇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有能識知所從來也言不知所從何代而來引孔子者論語之文證此三年之喪也〇注不知至久矣〇正義曰案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尙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喪期無數謂無葬練祥之數其喪父母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載則知堯以前喪考妣已三年但不知定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堯舜之時雖有衣裳仍未有喪服也但唐虞已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也鄭注喪服其冠衰之異從三代以下由唐虞以上曰大古吉凶皆用白布則知三代吉凶異也

深衣第三十九〇陸曰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正義

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錄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之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爲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縷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應於證反短毋見膚衣取蔽形毋音無下同見賢遍反長毋被土爲汙辱也○被彼義反爲于僞反汙汙辱之汙一音烏臥反續衽鉤邊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

珍倣宋版印

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續或爲裕○衽而審反又如鳩反鉤古侯反屬音燭下皆同喙許穢反裕以樹反○要縫半下
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要或爲優○要一遙反注同縫扶用反下注同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掖之
縫也○袼本又作胳音各腋也肘竹九反又張柳反掖本又作腋音亦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
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肘或爲腕○袂彌世反袪末曰袂詘丘勿反腕烏亂反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
骨者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厭於甲反徐於涉反下同髀畢婢反徐匹婢反一音步啓反脅許劫反當丁浪反注同又丁郎反中丁仲反又如字制
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應應對之應下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袂圜以應規謂胡
下也○圜音圓胡下垂曰胡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音劫下注同負繩及踝以應
直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踝胡瓦反裻音督跟音根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齊。緝○齊音咨亦作齎下同緝古入反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行舉手謂揖讓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
二之動直以方也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政或爲正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心平志安
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與○行下孟反又如字卬音仰本又作仰一音五郎反與音餘○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言非法不
服也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貴此衣也故可以爲文可
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

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相息亮反完音丸費芳貴反又孚沸反注同苦衣於既反易以鼓
反鍛丁亂反濯音濁純之允反又之閏反後皆同朝直遙反上時掌反○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
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大父母音泰大父母祖父母也繢胡對反○純袂緣
純邊廣各寸半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緣悅絹反注同廣古曠反注
同緆徐音以豉反皐音錫案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綼下曰緆也【疏】古。者。至。篇。末。○正義曰此一篇從此至末皆論深衣之制今各
隨文解之○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者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深衣蓋有制度言蓋者疑辭也○以應規矩繩權衡者此則無制度之事
所應者備在下文○短毋見膚者深衣所取覆形體縱令稍短不得見其膚肉若見膚肉則褻也○長毋被土者其衣縱長無覆被於土令爲汙辱也⊙續衽鉤
邊者衽謂深衣之裳以下闊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注上續猶至之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
上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
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云鉤讀如
爲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契云象鼻必卷長爲喙必鉤鄭據此讀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
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其深衣之袼已於玉藻釋之故今不得言也○要縫半下○要縫謂要中之縫也縫尺寸闊狹之半下畔之
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注三分至寬也○正義曰此據裳之一幅分爲二幅凡布廣二尺二寸四寸爲縫一尺八寸在三分之一分

珍倣宋版印

爲六寸減此六寸以益於下是下二幅有二尺四寸上二幅有一尺二寸故云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也〇袼之高下可以運肘〇袼

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容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袂長二尺二寸幷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

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脊至肩但尺一寸也

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二尺二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〇當無骨者帶若當骨則緩急難中故當無骨之處此

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也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深衣其幅有六每

幅交解爲二是十二幅也〇注古者方領〇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襟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〇負繩及踝以應

直〇正義曰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非謂實負繩也〇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者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

容儀如規也〇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言欲使人直其政教欲使政教直方

其義欲使義事方正也〇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記者既明方直之義故引坤卦之六二直方以證之案鄭注坤六二云直也方也地之性此交得

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〇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者言裳下之齊如權之衡低仰平也欲以安其志意而平均其心

也〇注完且至而已〇正義曰可苦衣而易有也以其完牢乃可於苦事衣著故庶人服之以完牢故也而易有者以白布爲之不須黼黻飾繡之屬是易有

也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深衣與朝服相類故用十五升布鍛濯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與服麻衣雜

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云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者案玉藻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又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云

庶人吉服深衣者深衣是諸侯之下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知是庶人之吉服喪服有衰裳包貴賤上下無差亦明庶人吉服乃深衣也○具父母大父母

衣純以繢者所尊俱在故衣純以繢言具父母則父母俱在也大父母則亦然也若其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繢也○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唯有父母而無

祖父母者以為吉不具故飾少而深衣領緣用青純降於繢也若父母無唯祖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者純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

則袂口也又云緣讀為緆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旁側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緆幷純旁邊其廣各寸半言表裏合為三寸○注純

謂至二寸○正義曰純謂緣之者解經文二箇純字一是純袂二是純邊皆謂緣之也云緣袂謂其口也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故云純袂則是緣其袂口也

非是口外更有緣也故分明言之云緣緆也解經緣字讀為緆謂深衣下畔也故既夕禮云明衣縓綼緆鄭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今經云此緆則深衣之

下緣也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衿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也

投壺第四十○陸曰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

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

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

上北面○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

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燕飲酒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戶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疏。投。壺。至。敬。從○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司射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注士則至北面○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乎獻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

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注燕飲至射也○正義曰知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屨升。堂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大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般步干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盤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疏賓再至曰辟○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主北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爲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之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偕進明爲偶也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物○鄉許亮反疏已拜至就筵○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退即兩楹閒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閒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卻退反阼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退乃至射物○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是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之席主人席皆南鄉閒相去如射物射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

珍倣宋版印

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三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 司射進度

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矢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筭而立以請賓俟投○度徒洛反注同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筭悉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臥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

疏 司射至筭興○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幷筭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鄉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閒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中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反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筭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筭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筭○注亦實八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筭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筭於中亦者亦鄉射也○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筭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比毗志反頻也徐扶賓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鴆反注及下同爲于僞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刼反下文及注皆同技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

洛○疏請。賓。至。如。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爲入者司射執八筭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筭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反取筭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或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注正爵至爲樂○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筭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

大師曰諾

弦一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閒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貍吏持反閒閒厠之閒注同大音泰○疏命弦至曰諾○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工奏貍首之篇○閒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閒疏數如似一也○大師曰諾者大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注弦鼓至節焉○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

珍倣宋版印

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爲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閒若一投者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閒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筭第二番釋筭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筭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更古衡反下同○[疏]左右至於左○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筭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筭於地也○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鈞

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筭如數射筭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筭爲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左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筭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爲賢尙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筭以告○數色主反注同爲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筭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旬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宅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技其綺反[疏]卒投至右鈞○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筭數之儀○卒投者謂

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
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
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
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
令十數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
○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注卒已至以告○
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
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算
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
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
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
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
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
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
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命酌

曰請行觴酌者曰諾

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
勝黨之弟子○觴失羊反字或作觴同

當飲者皆跪奉觴

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
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

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跪其委反奉芳勇反
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鴆反下飲不勝同

【疏】

命酌至敬養
○正義曰此

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
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
受領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
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

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曰敬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注周禮至反之○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爲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

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直如字又持吏反爲于僞反

爵既行請徹馬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無筭爵乃行○去音起呂反

請爲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正義曰既行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爲勝者樹標立馬各直其筭者直其馬也○正義曰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爲反

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所釋之筭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筭也既徹

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多以助勝者爲榮○以慶一者從一馬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少足益於

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以還是司射請辭言爲慶之是禮家陳事之

節乃釋筭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筭飲不勝者第二番

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耦唯賓主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筭亦未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

之馬幷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者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爲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正爵既行請徹馬○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筭爵之事

筭多少視其坐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坐如字又才臥反注同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變隨晏早之宜無常處○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夫反變息列反處昌慮反

筭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長直亮反注同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嬰反爲于僞反躍羊略反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柘止夜反木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注同

疏筭多至其皮○正義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人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

珍倣宋版印

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圜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圜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卽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圜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幷前六十六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八分也卽是壺一底面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則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必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二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一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十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魯

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

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爲其立當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慲敖慢也偝者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踰或爲遙○慲好吾反下同敖五報反又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偝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薛敗反浮音縛謀反罰也穉音直吏反爲音于僞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据匏薄交反

疏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毋慲毋敖者慲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慲而敖慢也○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注晏子至丘據○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鼓。○□○○□□○□○○□半。○□○□○○○□□○

□○魯鼓○□○○○□□○□○□□○□○○□□○半○□○○○。

□□○薛。鼓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聲其節則知其事矣○圜音圓鼙薄迷反鄉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欄欄然欄音吐臘反口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鎝然鏜音吐郎反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爲樂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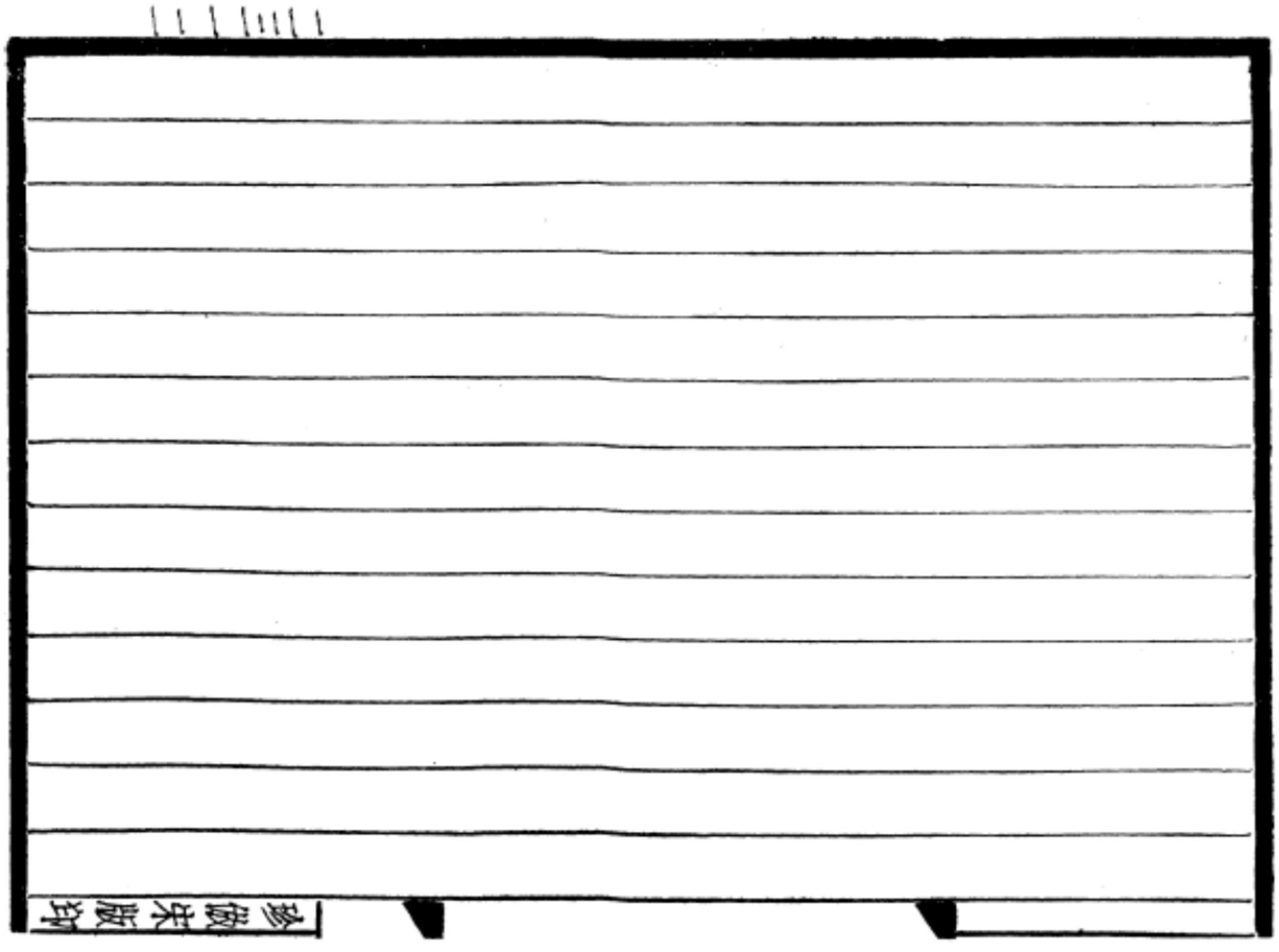
魯鼓○□○○□

□○○半○□○○□○○○○□○□○薛鼓○□○○○○□○□○□

○○○□○□○○□○半○□○□○○○○□○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擊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圜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注射謂燕射○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注射庭長至投壺○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子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鄉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節

三年至也哉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　閩監本同毛本痛作病

則孝子送死之情何時得已　閩監本同毛本送誤道

凡生天地之閒者節

蹢躅焉踟躕焉　各本同石經閩釋文躅作躅踟作蹰云字或作踟嘉靖本誤作蜘蹰

凡生至不窮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節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脩作修衛氏集說同

將由至窮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然則何以至期也節

雖至親皆期而除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在段玉裁云荀子注引亦作至

然則至之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及父在爲母但以期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作一

由九月以下節惠棟云由九月節宋本分故三年之喪以下另爲一節

前世行之久矣惠棟校宋本作之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之誤艮閩監毛本同宋監本亦作之矣作也

由九至盡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既法天地與人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法上衍取字

深衣第三十九

故喪服儀云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儀改傳是也

古者深衣節

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毛本爲誤爲衛氏集說喙誤啄釋文出爲喙

齊緝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緝下有也字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緝也

或低或仰閩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監毛本仰校宋本或仰作若仰宋監本同六經正誤下或亦作若釋文出若仰云本又作仰○按卬與仰音同義近故古多互用

三十以下無父稱孤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同考文引古本已考文引古本同

古者至篇末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又字衛氏集說同

經言純袂恐口外更緣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恐字○案自奔喪第三十四盡此篇宋監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六百三十四字注三千四百八十八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八經三千六百三十四字注三千七百五字

投壺第四十

投壺之禮節

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嘉靖本堂作坐岳本同

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大戴無固字是觀注則此處亦不當有

投壺至敬從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西面奉持其矢惠棟校宋本作持衛氏集說同此本持誤柱閩監毛本持誤柱各本面字同山井鼎云宋板面作南案南字非也下

云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是無南字義也

知既脫屨升堂主人乃請投壺也者閩監毛本堂作坐下亦在脫屨升堂之後同衛氏集說亦作脫屨升堂

司射進節

執八筭興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毛本筭作算下並同衛氏集說唯此筭作算下並作筭釋文出八筭云下皆同○按筭籌字與算數字有別

說文云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司射至筭興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各隨光明處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處作故衛氏集說同

反還西階上位惠棟校宋本作反衛氏集說同此本反誤更閩監毛本同

請賓曰順投爲八節

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勝者立馬云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正義云定本無此一句

今大戴記亦無此一馬從二馬五字孫志祖云鄭注一馬從二馬之義在下文疑此處無此五字也

請賓至如之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卒投節

卒投至右鉤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別而取之○一筭爲奇者一筭閩監本同毛本○誤倒在一筭下

謂總斂地之筭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斂作敛

命酌曰節

請行酳惠棟校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酳作鷃出行鷃云字或作酳此本下奉酳又作鷃坡出惠棟校宋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並作奉鷃三本及集說並作奉鷃○按酳鷃正俗字

酌者亦酌奠於豐上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亦酌作升酌

命酌至敬養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正爵既行節惠棟云正爵節宋本分正爵既行請徹馬爲一節

當其所釋筭之前三立馬者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本之前誤時也

一黨不必三勝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正爵至徹馬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之類故誤禮記之

乃數筭飲不勝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數誤釋衛氏集說同
乃釋筭飲罰爵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罰爵誤卒鐏
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得
黨中不必三番得勝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必誤能
謂三耦投壺而止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耦作偶下同○按作偶非也

筭多少視其坐節

壺去席二矢半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矢誤尺
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七惠棟云宋本七字誤
或言去其皮節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言去其皮誤以棘取無
筭多至其皮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無此五字

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數又明誤多少并言
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後記者之誤意彼以正
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於下筭誤○筭之

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人別誤亦人從整數計閩監本同毛本計誤記鄭之此計據一斗之數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一作二衛氏集說同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三作二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十作尺

魯令弟子辭曰節

毋噆閩監毛本石經岳本衛氏集說同噆作撦從心作撦者誤也下毋撦同釋文噆作撦嘉靖本同案字當從巾作毋偝立各本同石經同毛本立誤力

記魯薛者惠棟校宋本作記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記誤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惠棟校宋本無此十一字

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話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得字

鼓節

鼓閩監本作鼓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作鼓下鼓字並同○按鼓从岌凡从支从皮从攴皆俗誤也段玉裁云說文弓部彀下云从弓从岌岌

垂飾與鼓同意則鼓之从鼓愔然矣毛本注疏凡皷字並從叀甚是

薛皷薛字各本並同毛本作辟下同

此魯薛擊皷之節也閩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亦作節毛本節誤爵

半〇□〇〇〇□閩監毛本同石經無第四〇作半〇口〇口岳本同同通解同考文引足利本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南宋巾箱本同衛氏集說

魯皷薛皷〇注云此魯薛擊皷之節也圖者擊聲方者擊皷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

無此廾三字

但年代久遠閩監本同惠棟校宋久作大

又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燕樂誤樂禮

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閩監本同毛本下子誤士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八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五終記凡二十二頁

禮記注疏卷五十八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儒行第四十一○陸曰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錄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禮記　鄭氏註　孔穎達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同疑為儒服而問之○服與音餘

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襌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襌衣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少詩照反注同衣於既反注所衣也衣少所居同逢掖上如字下音亦長丁丈反注同冠章古亂反注而冠長所居同章甫殷冠也單衣本亦作襌音丹祛去居反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行下孟反下力行同遽其據反急也數色主反下同更古衡反代也注同一音

加孟反卒七忽反大音泰朝直遙反擯必慎反相息亮反爲于僞反下爲孔子同哀公命席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強居兩反又如字下同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中中間謂不嚴厲也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怛也如或如愧如有所畏○慢音優易以豉反下險易同粥徐本作鬻章六反卑謙貌一音羊六反愊普力反一音逼謂愊怛也怛丹達反驚怛也本或作怛者非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鬭訟○齊側皆反注同難乃旦反注同行皇如字舊下孟反夏戶嫁反爲于僞反處昌慮反遠于萬反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祈猶求也立義以爲土地以義自居也難畜難以非義久留也勞猶事也積或爲貨○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豉反又如字畜許六反見賢遍反近附近之近下可近同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

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省聲也程猶量也重鼎大鼎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雖有負者後不悔也其所未見亦不豫備平行自若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出也不斷其威常可畏也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豫其說而順也斷或爲繼○淹於廉反樂五孝反又音岳好呼報反劫居業反沮在呂反注同鷙與摯同音至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博音搏程音呈斷音短直卯反絕也又丁亂反注同浸子鴆反漬才賜反脅許劫反恐曲勇反怖普路反省所景反量音亮又音良下同更居孟反

疏 魯哀公問於孔子者言夫子自衞反魯哀公館於孔子問以儒行之事記者錄之以爲儒行之篇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今此一節明哀公至孔子之家見孔子衣服之異疑其儒服遂問儒行爲孔子命席此方說儒行之事也○君子之學也博者言偏知今古之事也○其服也鄉者其冠服須依所居之鄉也○丘不知儒服者不知猶不識也言我所服但依其鄉之服不知儒服言此者譏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注逢猶至二寸○正義曰謂逢猶盛大之貌詩云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是逢爲盛大之貌也云大被之衣大袂禪衣也者被謂附被之所寬大故云大袂禪衣也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鄭注司服云侈之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也孔子若依常侈袂則哀公無由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云非哀公意不在於儒者今若在儒孔子新來則應問以儒行今乃問其服是意欲侮戲夫子故下文云不敢以儒爲戲明此時意以爲戲也云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者庶人無朝祭之事故知禪衣袂二尺二寸云祛尺二寸者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

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為逢掖也則此大袂深衣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言夫子生於魯長於宋魯有大袂禪衣宋有章甫之冠故知大袂
之衣是少所居之服也章甫之冠是長所居之冠案曲禮云去國三世唯與之日從新國之法孔子曾祖防叔防叔生木金木金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生
孔子防叔奔魯至孔子五世應從魯冠而猶著殷章甫冠者以立為制法之主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多用殷禮不與尋常同也且曲禮從新國之法祗謂禮
儀法用未必衣服盡從也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新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遽卒也數說也終
盡也物事也孔子荅言儒行深遠非可造次若急而說則不能盡事也○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者留久也若委細悉說之則乃大久也更僕者更代也
僕大僕也君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也言若委細悉說之則大久僕侍疲倦宜更代之未可終也若不代僕則事未可盡也○哀公命席者哀公既聞孔子
所荅稱儒行不敢造次而盡故命掌筵者為夫子布席也故注云為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孔子侍者此一經明孔子侍
坐於哀公說儒行修立己身終始之事○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者席猶鋪陳也珍謂美善之道言儒能鋪陳上古堯舜美善之道以待君上聘召也盧云儒
是待坐席之珍可重也此經論儒者自學修飾立身之事不應直云席上之珍可重故鄭不從也○力行以待取者言己修身勵力行之擬待進取榮位也其
自立有如此者謂自修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諸事也○儒有衣冠中者此明儒者容貌之事儒有衣冠中者中間言儒者所服衣冠在尋常人之中間不
嚴勵自異也動作慎者謂舉動與作恆謹慎也○其大讓如慢謂有人以大物與己己之讓此大物之時辭貌寬緩如傲慢然也○小讓如僞者言讓其小物如
似詐僞亦謂寬緩不急切也言儒不以利動也○大則如威者言有大事之時形貌則如似有所畏懾也○小則如愧者言行小事之時則如似有所懾愧如
威如愧皆謂重慎自貶損○粥粥若無能也者粥粥是柔弱專愚之貌言形貌粥粥然如無所能也○注中中至所畏○正義曰中中間者言儒者衣冠在常

人中間則孔子逢掖之衣是也云如慢如僞言之不愊恒也者愊恒謂急促之
意言語之時不愊恒切急如似慢然如似僞然庾氏云讓大物不受拒於人急
如似傲慢讓小物之時初讓後受如似僞然與注意不合非鄭旨也○儒有居
處齊難者此明儒者先以善道豫防備患難之事○居處齊難者凡所居處容
貌齊莊可畏難也貌既如此人則無由慢之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者塗路
也君子行道路不與人爭平易之地而避險阻以利己也○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者冬溫夏涼是陰陽之和處冬日暖處則暄夏日陰處則涼此並爲世人所
競唯儒者讓而不爭也故注云行不爭道處止不選處所以遠鬬訟也○愛其死
以有待也者此解不爭也言愛死以待明時養其身以有爲也者言養身爲行
道德也○其豫備有如此者言儒者先行善道豫防患害有如此在諸事上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儒有
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言儒懷忠信仁義以與人交不貪金玉利祿以與
人競人則親而近之○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者言儒者祈土之福以義自
居故云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者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
技藝爲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難得而易祿也非道之世則不仕是難得
也先事後食是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者無義則去是難畜也○非時不見
不亦難得乎者非時謂非明時則不見是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
乎者君有義而與之合無義則去是難畜也○其近人有如此者言儒者親近
於人有如此在上之諸事也○儒有委之以貨財者此明儒者之行有異於衆
挨特而立不與同羣之事○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者言儒者之行人
或委聚之以貨財謂多以貨財委之淹之以樂好謂他人淹漬之以愛樂華好
之事言以愛樂玩好浸漬之也○見利不虧其義者謂儒者執持操行雖見貨
財樂好之利不虧損己之義事苟且而愛也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者謂他人劫
脅以軍衆沮恐之以兵刃也○見死不更其守者言儒者雖見劫見沮以致於
死終不更改其所守之志而苟從之免死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言儒者若
逢鷙猛之蟲則身自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以否遇即行也○引重鼎不程其

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所未見亦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不窮其言不窮極若閑流傳之○流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閑流傳之言不再爲之○往者不悔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不避艱難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齎人之樂。併優及侏儒之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而出齎侯不敢輕魯侯之地並歸汶陽之田及所侵孔子足異門而出齎侯會於夾谷之地若。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齎人欲劫魯侯以脅魯君之事實自述也孔子此言雖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齊侯會於夾谷之地若。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齎人欲劫魯侯以脅魯君之事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謀從所之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慾滋味爲溽

是驚聲故云聲也但以脚取之謂之攫以翼擊之謂之搏云雖有負也者身行往過之事雖有負敗不追悔也云平行自若者若如也言雖有負者亦不悔及未見之事不恥愧憂但平常而行豫其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順從所謀之也

猛鳥猛獸云字從鳥驚省聲也者言驚鳥既是猛鳥猛獸但獸擊從鳥驚從隹執下著鳥故云省也執下著鳥今驚包兩義以獸驚執下著手俱

威者本所從出處也言儒者識慮深遠聞之則解故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謀者逢事則謀

根本所斷絶也言儒者不覺絶其威嚴容止常可畏也○不習其謀者

所未見不豫前防備言已往及未來平行自若也○過言不再者再更也言不窮其言不極者極謂窮極若閑流傳之○流言不止者言不窮極其所出也○不斷其謀者逢事則謀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淫謂傾邪也慾滋味爲溽

夫子之功儒者亦有勇不避艱難引之者言儒者有勇○往者不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有往過之事雖有敗負不如其意亦不追悔也○來者不豫者謂將來之事其

力者言引重鼎不豫前商量已力堪引以否言見則引之此攫搏引鼎喻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

孔子此言託儒爲事其實自述也若春秋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齊侯會於夾谷之地若。時孔子爲。都禮之事齎人欲劫魯侯以脅魯君之事而行志意自如也云不習其謀口及則言不及其事則言論謀度之不豫前備其言說而順也者口及則言謂口及其謀從所之也

君孔子使人拒之而又齎人之樂。併優及侏儒之者於魯幕下弄魯君孔子命誅之而出齎侯不敢輕魯侯之地並歸汶陽之田及所侵孔子足異門而出齎侯不敢輕魯侯之地並歸汶陽之田及所侵

溽之言欲也○溽音辱數所具反殺魚既反邪似嗟反疏儒有至此者○此明儒有剛毅之事居處不淫者淫謂傾邪也言儒者性既剛毅故居處不傾邪也○飲食不溽者溽之言欲也即濃厚也言儒性既剛毅故飲食常質不濃厚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言儒者其剛強嚴毅有如此諸事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冑直又反櫓音魯戴音戴本亦作戴鎧開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小楯時準反又音允徐辭尹反疏儒有忠信至此者○此明儒者自立之事也○忠信以為甲冑注云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也大楯也甲冑干櫓所以禦其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亦禦其患難謂有忠信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者更改也不改其志操迴然自成立也○雖與前自立文同其意異於上也其自立有如此者初第一儒言自立者謂強學力行而自修立也此經自立者謂獨懷仁義忠信也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言貧窮屈道仕為小官也宮為牆垣也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篳門荊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為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荅之謂君應用其言○堵音覩方丈為堵篳徐音畢杜預云柴門也圭窬徐音豆說文云穿木戶也郭璞玉蒼解詁云門旁小窬也音臾左傳作竇杜預云圭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也蓬步紅反蓬戶以蓬為戶也甕烏貢反牖音酉以甕為牖并必政反注同日而一反諂本又作讇勑檢反穿音川應應對之應疏儒有一畝之宮至此者○此明儒者仕宦能自執其操也儒有一畝之宮者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為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為宅也牆方六丈故云一畝之宮宮謂牆垣也環堵之室者環謂周迴也東西南北唯一堵○篳門圭窬篳

門謂以蒺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云荊穿木爲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蓬戶甕牖者蓬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如王之意是合家共一衣故言出更著之也○弁日而食或三日二日一日弁得一日食也○上荅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一日弁得一日食也○上荅之不敢以疑者謂己有疑於君也○上不敢疑貳於君也言儒者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竇至爲雉○正義曰注貧窮至爲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稽猶合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起居猶援引也

言語君應荅而用之不敢以疑謂己決竭心力不敢貳於君也亦謂雖被信任用不敢猜疑於君上不敢言儒者仕官盡忠○上不荅不敢以諂者己有言語日食也○上荅之不敢以疑謂己有

而君不用及不見使則己宜靜默不敢諂媚求進也○注貧窮至爲雉○正義曰貧窮屈道仕爲小官儒也者以經云其敢異仕有如此者是仕官之人今乃篳門圭竇

窬仕爲小官儒有大德而仕小官故知貧窮屈道也云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者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堵之大小高一丈長三丈爲雉

動作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猶圖也古人與合則不合於今人也反法式也音申

注爲伸音申

正義

儒。有。今。人。至。此。者○此明儒者雖身不居明代猶能憂思愛及小人共居古人與稽者言儒與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猶引也

思息嗣反注同

儒。於人之事也○今人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也謂己之生於澆薄之時不逢明世

住與古人之君子意合同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猶引也

楷模法式○適弗逢世者適法式也言儒者行事不逢明世

也○下弗援者援引也取也既不逢明時又不爲君上之所引取也○下弗推讒諂民人。也謂進舉也言身在下不爲君上所薦舉也○讒諂

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危謂毀害也既不爲君所引又不爲民所薦唯有讒諂之民其羣黨連比共危亡己者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者言身乃可危而心志不可變奪也故論語云守死善道是也○疏危起居竟信其志舉動也竟終也信讀爲伸雖比黨之民共危己而行事舉動猶能終伸我己之志操不變易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者猶圖也身雖不遇其世所圖謀不忘百姓之所憂病也言常念之也其憂思有如此謂儒者身雖不遇猶能憂思於人有如在上之事也○注信讀如屈伸之伸但古之字皆假借此信字以爲屈伸之伸正義曰此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不窮不止也幽居謂獨處也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忠信者也優游之法和柔者也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疏行下孟反上時掌反又如字注同裕羊樹反去起呂反遠于萬反又如字儒有博學至此者○此明儒有寬裕博學問不窮者謂廣博學而不窮止○篤行而不倦者篤猶純也又有純壹之行而行之不疲倦也○幽居而不淫者幽居謂獨處也常自脩整不傾邪也君子雖復隱處謂未仕獨處也淫謂傾邪也○上通而不困者上通謂身得通達於君有道德被用也不困謂既在其位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不爲困弊不足也以儒德之備也○禮之以和爲貴禮者體別爲理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尊卑不親儒者用之則貴賤有禮而無間隔故云以和爲貴也○忠信之美者忠信則己美之人有忠信見人和軟則己法之○優游之法者優柔者和柔也見人和軟則己法之○慕賢而容衆者以見賢思齊是慕賢而容衆也○毀方而瓦合者方正有圭角鋒鋩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言儒者身雖方正毀屈己之方正下同瓦經如破去圭角與瓦器相合也○注不窮至遠人○正義曰不窮不止也經如破去圭云

不止謂不窮己云幽居謂獨處時也者既未仕對己仕者爲獨處也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者圭角謂圭之鋒鋩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下與衆人合也則大義之事不皆合也云必瓦合者亦於細碎小事而相合也瓦合爲屈己同凡亦是君子爲道不遠人者言儒者必須瓦合瓦合者言儒者與衆人小合若破圭角與瓦之相合故云不遠人也皇氏云毀己以合瓦礫而相合亦通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君得其志爲賢臣成之者君所欲之○辟音避下同怨於元反又於願反推賢而進達之舊至此絶句皇以達之連下爲句

正義曰儒有內稱至此者○此明儒者舉賢援能之事○儒有內稱不避親者外舉不辟怨者祁奚舉午是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祁奚舉子祁午也可稱其能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但審知其賢故言儒者舉賢援能有如此者言儒者進達引能有如此在上諸事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相先猶相讓也其友久在下位不升己則相待之乃進也遠相致者謂己得明君而仕友在小國不得志則相致。遠也○難乃旦反

正義曰儒有聞善至此者○此明儒者舉任同類之屬

前經舉賢援能謂疏遠者此經任舉親近者也○爵位相先也者相讓言儒者見爵位之事必先相推讓於朋友也○患難相死也儒者有患難相爲致死也久相待也者謂朋友久在他國不同得志則遠相招致其仕明君也○其任舉有如此者謂朋友更相委任舉薦有如此在上諸事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麤則觀色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必舒而脫脫稿己爲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己位尊自振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己小勝自矜大也世亂七亂不沮不以道衰廢壞己志也○澡音早靜如字徐本作靜音爭麤本又作麤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衆不自重愛也世治不輕者世治之時雖與羣賢並處不自輕也言常自重愛也世亂不沮者世亂之時道雖不行亦不沮壞己之本志也○同弗與異弗非也

之仕彼位雖與齊同。者行不是善則不與之相親合也○異弗非也謂彼人與己之疏異所為是善則不非毀之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言獨能特立獨有此行如此所云之事也前第五儒既明特立此又云特立獨行者前云特立但明一行身勇武不論行之所為此經所云非但身所特立又獨有此行為獨行故更言特立也○注蠡猶至志也○正義曰蠡猶疏也微也君不知己有善言正行者釋經文上不知也云則觀色緣事而微翹發其意使知之者釋經蠡而翹之也云又必舒而脫脫焉己為之疾則君納之速君納之速怪。妬所由生也者釋經又不急為也若納己言速疾則被眾人所怪。妬所由生也云世治不輕不以賢者並眾不自重愛也者言凡人之情見眾人無知己之獨賢則盡心用力若眾人皆賢或自替廢儒者不以如此恆自重愛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茍屈以順之也博學以知服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旨厲力世反分如字錙側其反說文云六銖銖音殊說文云權分十黍之重賢知音智【疏】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此明儒者志操規為之事○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齊是也下不事諸侯長沮桀溺是也○慎靜而寬者既慎而靜所尚寬緩也強毅以與人者若有人與己辨言行而彼人道不正則己不茍屈從之是用剛毅以與人也○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服畏先代賢人言不以己之博學淩。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之廉隅也○雖分國如錙銖者言君雖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故不貴重也不臣不仕者謂不與人為臣不求仕官但自規度所為之事而行故云其規為有如此者也○注強毅至曰錙○正義曰強毅以與人彼來辨言行而不正不茍屈以順之也者解經強毅以與人之事謂彼人來至與己辨爭言行而彼人為道不正己則不茍且

珍倣宋版印

屈撓以順從之云不用己之知勝於先世賢知之所言也者解經博學以知服謂不用己之所知勝於先世賢知者之所言服從之也云八兩曰錙者案算法十黍爲。參十。參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等志行也

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並如字又步頂反本亦作竝樂音洛又音岳下立嫁反厭於豔反行皇音衡又下孟反本方絕句立義絕句志行下孟反下注儒行同謗補浪反

【疏】儒。有。合。志。至。此。者○此明儒者與人交友之事○合志同方者方猶法也言儒者與交友合齊志意而同於法則也○營道同術者謂經營道藝同齊於術同術則同方也但合志同方據所懷志意也營道同術據所習道藝也○並立則樂者謂與知友並齊而立俱同仕官則歡樂也○相下不厭者謂遞相卑下不厭賤也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者雖有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謗之言欲相譖毀朋友則己不信其言也○其行本方立義者庾氏言其行所本必方正所立必存義也○同而進不同而退者謂朋友所爲與己同則進而從之若不與己同則退而避之其交友有如此者言其結交所爲朋友有如此在上諸事也自此以上凡有十五儒所陳之事亦有前後乖異者此上經云不臣不仕第一儒云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則有仕官之志也第十儒云寬裕第六儒云剛毅與寬裕亦別也第三儒云愛其死養其身備豫禍患第五儒云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亦不同也如此儒之乖違上下不一略舉一二言也所以如此不同者言儒包百行事非一揆量事制宜隨機而發當其剛毅之節則守死不移論其營養之道則寬而容衆逢有道之世則進而事君遇無道之時則退而不仕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大儒則理包百行小儒則或偏守一邊所以尙書皋陶九德不一德多則爲天子諸侯德少則爲大夫卿士苟達一於此儒行亦然雖或不同無所怪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

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此兼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始豉反斥音尺**正義**曰溫良者仁之本至此者○此明聖人之儒兼上十五儒之行亦是孔子嫌其斥己假言仁者之儒以說之○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性是仁之儒行之本言仁者之儒先從溫良而起故云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者亦言仁者之儒以敬愼爲地地所以居止萬物仁者之儒亦居止萬物之上十有五儒蓋聖人之儒行也孔子嫌若斥己假仁以爲說仁聖之次也○孫音遜接似輒反又如字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施敬愼故云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也者言僞者之動作必以寬裕故云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言孫辭接物是仁儒之枝能○禮節者仁之貌也言分散蓄積而振貧窮是仁儒之恩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言儒者既兼有此行猶尚遜讓不敢自謂己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尊謂恭敬。讓謂卑謙尊敬於物卑讓於人有此之行也此謂聖人之儒但聖人理極不可爲名言仁亞於聖故假仁以論聖人之儒也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愿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詘。喜失節之貌愿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遣道孔子自謂也充或爲統閔或爲文○隕于敏反穫本又作獲同戶郭反注同累力僞反注同一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妄之言無也言今世名儒無有常人遭人名爲儒而以儒斬故相戲此哀公輕儒之所由也詬病猶恥辱也○命儒名也妄

鄭音亡亡無也王音忘尚反虛妄也詬徐音遘又呼候反斷居覲反杜預云戲而相媿爲斷也

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

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行加下孟反注同

疏儒。有至。曰。儒○此明孔子自言己之儒所行如此故繫於諸儒之末也○不隕穫於貧賤者隕穫是困迫失志之貌言雖遇貧賤不隕穫失志也○不充詘於富貴者充詘是歡喜失節之貌言雖得富貴不歡喜失節○不愿君王者愿辱也言不見愿辱於君王而違道也○不累長上者累猶。係也長上謂卿大夫言不以累。係於長上而失志也○不閔有司者閔病也有司謂羣吏言儒者不以困病於有司而失常謂不以羣吏所困迫○注閔病至自謂○正義曰閔病也釋詁文云有司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者言天子諸侯解經君王也云卿大夫解經長上也羣吏解經有司也案史記孔子世家云在魯哀公不用在齊犂鉏所毀入楚子西所譖適晉趙鞅欲害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畏匡厄陳則身被辱累多矣鄭以其如此故釋云不以愿累閔病而違道云孔子自謂也鄭知者以此一儒在衆儒之末聖人儒後特更說此一條事與孔子相會故知孔子自謂也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者此一節明孔子說儒既畢遂言今世賤儒以譏哀公也命名也妄無也言今世衆人名之爲儒者無復常人遭人則謂之爲儒以儒相詬病者詬病猶恥辱也○言今世以命之爲儒是相恥辱時世如此故哀公輕儒也○注以儒斷故相戲○正義曰在魯莊公十一年宋人戰於乘丘長萬爲魯所獲宋人請之魯人歸之宋公斲之長萬宋大夫也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長萬病之後弒閔公杜云戲而相媿曰斷○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孔子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者是記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注儒行至時服○正義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濯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子卒蓋以疑之也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者以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故以儒爲戲哀公誄之傳云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是終竟輕儒此云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是當時服非久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九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

儒行第四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節　惠棟云魯哀公節哀公節哀公命席節儒有衣冠節居處節不寶金玉節宋本合爲一節案宋本乃各節提行而疏仍共爲一節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舉見舉用也取進取位也　惠棟校宋本如此同此本多闕閩監毛本意補多誤猶鋪二字脫陳也下衍珍善也三字見問也大問曰聘舉八字誤聘召懷忠信之德以待九字

儒有居處齊難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云宋板居處上有其字

沮之以兵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沮之正義云俗本沮或爲阻字考文云古本沮作阻

字從鳥鶩省聲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案鶩字有誤郭忠恕佩觿云鶩從鳥鶩省聲據此鶩當作鶩盧文弨云似當作摯省足利古本鶩下有摯字

孔子若依尋常倏袂服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服上有之字衛氏集說同

以立爲制法之主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立作丘

故有異於人所行之事 惠棟校宋本作有異此本有異二字闕閩監毛本有異誤孔子

此明儒者先以善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作行

豫防患害 惠棟校宋本作害此本害誤中閩監本害作難毛本同豫誤後

此解經明儒者懷忠信仁義之事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解作一山井鼎云宋板無仁字衛氏集說作此

明儒者懷忠信與義之事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十三字

言儒者祈土之富 惠棟校宋本作不祈土地之富此本不地二字脫富誤福閩監毛本同

君有義而與之合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而作則

於時孔子爲都禮之事 閩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齊召南云都禮當爲相禮

而又齊人之樂併優及侏儒者 惠棟校宋本併作作此本誤併閩監毛本作倂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節

儒有忠信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干櫓小楯也大楯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上也字

儒有一畝之宮節

宮爲牆垣也惠棟校宋本爲作謂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誤爲

定十二年公羊傳文引之者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本引字殘闕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引誤攷

儒有今人與居節

儒有今人至此者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下謂民人也謂進舉也惠棟校宋本同本人也下有推字此本推字脫閩監毛本同

猶能終伸我已之志操不變易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操作謀衛氏集說同

儒有博學而不窮節

儒有博學至此者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又有純壹之行閩監本同毛本有作以

必行其正使德位相稱閩監本同毛本正作政

人用之當患於貴賤有隔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當作嘗

下民瓦經如破去圭角惠棟校宋本瓦經作瓦細閩本瓦字同經毛本瓦經作凡衆案經字誤細字是下所謂細碎小事而相合也○案凡衆是也此釋注文下與衆人小合也

言猶有小圭角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猶作獨

儒者不與衆人之合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之作大合誤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節

則相致遠也閩監毛本同岳本遠作達宋監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亦作達

儒有聞善至此者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儒有澡身而浴德節

怪妬所由生也閩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怪妬毛本妬作妒下疏並同

儒有澡身至此者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者行不是善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者作若

又獨有此行爲獨行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有作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節

慎靜而尚寬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無而字山井鼎云宋板無尚字疏放此

儒有上不臣天子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十字

淩夸前賢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夸作跨衛氏集說同

十黍爲參十參爲銖　閩監毛本同毉攷玉裁校本參改絫

儒有合志同方節

並立則樂　閩監本石經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並作竝岳本同釋文出並立云本亦作竝

儒有合志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七字

且賢有優爲儒有大小　閩本同監本爲誤另毛本爲作劣

温良者節

儒皆兼此而有之　閩本石經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皆誤者衛氏集說同

此兼上十有五儒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無有字宋監本同

温良至此者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仁之儒行之本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仁下有者字

讓謂卑謙惠棟校宋本讓作謙此本謙誤讓閩監毛本同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節

充詘喜失節之貌閩本惠棟校宋本嘉靖本同監毛本喜上有歡字氏集說宋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累猶係也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係作繫山井鼎云宋板繫作係疏同

哀公就而禮館之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而下有以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儒有至曰儒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儒行至時服惠棟校宋本無時字

案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之將攻大叔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哀下有公字文下有子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大學第四十二〇陸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却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爲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明德謂顯明其至德也止猶自處也得謂得事之宜也○大舊音泰劉直帶反近附近之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誰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爲至○格古百反好呼報反○知音智下所致知同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壹是

專行是也○治國治並直吏反下同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愼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厭讀爲黶黶閉藏貌也○毋音無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臭昌救反好好上呼報反下如字謙依注讀爲慊慊徐苦簟反閉音閑厭讀爲黶黶烏斬反又烏簟反揜於檢反著張慮反注同肺芳廢反肝音干言厭於琰反一音於涉反○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嚴乎言可畏敬也胖猶大也三者言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胖步丹反注及下同見賢遍反○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此心廣體胖之詩也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文章貌也諠忘也道猶言也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其容貌嚴栗也民不能忘以其意誠而德盛著也○淇音其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菉音綠猗於宜反斐芳尾反瑟所櫛反僴户板反又胡板反赫許百反喧本亦作咺況晚反諠本亦作諼況袁反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聖人既有親賢之德其小人各有以思之○於音烏下於緝熙同戲好呼反徐況音義樂其樂並音岳又音洛注同○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皆自明明德也克能也顧念也諟猶正也典堯典亦尚書篇名也峻大也諟或爲題題顧同諟古報反大音泰顧諟上音故本又作顧下音是峻徐音俊又私俊反題徐徒兮反○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盤戒於銘刻於盤也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盡心力不有餘也○盤步干反銘徐音冥亡丁反○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知鳥擇岑蔚安剔而止處之耳言人亦當擇禮義樂土而自止處也論語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畿音祈又作幾音同緡蠻音縣一音亡巾反毛詩作縣傳云縣縣小鳥貌○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光明也此美文王之德光明以自止處○緝七入反熙許其反○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緝熙敬其所以自止處○大學至道矣○正義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在於親民在於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明己明德之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言大學之道在於此三事矣○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

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者若於事得宜而天下萬物有本有末經營百事有終有始也○知所先後者既能如此天下百事萬物皆識知其先後也○則近道矣者若能行此諸事則附近於大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先治其國者此以積學能爲明德盛極之事以漸到今本其初故言欲章明己之明德使偏於天下者先須能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言若欲齊家先須脩身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言若欲脩身必先正其心也○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者總包萬慮謂之爲心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無傾邪必須先至誠在於億念也若能誠實其意則心不傾邪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也○致知在格物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格來也已有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亦來應之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物格而后知至者物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善事來則知其至於善若惡事來則知其至於惡既能知至則行善不行惡也○知至而后意誠既能知至則意念精誠也○意誠而后心正者意能精誠故能心正也○國治而后天下平者則上明明德於天下是以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也○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言上從天子下至庶人貴賤雖異所行此者專一以脩身爲本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今此獨云脩身爲本者細則雖異其大略皆是脩身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本亂謂身不脩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己身既不脩而望家國治者否矣否不也言不有此事也○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者此覆說本亂而末治否矣之事也○譬若與人交接恩須敦厚以加於人今所厚之處乃以輕薄謂以輕薄待彼人也其所薄者厚謂

己既與彼輕薄欲望所薄之處以厚報己未有此事也言己以厚施人人亦厚以報己也若己輕薄施人人亦輕薄報己言事厚之與薄皆以身為本也〇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者本謂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〇所謂誠其意者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
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其獨也〇毋自欺也言欲精誠其意無自欺詐於身言於身必須誠實也〇如惡惡臭者謂臭穢之氣謂見此惡事人嫌惡之如人嫌
臭穢之氣心實嫌之口不可道矣〇如好好色者謂見此善事而愛好之如以人好色心實好之口不可道矣言誠其意者見彼好事惡事當須實好惡之不
言而自見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皆須誠實矣〇此之謂自謙者謙讀如慊慊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安靜也見君子而
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謂小人獨居無所不為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閉藏其不善之事宜著所行善事也〇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
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然則何益矣者言小人為惡外人視之昭然明察矣如見肺肝雖暫時揜蔽言何益矣〇此謂誠於中形於外者
言此小人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必形見於外不可揜藏〇注謙讀為慊〇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之事故讀為慊慊不濂之貌故又
讀為厭厭自安靜也云厭讀為黶黶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〇曾子曰十目所視者此經明君子脩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作記之人引曾子之言以證
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言所指視者眾也十目謂十人之目十手謂十人之手也〇其嚴乎者既視者及指者皆眾其所畏敬可嚴憚乎〇富潤屋德潤身
者言此二句為喻也言家若富則能潤其屋有金玉又華飾見於外也〇德潤身者謂德能霑潤其身使身有光榮見於外也〇心廣體胖者言內心寬廣則
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內心不可虛也〇詩云瞻彼淇澳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故
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〇瞻彼淇澳菉竹猗猗者此詩衛風淇澳之篇衛人美武公之德也澳隈也菉王芻也竹萹竹也視彼淇

水之隈曲之內生此菉之與竹猗猗然而茂盛以淇水浸潤故也言視彼衛朝之內上有武公之身道德茂盛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引之者證誠意之道○
有斐君子者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如切如磋者如骨之切如象之磋又能自脩也○如琢如磨者如玉之琢如石之磨也○瑟兮僩兮赫兮喧
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又瑟然顏色矜莊僩然性行寬大赫然顏色盛美喧然威儀宣美斐然文章之君子民皆愛念之終久不可忘也諠忘也自此以
上詩之本文也自此以下記者引爾雅而釋之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論道其學矣○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者謂自脩飾矣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脩亦謂
詩本文互而相通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者恂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謂善稱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論道武公盛
德至極美善人之愛念不能忘也○注此心至著也○正義曰諠忘也釋訓文也云道猶言也謂經中道盛德至善恐為道德之道故云道猶言也云恂字或
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者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為嚴峻之峻詩箋云還為恂也此記為赫兮喧兮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云以其意誠而德著
也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忘也以經廣明誠意之事故鄭云意誠而德著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者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此周頌烈文之篇也美
武王之詩於戲猶言嗚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誠於天下故詩人歎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者言後世貴重之言君子皆
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而親其族親也○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者言後世卑賤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其所樂謂民之所樂者前王亦愛樂之利其利者能
利益其人之所利民為利者前王亦利益之言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
意能精誠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德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誥
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尚書異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者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大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天

之顯明之命不邪僻也○帝典曰克明峻德者帝典謂堯典之篇峻大也尚書之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此經所云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故云皆自明也○注皆自明明德也○正義曰明明德必先誠其意此經誠意之章由初誠意也故人先能明己之明德也○湯之盤銘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苟日新者此盤銘辭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皆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康誥曰作新民者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誥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爲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爲新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此大雅文王之篇其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爲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君子欲日新其德無處不用其心盡力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故上云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商頌玄鳥之篇言殷之邦畿方千里爲人所居止此記斷章喻其民人而擇所止言人君賢則來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者此詩小雅緡蠻之篇刺幽王之詩言緡蠻然微小之黃鳥止在於岑蔚丘隅之處得其所止以言微小之臣依託大臣亦得其所也○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者孔子見其詩文而論之云是觀於鳥之所止則人亦知其所止鳥之知在岑蔚安閑之處則知人亦擇禮義樂土之處而居止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豈可以人不擇止處不如鳥乎言不可不如鳥也故論語云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是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緝熙謂光明也止辭也詩之本意云文王見此光明之人則恭敬之此記之意於緝熙言嗚呼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又能敬其所止以自居處也○注爲擇至止處○正義曰岑謂巖險蔚謂草木薈蔚言鳥之所止必擇靜密之處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情猶實也無實者多虛誕之辭無實者不敢盡其辭大畏其心志使然似用反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毋訟音無誕音但此謂知本其意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忿懥怒貌也或作憤或為懫○忿弗粉反懥敕反下故好而知同樂徐五孝反一音怒致反又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勅恐丘勇反好呼報反○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之適也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辟音譬喻也賤惡烏路反下惡而知同烏路反鮮仙善反注同諺魚變反俗語也度徒洛反與音余下薄與同行下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養子者推心爲之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弟音悌長丁丈反下長長幷注同中丁仲反注同嗜欲時志反○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春秋傳曰登戾之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戾或爲吝僨或爲賁○戾力計反賁徐音奮本又作僨注同覆芳福反濟子禮反隉音奔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不從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正也○好呼報反注同行下孟反或如字不能○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天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夭於驕反蓁音臻忒他得反○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叛倍音佩絜猶結也矩法也君子有絜法之道謂當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絜音結拒之音矩本亦作矩偝棄音佩

本亦作倍下同挈也苦結反巨音拒本亦作矩其呂反○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怨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惡烏路反下皆同毋音無下同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只音紙好呼報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愼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節前切又音如字巖五銜反辟匹亦反又必益反與僻同僇力竹反與戮同注同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之大命得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喪息浪反峻恤俊反易以豉反注同爭爭鬬施如字悖布內反下同上時掌反藏才浪反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

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于於也天命不於常言不專祐一家也○專祐音又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矣恤也○射父食亦反又食夜反父音甫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葬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辟音避驪力宜反本又作驪亦作嫘同翟音狄顯許遍反爲之于僞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曰殆哉○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寔上爲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殆危也彥或作盤○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臣此所引與尚書文小異斷丁亂反無它音他技其綺反下及注同休休許虬反尚書傳曰樂善也鄭注尚書云寬容貌何休注公羊云美大之貌好呼報反反音試詩豉反媢莫報反尚書作冒音同謂覆蔽也惡烏路反下能惡人同俾本又作卑必爾反敗必邁反散�special戶交反樂音岳又音洛妬丁路反佛戾上扶弗反下力計反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放去惡人媢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見賢而不迸比孟反又逼靜反靜音爭劚之爭皇云迸猶屏也去丘呂反○

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讀爲慢舉人也慢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好人之命依注音慢武諫反遠于萬反好人之性當必逮夫身拂猶佷也逮及也○好呼報反下皆同惡烏路反下同拂扶一音大計反夫音扶佷九委反反注同留音哉下同逮音代一音大計反夫音扶佷九委反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道行所由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是不務祿不省而勉民以農也○省音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施始豉反予由汝反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爲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畜許六反下同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蔑結反以上時掌反采七代反本亦作棄徐之于僞反○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言務聚財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長丁丈反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

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

已著也○雖乃旦反猥烏罪反捄音救本亦作救著張慮反○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疏子曰至利也○正義

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孔子稱斷獄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吾與常人同也○必也使無訟乎者必也使無理之

人不敢爭訟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者情猶實也言無實情虛誕之人無道理者不得盡竭其虛僞之辭也○大畏民志者大能畏懼民人之志言人有虛

誕之志者皆畏懼不敢訟言民亦誠實其意也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

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吾猶人者謂聽訟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吾猶人也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僞所以使無訟也○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

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其身有所

忿懥則不得其正者懥謂怒也身若有所怒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則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者言因

恐懼而違於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脩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

心爲身本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此經重明前經齊家脩身之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之猶適也此言脩身之譬也設我適

彼人見彼有德則爲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爲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衆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

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

人莊嚴故也亦迴其譬我我亦當莊敬則人亦必畏敬我○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譬我我

有慈善而或柔弱則亦爲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者又我往之彼而敖惰彼人必是彼人邪僻故也亦迴譬我我若邪僻則人亦敖惰於我也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者知識也鮮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者碩猶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恆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己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皆以己而待他物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者此不知子惡不知苗碩之人不脩其身身既不脩不能以己譬人故不可以齊整其家○注之適至大也○正義曰之適也釋詁文云反以喻己者謂見他人所親愛被賤惡以人類己他人之事反來自譬己身也云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者謂彼人不脩則被賤惡敖惰己若不以脩身事亦然也若彼脩身則被親愛敬畏己若脩身亦當然也故云脩身與否可自知也云碩大也釋詁文○此謂至其家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康誥曰如保赤子者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其不甚遠言近其赤子之嗜欲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當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故云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此皆本心而爲之言皆喻人君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者言人君行善於家則外人化之故一家一國皆仁讓也○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者謂人君一人貪戾惡事則一國學之作亂○其機如此者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發於身而及於一國也○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者僨猶覆敗也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定國謂由人君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今記者引所爲之事以結之上云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是一言僨事也又云一家仁讓則一國仁讓是知一人定國也一家貪戾則一國作亂也皆謂人君是一人

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
君子有善欲以令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己而后可以求於人
人之行也謂無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也無
周南桃夭之篇論昏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之時似及時之事
體少壯顏色茂盛之時姻及時之事言桃之夭夭少壯其葉蓁蓁茂盛之時似及時之
無善行於身欲曉喻於人使己者未之有也言所藏積於己而非諸人者謂所藏積於
未之有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
以教國人者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家人之事○宜其家
也歸嫁也宜兄宜弟謂美成王之篇美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之意此記之意
蕭之篇弟謂自與兄弟相宜也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兄弟相宜而可以教國人
兄宜弟之篇弟謂美成王之篇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之意此記
也歸嫁也宜兄宜弟謂美成王之篇詩之本文言成王有德宜爲人兄宜爲人弟之意
以也教國人也宜可以爲夫家之人之事○宜其家人之者取宜其家人而后可以非
者言人既家得宜則可引之者取宜其家人而后可以非諸人也○詩云桃之夭夭其
宜兄宜弟者此小雅鴛鴦之篇文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修身於家在室家之內使一國皆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小雅鴛鴦之篇文言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家人之事○
記之意宜以教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家在室家之內使一國皆法之也者此謂
可以教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家在室家之內使一國皆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
而后可以求於人者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謂無善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也是故君子
求於人也謂無善於己而后可以求於人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己而
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求諸人者謂己而后求諸人者謂無善於己而后可以求
有善行也謂於己有仁讓而后求諸人者謂己而后求諸人者謂無善於己而后可以
君子有善欲以令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己而后可以求於人
其所好雖欲行於己而后可以令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己而
行於己而后可以令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者諸己而后可以求於
人之行也謂無讓也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者謂無惡行於己而后可以非責於人也無
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所好者是善則所令者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不從
家乃後治一國其所好則一國作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
其行家之所好則人從之所好者是善則所令者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不
事若各隨其行家之所好則人從之所好者是善則所令者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
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好則一國作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不
事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其所好則一國作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者是惡所令者不

又曰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鄭伯之車僨於濟者隱三年左傳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但欲平天下先須治國者正義曰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

戾之以來靡所不戾○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戾之以來靡所不戾○戾與公羊本不同也鄭意以戾爲貪戾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

隱公觀魚於棠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公羊傳爲登來鄭所引公羊本爲登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

之羊傳文公觀魚于棠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

也彼傳文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

注意謂以思得而來之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聲有緩急得爲登謂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登來觀魚

家至於濟○正義曰一家一人謂君也者以經言治家故知是人君也若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云春秋傳曰登戾之者此隱五年公

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者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謂其脩身於家在室家之內使一國皆

父子兄弟足○可方法之而後民○皆法之國也是先齊其家而後能治家在室家之

國之人君也○詩云其儀不忒可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是四

位之人君也○詩云其儀不忒可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是四

威儀不有儀不忒可以正是四國者此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正長也是四方之國言

方之國言可法則也○其兄弟謂其父子兄弟

國事多天下理廣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次明用善人遠惡
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總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上恤孤而民不倍者孤弱之人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憂恤孤弱不遺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
此人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者絜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者此以下皆是絜
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惡之則不可迴持此事使己下者為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己己所有惡則
己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己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惡則無以持此惡事施於後人也所惡於後毋以從
前者後謂在己之後不以善事施己己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己平敵或在己右或在己左以惡加己己所憎惡則
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絜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絜矩之義未明故此經中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己
接物卽絜矩之道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記者引之又申明絜矩之道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則可謂民之父母此小雅南山有臺之篇美成王之
詩也只辭也言能以己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矣○民之所好好之者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己亦好之以施於民若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
○民之所惡惡之者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己亦惡之而不行也○詩云節彼南山者上經說恕己待民此經明己須戒慎也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此
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所任大臣非其賢人也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者赫赫顯盛貌是太師與人為則者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俱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尹而為法此記之意以喻人君在上民皆則之不可不慎○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者有國謂天子諸侯言民皆視上所行而則之不可不慎其德乎宜慎之也○辟則為天下僇矣者僇謂刑僇也君若邪辟則為天下之

珍倣宋版印

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也○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因以戒成王也克能也師衆也言殷自紂父帝乙之前未喪師衆之時所行政教皆能配上天而行也○儀監于殷峻命不易者儀宜也監視也今成王宜監視于殷之存亡峻大也奉此天之大命誠爲不易言其難也○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者道猶言也詩所云者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有德此有人者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者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爲國用有財豐以此而有供國用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者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者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者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賙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悖逆也若人君政教之言悖逆人心而出行者則民悖逆君上而入以報答也謂拒違君命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者若人君厚斂財貨悖逆民心而入積聚者不能久如財人畔於上財亦悖逆君心而散出也言衆畔親離財散非君有也○注師衆至厚亡○正義曰師衆也峻大也皆釋詁文爾雅峻字馬旁爲之與此同也克能也釋言文也云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者君有逆命解經言悖而出也民有逆辭解經亦悖而入謂人有逆命之辭以拒君也云老子曰多藏必厚亡者言積聚藏之既多必厚重而散亡也引之者證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者謂天之命不於是常住在一家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書之本意言道爲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不常在一家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者此舅犯勸重耳之辭於時重耳逃亡在翟秦穆公欲納之反國而勸重耳不受秦命對秦使云奔亡之人無以貨財爲寶唯親愛仁道以爲寶也○注楚書至奚恤正義曰鄭知是楚昭王時書者案楚語云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

寶幾何矣王孫圉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楚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
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
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牧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發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卽賢臣
也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義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
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圭璋使諸侯不怨兵車不起
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
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善人爲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
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誓曰者此
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
一介臣斷斷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
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謂見人有才彥美通聖其心中愛樂不啻如自其口出心愛此彥
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者實是也若能好賢如此是能有所包容則我國家得安保我後世子孫

珍倣宋版印

黎衆也尙庶幾也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望有利益哉也〇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者上明進賢之善此論蔽賢之惡也媢妒也見人有技藝則掩蔽媢妒疾以憎惡之也〇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者見他人之彥聖而違戾抑退之俾使也使其善功不通達於君尙書通爲達字也〇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者若此蔽賢之人是不能容納家國將亡不能保我子孫非唯如此衆人亦曰殆哉危哉〇注秦誓至危也〇正義曰秦穆公伐鄭爲晉所敗於崤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也者案尙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又左傳僖三十二年秦穆公與師伐鄭蹇叔等諫之公不從爲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敗諸崤是其事也云美士爲彥者爾雅釋訓文黎衆也俾使也皆釋詁文尙庶幾者釋言文爾雅庶幾尙也是尙爲庶幾矣云媢妒也者說文云媢夫妒婦是媢爲妒也〇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言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〇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〇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〇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者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其已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於舉人也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者此謂小人見不善之人而不能抑退之假令抑退之而不能使遠退之過者言是愆過之人也〇好人之所惡者人謂君子君子所惡者凶惡之事今乃愛好凶惡是好人之所惡也〇惡人之所好者君子所好仁義善道今乃惡此仁義善道是惡人之所好也〇是謂拂人之性者〇若如此者是謂拂戾善人之性〇菑必逮夫身者逮及也如此必菑必及夫身矣〇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大道謂所由行孝悌仁義之大道也〇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言此孝悌仁義必由行忠信以得之由身驕泰以失之也〇生財有大道者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上文大道謂孝悌仁義之道此言人君生殖其財有大道之理則下之所云者是也〇生之者衆者謂爲農桑多也〇食之者寡者謂減省無用之費也〇爲之者疾者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也〇用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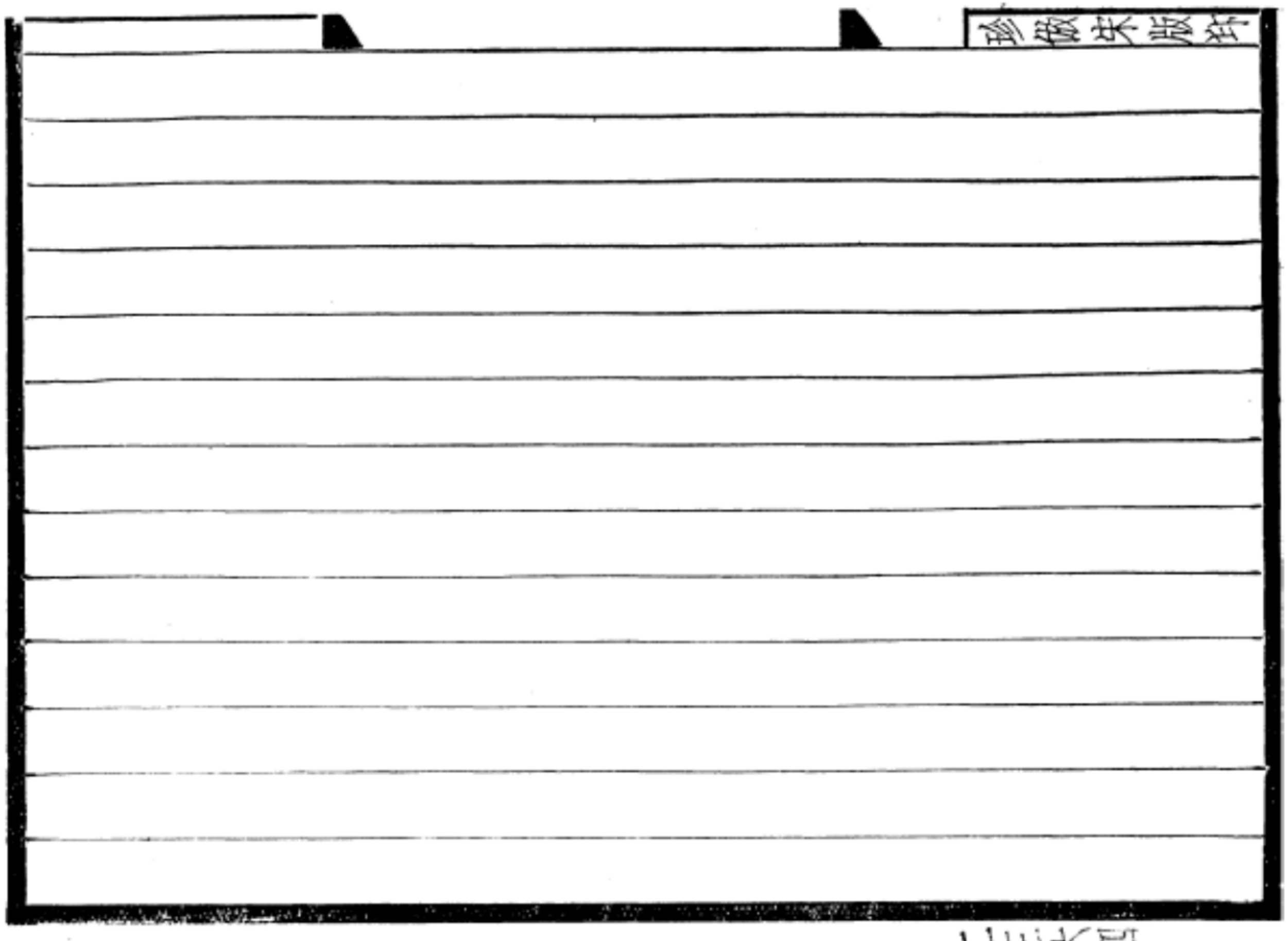
舒者謂君上綏於營造費用也○則財恆足矣者言人君能如此則國用恆足○仁者以財發身者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發起身之令名也○不仁者以身
發財者言不仁之人唯在吝嗇務於積聚勞役其身發起其財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皆謂人君也○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言在上人君好以仁
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好於義使事皆得其宜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百事盡能終成故云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言皆
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爲人君作譬也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府庫之財必還爲所用也故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
也○注其爲至有也○正義曰言君行仁道則臣必爲義臣既行義事必終成以至誠相感必有實報如己有府庫之財爲己所有也其爲誠實而然言不虛
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卽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
爲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爲伐冰之家不畜牛
羊爲財利以食祿不與人爭利也○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
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
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謂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
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注孟獻至可也○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此據左傳文也畜馬乘
謂以士初試爲大夫者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故
知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者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

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爽榮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同之故。論語云百乘之家者也。此謂卿也榮可也。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是也云廣輪之。

是也○彼爲至利也○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此經明君欲爲仁義之道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者也君欲爲善。辭反令小人使爲治國蓄害患難則。並。皆。來至

○之○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者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節

先脩其身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脩作修下並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磋作瑳出如廉云本亦作磋

終不可諠兮者　惠棟校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本諠字殘闕監毛本諠作諼

緡蠻黃鳥　石經同閩監毛本緡作緡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今訂緡

於止於鳥之所止也　惠棟校宋本同此本於作於鳥誤公鳥閩監本作言鳥亦誤

大學至道矣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總包萬慮謂之爲心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爲心二字倒

情所意念謂之意　閩監毛本同下在於憶念也作心旁意三本作意念

言初始必須習學　惠棟校宋本作學習

細則雖異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則作別

見君子而後乃厭然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厭誤揜
如見肺肝雖鄙時揜藏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鄙時揜誤銷沮閉
既懷誠實惡事於中心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誠誤詐
厭爲黑色如爲閉藏貌也閩監毛本同毛本爲改如
蒹王匆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王誤玉
竹篇竹也考文引宋板同是也閩監本篇作篇非毛本篇作扁
亦蒙康叔之餘烈故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蒙作本
有斐然文章之君子學問之益矣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益作威
如骨之切如象之磋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作角
喧然威儀宣美閩監毛本喧作諠衛氏集說亦作喧美作著
自此以上詩之本文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上誤下
詩經云赫兮喧兮本不同也閩毛本同監本喧作諠
言後世貴重之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言字

必於沐浴之者戒之甚也惠棟校宋本者上有盤字衛氏集說同此本盤字脫閩監毛本同
當使日日益新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當誤堂
故止云大學之道在於至善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止作上在下有止字是也
靜密之處也惠棟校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五頁
子曰聽訟節惠棟校宋本自此節起至此篇末爲第六十七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七
聽訟吾猶人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吾聽訟猶人也云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毋訟云音無
或作憒閩監毛本作憒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憒誤賮
或爲慧閩本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監毛本爲作作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作憂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閩監毛本岳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辟作譬本石經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下四而辟焉並同
出而辟云音譬下及注同今各本注譬正字辟假借字
譬猶喻也並作譬獨衛氏集說作辟○按
一言僨事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賁事云本又作僨注同○按賁假借字
不能正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不相倍棄也閩監毛本作棄岳本棄作弃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各本倍字同釋文出倍棄云本亦作倍○按倍乃倍之或體

矩或作巨各本同釋文作作矱

爲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有言民皆視其七字閩監毛本誤者在下之民俱

邪辟失道則有大刑惠棟校宋本作有大刑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此本有大刑三字閩監毛本有

大刑三字誤作天下共誅之矣六字

若有一介臣惠棟校宋本宋監本並作介石經岳本同此本介作个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出若有一个云一讀作介个介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作一介案正義說一介爲一耿介則當以作介者爲是釋文作个介異

寔能容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寔作實下寔不能容同疏放此按當作寔

秦誓尚書篇名也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秦誓二字空闕閩監毛本補秦誓二字文引古本同此本秦誓尚書篇名也無也字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

而作此篇也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而誤故惠棟校宋本宋監本亦作而

才藝之技也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技誤士

美士爲彥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本作爲誤也

佛戾賢人所爲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佛作戾撝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佛戾

言聖人不惟自誠己意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聖人二字同不字闕監毛本聖人不誤聽訟者

猶如常人無以異也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以字空闕監毛本以字脫

言無實情虛誕之人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情字空闕監毛本情字脫

皆畏懼不敢訟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訟字空闕監毛本訟字脫

必也使無訟乎是夫子之辭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是夫子三字空闕監毛本是夫子誤者聽訟

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者釋夫子無訟之七字闕監毛本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字誤作者能自誠而使民誠意自

謂聽訟之時備兩造 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謂聽訟之時誤斷獄者俱

但能用意精誠求其情僞 惠棟校宋本同閩本意精誠求其情僞七字闕監毛本作能服民使誠意不敢爭誤也

此謂知本者此從上所謂誠意以下言此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

意爲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故云此謂知本也○所謂脩身者此

覆說前脩身正心之事○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言因怒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若遇忿怒則違於理則失於正也惠棟校宋本皆是誠意之事無是字所謂脩身下有在正其心四字餘並同閩本多闕監毛本補闕多誤脩身必在於正心也○所謂閩監本同毛本○誤之惠棟校宋本亦作○於正作正於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毛本辟作譬焉自辟己並同監本下畏敬而辟哀矜而辟敖惰而辟以己辟人四辟字亦作辟字毛本作譬監本作辟亦迴其譬我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其作以雖增惡知彼有美善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增作憎是也爲治人之道亦當如此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爲作謂足可方法而後民皆法之也閩監本同毛本可下衍以字民下脫皆字考文引宋板有皆字此隱五年公羊傳文案彼傳惠棟閩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公羊傳文案五字齊人語謂登來爲得來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謂登來爲得來得此百金之魚而來觀之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百金之魚而五字闕

爲登戾之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以來爲戾五字闕故引以證經之貪戾也云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經之貪戾也五字闕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所謂平天下五字闕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閩監毛本在作先惠棟校宋本文作經治國事多天下理廣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理廣二字脫天下上衍於平二字同先須脩身然後及物自惠棟校宋本同閩本後及物三字闕自作由本然後及物自誤脩身之事由次明散財於人之事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人之事誤民其又故總而詳說也今各隨文解之考文引宋板同惠棟校宋本說作之閩本詳說也三字闕監毛本總而詳說也誤特詳悉舉舉

人所遺棄在上君長惠棟校宋本同閩本遺誤易在字闕監毛本遺誤易在誤是言君子有執結持矩法之道惠棟校宋本同閩本執結二字闕監毛本有譬諸侯有天子在於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在於作爲上或在己左以惡加己閩監本同毛本以惡上有若右二字

若能以己化從民所欲閩監本同毛本化下有民字
峻大也皆釋詁文閩本同監毛本峻誤竣下爾雅峻字同
楚王命昭奚恤而問焉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命作召
遂使昭奚恤應之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之誤焉
太宗子牧次之閩本同監本太作大毛本牧作敖
司馬子發次之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司馬子三字誤
唯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也使歸告秦王曰楚多賢臣無可以圖之何
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策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
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爲寶者案史記云
理百姓實府庫使黎甿得所者有令尹子西而能也執法令奉主璋使諸
侯不怨兵車不起者有大宗子牧能也守封疆固城郭使鄰國不侵亦不
侵鄰國者有葉公子高能也整師旅治兵戈使蹈白刃赴湯蹈火萬死不
顧一生者有司馬子發能也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懷霸王之業

撥理亂之風有大夫昭奚恤能也是皆爲寶也引之者證爲君長能保愛
善人爲寶也○注舅犯至利也○正義曰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者左傳
文也云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因勸之復
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檀弓篇文○秦誓曰者此一經明君臣進賢詘惡
之事秦誓尚書篇名秦穆公伐鄭爲晉敗於殽還歸誓羣臣而作此篇是
秦穆公悔過自誓之辭記者引之以明好賢去惡也○若有一介臣斷斷
兮者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
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若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與此
本異○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者言此專一之臣無他奇異之
技惟其心休休然寬容形貌似有包容如此之人我當任用也○人之有
技若己有之者謂見人有技藝欲得親愛之如己自有也惠棟閩監毛本同校宋本
宇考文載宋板惟案戰國策上有乎字與此異餘並同

其中心愛好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好作樂

寔是也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本是字空闕毛本同寔
得安保我後世子孫黎衆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世字空闕毛本同之
亦望有利益哉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本望字空闕監毛本望字脫
媚妬也閩監本同毛本妬作妒下並同
以憎惡之也毛本同閩監本惡字空闕
而違戾抑退之惠棟校宋本同閩本戾字空闕監毛本戾字脫
爲晉所敗於殽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殽作崤
媚夫妬婦閩監本同毛本夫妬二字誤大妒
此一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閩本同監本人字模糊毛本人誤夫
謂仁德之君以財散施閩監毛本作君此本君字闕考文引宋板君作者
此在治家治國天下之科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在字空闕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下非其財者也同
無有不愛好於義毛本同閩監本不字空闕

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言臣下悉皆好義其事不終也言皆能終成也考文引宋板同閩本言字空閩監毛本言作者又爲人君作譬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也字空閩按宋本又上有者字屬上句必還爲所用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還字空閩以至誠相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以字空閩其爲誠實而然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誠字空閩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者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卽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言察於雞豚之所利爲畜養馬乘士初試爲大夫不闚察於雞豚之小利○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者謂卿大夫爲伐喪祭用冰從固陰之處伐擊其冰以供喪祭故云伐冰也謂卿大夫不畜聚斂之臣者百乘謂卿大夫有采地者也以地方百里故云百乘之家言卿大夫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者

乘之家是也○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者覆解不畜聚斂之臣意若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之臣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者言若能如上所言是國家之利但以義事爲國家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者言爲人君長於國家而務積聚財以爲己用者必自爲小人之行也○㊟孟獻至可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多闕字衍字誤字

百乘之家家是卿大夫惠棟校宋本家字不重是卿二字同閩監毛本是卿誤至爲

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士下衍者字

士若恩賜及食而得用亦有冰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士誤上而得用三字空闕

左傳又云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左誤全傳又云之祿五字空闕

有采地者也此謂卿也故論語云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此謂論語四字空闕

一同之廣輪是也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廣誤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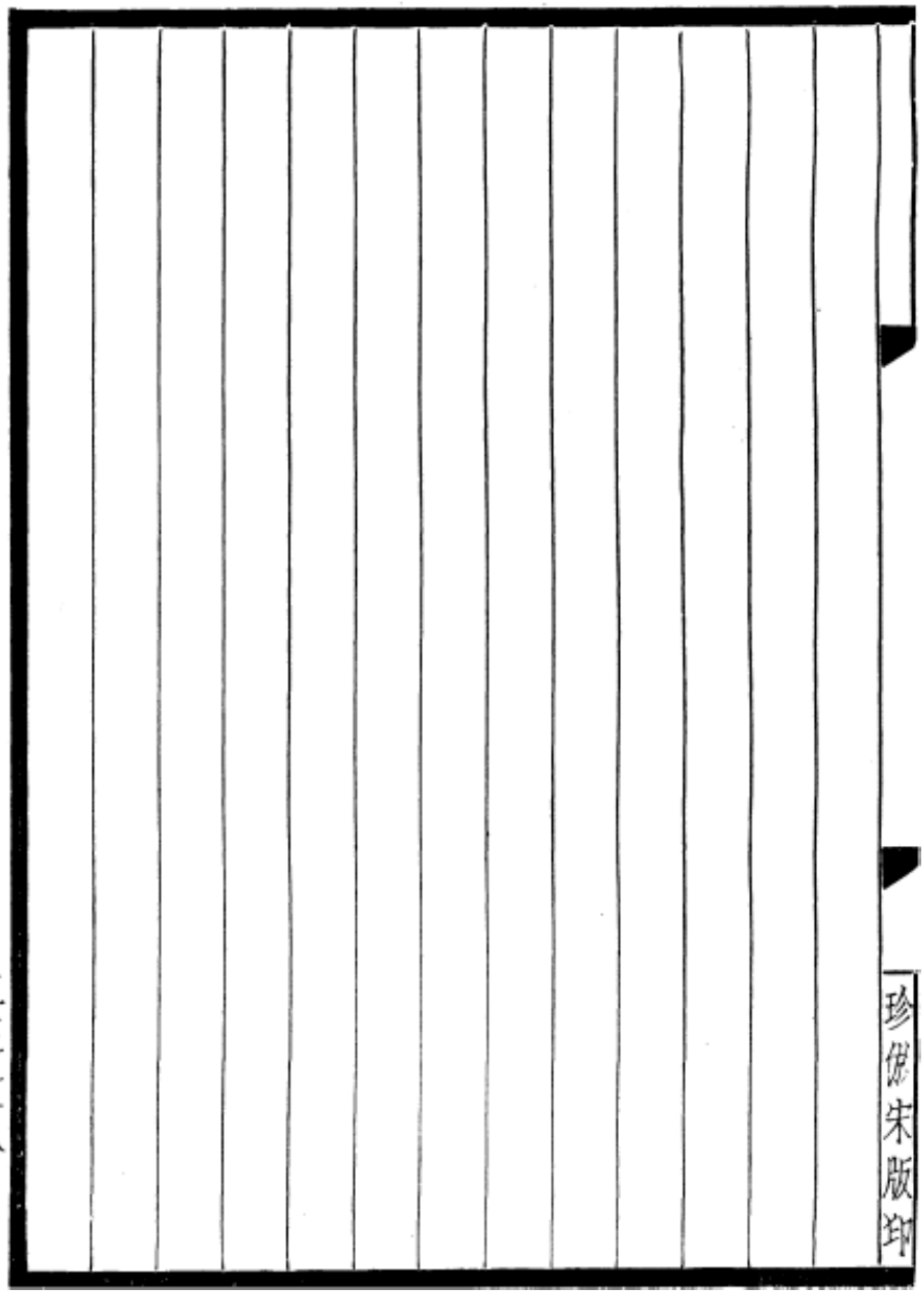
彼爲善之彼謂君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下彼誤者

善其政教之語辭故云彼爲善之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辭故云三字空闕言君欲爲善反令小人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善反二字空闕故藉害患難則並皆來至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則並誤財利皆來二字空闕既使小人治國其君雖有善政亦無能奈此患難之何言不能止之以其惡之已著故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其君雖有四字空闕能奈下衍二字空闕以其下衍三字空闕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終記云凡十六頁闕監本同

字注三千五百一十三字嘉靖本同

禮記注疏卷六十校勘記


珍倣宋版印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冠義第四十三 ○陸曰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卽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倘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言人爲禮以此三者爲始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長丁丈反下同行下孟反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立猶成也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紒○冠古亂反除下文玄冠及注緇布冠玄冠

以外並同紒音計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國以禮爲本○筮市至反著曰筮重直用反後同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彌音弥適音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阼才故反著張慮反醮子笑反彌音弥適音嫡醮音礁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字所以相尊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鄉先生同鄉老而致仕者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見賢遍反下遍反皆同摯本亦作贄同音至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注同朝直遙反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言責人以大禮者己接之不可以苟○少詩照反之行下孟反下同與音餘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賓禮有軍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也○弟音悌治直吏反擅市戰

反

【疏】凡人至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人之所以相敘加冠之事從始至終各隨文解之○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者言人之所以得異於禽獸者

以其行禮義也禮義之事終身行之○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言欲一世行禮之始先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為先也然後可以正君臣

親父子和長幼○古者冠禮者此明將冠之時筮日筮賓重冠禮之事又明冠禮三加其冠以漸成人之禮○故冠於阼以著代也者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

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者若依周禮適子醴於客位今云醮者或因先代夏殷之禮醮

之用酒於客位室戶外之西必在賓客位者尊以成人若賓客待之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謂加益

有成人之事矣○注阼位至成也○正義曰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案士冠禮文也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亦士冠禮文以周禮之法適子則以醴禮之庶子

則以酒醮之若先代之禮雖適子皆以酒醮之其於周時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雖適子亦用酒醮則因而行不必改也故鄭注士冠禮云若不醴謂國有舊

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是也醮者醮盡之義故鄭注士冠禮云酌而無酬酢曰醮是也云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者皆士冠禮文也但此記之作是記儀

禮士冠禮之事士禮故三加也若大夫亦同士冠禮云無大夫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

冠用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尙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已冠而字之者此明冠畢加字

見母及兄弟及見君之節以其成人而見人也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既冠之後又改以字且人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言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

也○見於母母拜之故不拜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案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廟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故拜

之非拜子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者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玄。端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

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也○成人之者此明加冠成人之義必成人者將責成人禮焉責以成人之事若成人事立可以治人也是冠者爲治之本故先王重之行之於廟士行之於禰廟故士冠禮注廟謂禰廟既在禰廟此云尊先祖者尊禰卽尊先祖之義且下士祖禰共廟其諸侯則冠於太祖之廟故左傳云先君之祧以處之聘。禮不腆先君之祧鄭注以爲始祖之廟則天子當冠於始祖之廟也服虔注左傳先君之祧處之以爲曾祖廟者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衛成公則當今衛君獻公曾祖服虔望時解之故以衛祧爲曾祖非鄭義也

昏。義。第四十四

○陸曰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禮目錄云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陰來陽往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爲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爲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云壻之黨爲姻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之爲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爲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

珍倣宋版印

知人君早晏不可以年三十非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昏而後娶及禮云夫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

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壻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合如字

徐音問好呼報反采七在反采擇也期音又如字筵音延使所吏反傳直專反

而升自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升自從始至終也○納采者謂采擇之禮故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也必用之義也

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節總一揖外揖讓

禮。云。謂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節總一揖外揖讓

○納吉者謂男家既卜得吉與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

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五兩卿大夫則緇帛五兩士則束帛玄纁三加以儷皮及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皆具於周禮經注

不敢自專執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時之期由男家告於女家何必請之者男家使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筵几於廟此等皆據士昏禮而知之也

每一事則使者一人事則使一人行此等之禮主人謂女父母設筵几於廟之上兩楹之間也

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

使者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

○聽命於廟者謂女之父母聽受壻之

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成婦之義○醮子妙反迎魚敬反下以迎同先悉薦反予承命本或作子承父命誤壻或又作巹悉計反女之夫也依字從士從胥俗從知下作耳壻大見反綏音雖合徐音閤又如字巹徐音謹破瓠爲巵也說文作巹云蠡也字林几敏反以此巹爲警身有所承說文云讀若赤舄几酳徐音胤又仕覲反酳音昨如冠古亂反下又始於冠同與音餘道音導

【疏】父親至之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親迎之時父之醮子明迎婦之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者謂壻父身親以酒醮子而命之親迎也○男先於女也者釋命親迎之意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迎來也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是男先於女也若男子不迎女自來至是女自先來不得爲男子先於女也○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者主人女之父以壻來親迎故拜迎於門外以敵禮待之○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者主人就東階初入門將曲揖當階北面揖當碑揖至階三讓主人升自阼階壻升自西階北面奠鴈再拜蓋親受之於父母也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誡之女乃西行母南面誡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手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降出御婦車者謂壻降西階而出親御婦車也○而壻授綏者謂婦升車之時而壻授之以綏○御輪三周者謂壻御婦車之輪三匝然後御者代壻御之○婦至壻揖婦以入者謂婦至壻之寢門壻揖以婦人則稍西避之故魏詩云宛然左辟謂此時也○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壻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同食不異牲○合巹而酳者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巹謂半瓢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酳故云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者也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

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體同歸也○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爲賓主相酬酢故不稱其醮者以醴尚質不爲飲也故不稱醮但禮敬之而已故稱醮也然醴亦無酬酢直醮盡而已云醮之禮如冠醮與但冠禮醮子在廟此醮子在寢故云其異者在寢耳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正義曰前經明共牢合巹使之有義而不使尊卑有殊也○注酌而至本也○正義曰以鄉飲酒禮燕禮之屬皆爲賓主相酬酢故不稱其醮則但受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別彼列反下同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敬慎重正者言行昏禮之時必須恭敬謹慎尊重正禮而後男女相親若不敬慎重正則夫婦久必離異不相親也○是諸禮之本所以昏禮爲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故孝經云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昏禮爲諸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夫禮至體也○正義曰此經因昏禮爲諸禮之本遂廣明禮之始終朝聘直遙反下匹正反冠昏終則重於喪祭其間有朝聘鄉射是禮之大體之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禮也○沐音木浴音欲見賢遍反下及注同笲音煩一音皮彥反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爲纏飾之屬棗音早爾雅云棘實謂之棗俗作棗誤段脩丁亂反本又作腶或作鍛

同脩脯也加薑桂曰腶脩何休云婦執腶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贊醴依注作禮醮音海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也

厥明婦順舅姑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又明日舅姑饗於舅之饋特豚而已雖以士禮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既訖則饗之不坐于房

婦若士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則坐于奧

外南面是也○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于舅姑之間贊者酌醴奠于席前北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

席前北面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者言所以升席左○贊醴婦執笲棗栗段脩以降自阼階降自西階降者至異日○正義曰此論昏之者容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禮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又明日舅姑醴婦又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既訖則婦之舅姑坐于房

**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奧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不舉俟正禮畢也○以著代也○疏。厥明至代也○正義曰此論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舅姑醴婦又明日婦饋舅姑舅姑共饗婦之事也自西階降婦降自阼階是舅姑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義曰所升之處今婦由阼階而降是著明代舅姑之義也○注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燕寢婦先酌自酢舅於阼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受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還燕寢婦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以鄉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者案士昏禮婦饋舅姑入室舅姑饗婦以特豚饋於舅姑共饗婦又明日舅姑饗婦以特豚饋於舅姑共饗婦之節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又明日舅姑饗婦以特豚饋於舅姑共饗婦既訖則饗之不坐于房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奧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婦執笲棗栗段脩以降自阼階降自西階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燕寢婦先酌自酢舅於阼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受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還燕寢婦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以鄉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奧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舅姑之間贊者酌醴奠于席前北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者言所以升席左○贊醴婦執笲棗栗段脩以降自阼階降自西階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燕寢婦先酌自酢舅於阼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受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還燕寢婦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以鄉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奧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舅姑之間贊者酌醴奠于席前北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者言所以升席左○贊醴婦執笲棗栗段脩以降自阼階降自西階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燕寢婦先酌自酢舅於阼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受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還燕寢婦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以鄉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于奧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舅姑之間贊者酌醴奠于席前北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執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者言所以升席左○贊醴婦執笲棗栗段脩以降自阼階降自西階降者至異日○正義曰各還其燕寢者舅姑還燕寢婦先酌自酢舅於阼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於西階上拜受酬者案士昏禮云既言舅姑還燕寢婦酌酒於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卽席以鄉舅姑薦脯醢婦以東面坐奠于其左舅姑祭脯醢

婦還婦之燕寢也云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云昏禮不言成婦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以此云厥明與士昏禮異也

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當丁浪反一音于郎反下注同下注和當亦同委於僞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猶稱尺證反下同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行下孟反

【疏】成婦至重之○正義曰此經明上經成婦禮明婦順之事若婦順既成則室家長久故聖王所重也○成婦禮者則上經婦祭脯醢祭醴之等是成婦禮也○明婦順者則上經舅姑入室以特豚饋是明婦順也○又申之以著代者則上經婦降自阼階以著代是也申重也既明婦禮順又重加之以著代之義也○所以重責婦順焉也者言成婦禮明婦順則重著代所以厚重責婦人之孝順爲分之則婦禮婦順著代三者別文皆總歸於婦順故自此以下唯申明婦順也○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既當夫氏又成婦事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經既言順於舅姑乃和於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妐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娣姒之屬○注云順備者行和當事成審也○正義曰行是順於舅姑和謂和於室人當謂當於夫則前經所說是也云事成審者則前經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事成審也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

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
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
子實蘋藻羞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
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
家蘋藻詩箋云采蘋采藻之言早
毛詩于以采蘋于以采藻詩箋云婉貞順貌又蘋之言賓藻之言
免反婉音晚詩箋云婉婦人之前先教以四德故此經明
發明前經成婦順之事所以能成婦德者以未嫁之前先教以四德
嫁所教之事○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者此謂與君爲骨肉親廟有四
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君四
爲未嫁之前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舉
高未毀除此欲嫁之女教于公宮也祖廟既毀教於宗室之與君四
父之教于公宮也既毀此女則教於大宗之子之室○教成祭之同
上其廟既遷是祖廟既毀教於大宗之子之室○教成祭之同
邑官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宮也此昏義雖記士昏禮之事自此以
子以下教女宮及夫婦之義故此經教女舉貴者言云嫁女者必就尊
者謂三月教之其教已成祭女所出祖廟既毀教於宗室者謂與君四
爲未嫁之前教四德又祭而告但成其爲婦之順欲使嫁而爲婦舉
而成和順○注謂與至告焉○正義曰此云教於公宮故知是天子
也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謂公之宮也若諸侯同姓公
者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明已前恆教但嫁前三月特
教欲尊之也云教之者女師也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
五十無子出者也云祖廟女所出之祖也者謂女父與君所分出之
共高祖而分出以下皆自與諸侯共高祖廟未毀所出之女皆自公
子雖七廟親廟上自高祖以下也云公君也者鄭恐唯謂諸侯之公
君天子諸侯皆稱君云高宗室宗子也之家也者鄭注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解公爲
家也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者此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
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與大宗小者於小宗教之與大宗
之同姓若君之異姓異姓始祖在者其後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於其記謂君
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云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無牲之

牢告事耳非正祭也者以祭君之廟應用牲牢今其俎唯魚故云告事耳非正祭也云其齋盛用黍者以其告祭不用正牲則無稻粱既以蘋藻爲羹則當有齋盛此士祭特牲黍稷故知此亦用黍也云君使有司告之者約雜記釁廟使有司行之故知此告成之祭亦使有司也若有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云若其祖廟已毀則爲壇而告焉者此謂與宗子或同曾祖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而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此注或有作墠者誤也所以知者以祭法篇適士二廟一壇則曾祖爲壇也大夫三廟二壇則高祖及高祖之父爲壇或可宗子爲中士下士但有二廟無壇則爲墠而告之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官在前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合而言之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嬪毗人反治直吏反下及注除后治陰德皆同應如字音應對之應

疏 古。者。至。盛。德。○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故此明天子與后各立其官掌內外之事法陰陽所爲但后之所立六宮周之法也天子所爲立六官夏之制也欲見其數相當故以夏周相對爲內外也○注天子至令也○正義曰按宮人云掌王之六寢之修。注路寢一小寢五是天子六寢也云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其九嬪以下亦

分居之其三夫人雖不分居六宮亦分三公分主六宮之事或二宮則一人也或猶如分主六卿之類也云六官在前者六卿之官在王六寢之前其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卿故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嬪朝焉是也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者周三百此百二十人延於百數故云似夏時以無正文故稱似也云內治婦學之法也者案九嬪職云掌婦學之法故知內治是婦學也云掌婦學之法云陰德之事陰事陰令也者案內宰掌王之陰事陰令注云陰事謂羣妃御見之令爲王所求爲北宮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蕩滌去穢惡也○適之直革反下注同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日爲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是故至義正義

反下文皆同蕩徒浪反滌直歷反又杜亦反去起呂反穢紆廢反

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直革反下注同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日爲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

正義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義○是故至義正義

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陽相須而后成者也○適之直革反下注同見賢遍反下及注同日爲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父母者施教令於婦子者也故其服同資當爲齊聲之誤也○衰七雷反下同資依注作齊音咨注又作齋者同

正義曰此以下說男女之教若其不得日月爲之適食又明天子與后是父之義○是故至義正義

著素服蕩除天下之陽事有穢惡者案左傳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食之庚午之日始有謫譴謂日之將食之氣見於上所以責人君也故詩云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是君之不善而日食凡日食若壬午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公問於梓愼禍福何爲對曰二

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也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
陽不克也故常爲水也然詩之十月則夏之八月秋分日食而爲災者以辛卯
之日卯往侵辛。木反克金故爲災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而大咎衞
君上卿四月夏之二月爲災者以其甲辰之日甲爲木辰爲土卯當克土今日
食土反克木故爲災也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而日食壬爲水午爲火水
應克火而日食火反克水不爲災者以秋七月夏之五月是壬午之時得有克
壬之理故不得爲災杜預以爲假日食之異以
戒懼人君其言若信若不信不可定以爲驗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陸曰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別錄屬吉禮 疏 正義曰案鄭目

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
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
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
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
賢者幷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卽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
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
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
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
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
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
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
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學。生最賢使爲賓次
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
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
衆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

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爲賓其次以爲介又其次以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若州長以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鄉儀禮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飲酒之義說縮酌注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階間鐘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庶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爲之也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庠音詳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盥洗手而洗爵揚觶謂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拜洗拜送拜受拜送拜既獻拜至謂始升拜拜賓至

尊讓絜敬也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道謂此禮○爭爭鬬之爭下同遠于萬反辨如字徐甫免反下同

一節發明鄉飲酒之禮拜迎至拜洗相尊敬之事故聖人制之以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若州長爲主人也賓正爲主人此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

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永盥手而洗爵揚觶謂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必盥洗者所以致其絜敬之意也○拜至者謂既獻拜至謂始升拜拜賓至

珍倣宋版印

賓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是拜至也○拜洗者謂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洗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所以致敬也者言賓主相拜致其恭敬之心○尊讓絜敬也者言入門而三揖三讓是尊讓盥洗揚觶是絜也拜至拜洗之等是致敬也故總結之云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正義曰案州長職云春秋射于州序黨正云屬民飲酒于序是州黨曰序有室謂之庠無室謂之序鄉學爲庠州黨爲序學記云黨有庠者謂鄉人在州黨但於鄉之庠學不別立也則州黨曰序必是無室今案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故鄭注云庠之制有堂有室也豫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凡屋無室曰謝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以此言之則州黨爲序其義非也今云州黨曰序者但州黨之序雖並皆無室今鄉射則鉤楹內是內之深無室卑顯正得讀豫爲謝是無室故也不得讀豫爲序以序非無室之名故云非也以有楹內楹外之言故鄭特云序非也謂正鄉射文非非是餘處序字皆非也餘處之序並皆無室也但有虞氏之庠周以爲鄉學夏后氏之序周以爲州黨之學明夏時之序則有室也周時州黨之序則無室也序名雖同其制則別故鄉射注云序乃夏后氏之學非謂州黨之學也以鄉射爲豫已非今文爲序又非故云亦非鄉學雖爲序云亦有東西牆謂之序故鄉飲酒或云序東西州學雖爲序據其序內亦有堂稱故鄉射或云堂東堂西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中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

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鄉人士君子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司徒職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長丁丈反篇內皆同謂卿去京反注同飲於鴆反羞

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蓋燕私可以自專也蓋音脩共音恭

事賓也絜猶清也○榮如字屋翼也劉音營清如字皇才性反翼也

設洗主人事賓之義也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者謂卿大夫等唯有東房故設酒尊於東房之間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尊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賓主之間示賓主之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設賓亦以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者北面設尊玄酒在左謂尊之西也所以設玄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蓋出自東房共之也者謂供於賓也○洗當東榮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榮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每於一事下釋明儀禮經義每義皆舉經文於上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也他皆倣此之賓

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古文禮僎皆作遵○介音戒下倣此輔賓者僎音遵輔

主人者魄普百反說文作霸云月始生魄然也坐才臥反又如字

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成也凝魚矜反○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故以成主人之惠言賓主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僎輔主人以

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者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戮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己令名免於刑戮也○賓主至務○務焉○正義曰此一節明賓主介僕象陰陽也者天地則陰陽著成之始其四時不離天地陰陽之內而坐即是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聖通諸事並是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者謂通賓主之事其道也謂上能將行之以恭敬乃謂之禮也○禮以體長幼曰德德者得也既能有禮以體長幼於事得宜故曰德也○德也者得於身也○也重釋稱德之義是得善行於身也其身謂身之所行者得於理也○古之學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者術者藝也言古之人學此才藝之道也將以得身也成就而有令名○是祭薦祭酒敬今以賓敬接待之事其尊敬學習術道身得成就而有令名○祭薦祭酒敬故聖人務焉者以上賓主德義之事於禮最重故聖人務行焉禮也齊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非專爲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賓謂盡酒也酒爲絡賓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祭薦本亦作薦同嚌才細反肺芳廢反啐七內反專爲于僞反下及注專爲同

正義曰此一節明飲酒之禮祭薦祭酒相尊敬之心貴禮賤財之義○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卽席祭所薦時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也者言賓既祭薦又祭酒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嚌肺者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者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成主人之禮於席末謂席西頭也案鄉飲酒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唯啐酒在席之末又鄉飲酒禮云祭脯醢奠爵右取肺卻左手右絕末以祭尙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者若此席專爲飲食應於席中啐酒今乃席末啐酒此席之設本不爲飲食是主人敬重於賓故設席耳祭薦祭酒嚌肺在席中者敬主人之物故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在席末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者於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者卒觶。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觶也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故不於席所而卒觶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也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前文方論設席之禮故言是席之正此覆說前席故變文言是席之上上亦正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者先禮則貴後財則賤則亦上下互而相通也○注致實至末也○正義曰以經卒觶致實既云卒觶論其將欲卒觶之時舉其事者致實論其盡酒之體故更言致實也云酒爲鄉賓者以盡酒稱致實之意酒爲鄉中之實今致盡此實也云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唯啐酒於席末也者皆鄉飲酒禮文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

珍倣宋版印

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弟音悌下同行下孟反索色百反屬音燭大守音泰下手又反相悉亮

反漢制郡有大守國有相或息羊反則以連下句

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正歲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射之則州長春秋以禮會之此飲酒謂

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西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有陪侍之義非卽在六席十者傍同南面立也○以聽政役者所以立於階下示

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正齒位之禮賓賢能之

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矣○正義曰此明黨正飲酒正歲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之鄉飲酒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其

○鄉飲至立矣

末皆以醉爲度雜記云一國之人皆若狂是也云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之鄉飲酒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其

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者此則州長職文引之者證經中之鄉射也云其

者坐五十者立侍故知是黨正正齒位之禮此謂初飲酒之時正齒位及其六十禮

此經所說是黨正正齒位者以儀禮鄉飲之篇無正齒位之禮今此云及其六十禮

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之禮既州長教射黨正教之飲酒則鄭知

民知尊長養老故孝弟之行以此而成立也○注此說至禮也○正義曰鄭知

豆是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立侍是陪侍之儀故云明尊長也○而后乃能入孝弟之行也民入孝弟謂入門而能行孝弟之事

孝弟者人若知尊長養老則能入孝弟之行立矣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之事

○出尊長養老者謂出門而能尊長養老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以

孝弟之行立矣者諸於也謂春秋二時聚合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以

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當依衆賓之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

下者皆爲籩豆其實介之豆十無正文當豆也但二豆其實介之豆十者

立其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

而聽政役○以上政事尊長也者言欲明尊敬六十之

六十者三豆至九十以

者六豆者以其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

者州黨鄉之屬也者既是州長黨正射飲而並謂之鄉者以州黨屬鄉故云鄉之屬也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者鄭更云別解此州黨謂之鄉鄉之所居此州黨行飲酒射之禮鄉大夫則代此州長黨正為主人故得稱鄉射鄉飲酒也若鄉之州黨鄉所不居則鄉大夫不得為主人亦不得稱鄉射鄉飲酒但謂之州射黨正飲酒可也云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者謂郡治之下及王侯有國治之下滿萬戶以上之令不滿萬戶之長於己除或射或飲酒則從郡之大守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禮也令長射而飲酒似州長黨正也大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臨也故引以相證也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易易皆以豉反注及下易易同疏孔子至易也○正義曰謂孔子先觀鄉飲酒之禮而稱知王道之易易故記者引之結成鄉飲酒之義○吾觀於鄉者鄉謂鄉飲酒言我觀看鄉飲酒之禮有尊賢尚齒之法則知王者教化之道其事甚易以尊賢尚齒為教化之本故也不直云易而云易易者取其簡易之義故重言易易猶若尚書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皆重言取其語順故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即家召之別猶明也○速別彼列反注及下注同疏主人至別矣○正義曰此一經明鄉飲酒之禮主人待賓之異明貴賤之別也○衆賓自從之者主人親自速賓并往速介而衆賓不須往速自從賓介而來也○而衆賓自入者謂賓介至門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不須拜自入門是賓介貴於衆賓貴賤之義別矣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別矣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省所領反徐疏幸反注同酢音昨殺色戒反注及下同疏三揖至辨也○正義曰此明主人於賓介禮隆殺分別也○拜

珍倣宋版印

至獻酬辭讓之節繁者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者案鄉飲酒之禮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介也於西階東面也○隆殺之義辨矣者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也於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爲二人○間歌之間合如字又反流工入至流也○正義曰此一節論鄉飲酒設樂賓罷則升堂間歌三終者間代也謂笙歌已竟而堂上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也○主人獻之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也○

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也此皆鄉飲酒之文故鄭注鄉飲酒云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下賢者賢者蘩蔓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樂其能以禮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之長也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也○

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以知然者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采蘩采蘋鄭云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

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脩其法度也○工告樂備遂出者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注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者一人謂主人之吏也一人舉觶之後乃立司正樂既備將留賓旅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舉觶示將行旅酬也鄉飲酒云作相爲司正司正又云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注云爲賓欲去留之告賓於西階又云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注云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而薦之○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者結之也流失禮也工升歌後立司正以正之故知鄉飲酒能和樂不流邪失禮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也忘也○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下弟長同脫徒活反又音奪

疏此賓酬至遺矣○正義曰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長幼無被遺棄之事○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盥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此經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而終於沃洗是無筭爵之節也但因其旅酬遂連言無筭爵欲見無不周徧弟長而無遺而洗知終沃洗是其無筭爵案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爵然後與是也○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者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無遺棄也故云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廢朝直遙反注朝夕旣朝同莫音暮下同先悉薦反

疏降。說。至。亂。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飲酒之禮雖爵行無數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

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云謂行爵無算爵之初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乃說屨升堂坐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

矣○朝不廢朝者朝後乃行飲酒之禮是朝不廢朝也○莫不廢夕者謂飲酒之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

禮畢乃治私家之事是莫不廢夕也

不醉也○節文終遂焉也者終竟也遂謂申也言雖至飲畢主人備禮拜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

而不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故鄭云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

不亂也謂安在於燕樂而不至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行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貴賤至易也○正義曰此一節總結上經明上五種之事又覆說前文孔子所以知王道之易易也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者五行謂上第一云貴賤之義別第二云隆殺之義辨第三云和樂而不流第四云弟長而無遺第五云安燕而不亂是五種之行也○彼國安而天下安者以鄉飲酒於此將天下諸侯爲彼國故云彼國安而天下安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

本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正義曰案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云大辰者大謂之大辰者房心尾也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火謂之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西南象月出也介在西方月者則前

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也○設介僎以象日月者則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方

之義有所法象之事前文雖備故此更詳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者前文天地共言故云賓主象天地此則析言之賓以象天主以象地賓者主之所

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亨狗以養賓陽反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海水之委也○阼才路反委於僞反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大古無酒用水亨狗亦古法也狗所以養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法也狗主養萬物○亨普萌反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者此覆說前經洗當東榮因說水在洗東法天地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者此覆說前文蓋出自東方也○洗之在阼者此覆說前文尊象地以下諸文之意也○亨狗於東方之至本也○正義曰此一節覆明上立主象地之發於東方也○亨普萌反

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爲擊擊斂也察猶察察嚴之貌也南鄉仁南鄉東鄉皆同蠢尺允反下及注鄉察或爲殺○鄉許亮反偝音佩報如字又色戒反介必東鄉介主人必居東方東方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聖也

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鄉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之所由主人出也○共音恭月者三日則成魄

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成魄普伯反參七南反疏賓必至參也○正義曰此一節更總明鄉飲酒禮坐位所在彰明三揖三讓每事皆三之義○產萬物者聖也者聖之言生也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者假大也謂養育萬物長之使大仁恩也五行春爲仁夏爲禮今春爲聖夏爲仁者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故此夏亦仁也聖既生物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故東方爲聖也各以義言之理亦通也○中者藏也者言北方主智亦爲信也若以五行言之則爲信若以萬物歸藏言之則爲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者主獻賓將西行就賓賓又南行將就主人介在西階之上以介覷陽賓主之間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也者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東方產育萬物主人共客所須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也○月者三日則成魄者謂月盡之後三日乃成魄魄謂明生傍有微光也此謂月明盡之後而生魄非必月三日也若以前月大則月二日生魄前月小則三日乃生魄○三賓者政教之本者凡建國既立三卿助君治國今鄉飲酒立三賓象國之立三卿故云政教之本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正義曰樂既爲陽故禮爲陰月是陰精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節

言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　毛本作備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古本同此本備字闕閩監本同

同鄉老而致仕者　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同閩監毛本同謂衛氏集說同

阼謂主人之北也知者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知字脫

或有舊俗行先代之禮　閩監本同毛本先代二字倒

未冠之前以其名別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以其作則以

但元端上士則元裳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元端誤衣冠

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　閩監毛本同劉台拱校二鄉字並改卿衛氏集說作鄉大夫在朝之卿大夫

聘禮不賜先君之祧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禮下有云字衛氏集說同

以左傳魯襄公冠於衛成公之廟　惠棟校宋本作襄此本襄字闕閩監毛本誤成

昏義第四十四案昏字毛本及衛氏集說與此本同各本並作昏與石經同後放此釋文亦作昏是也說文云从日氏省

是娶告父母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娶下有妻字

舜三十不娶謂之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舜下有年字衛氏集說同

昏禮者節惠棟云昏禮節父親醮子節宋本合爲一節

昏禮者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昏者云一本作昏禮者

昏禮至禮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昏禮云謂誰氏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云謂作去爲案作爲是作去非衛氏集說亦作云爲

父親醮子節

合巹而酳石經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巹作巹衛氏集說同○按依說文作巹从豆蒸省聲巹假借字巹巹皆巹字之譌

敬愼重正節

敬愼至本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夫禮始於冠節

和於射鄉　閩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監毛本射鄉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射鄉

夫禮至體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凡禮與節

段脩石經作段岳本同釋文同此本段誤殷嘉靖本閩監毛本殷誤段衛氏集說同

夙興至代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成婦禮節

室人謂女婬女叔諸婦也　閩監本同岳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毛本婬誤姑衛氏集說嘉靖本同

成婦至重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女婬謂壻之姊也　閩監本同毛本婬誤姑衛氏集說同

是以古者節

若天子公邑官家之宮爾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成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同岳本教成之作其教之

教成之者女師也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衛氏集說同

古者天子節

后聽內職惠棟校宋本作職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職誤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考文提要云案禮記集說引呂大臨禮記解云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職馬晞孟禮記解云治者職之別故曰天子聽外治后所聽內職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作職至善堂九經本並作職

所以承副施外內之政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岳本集說同監毛本副誤嗣

取其相應有象大數也閩監毛本作象大此本象大二字誤倒靖本衛氏集說同

古者至盛德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經因上夫婦昏禮之事閩監本同毛本因上二字倒

注路寢一小寢五惠棟校宋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云字脫閩本注下有云字

爲王所求爲於北宮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北誤此衛氏集說亦作北上爲作謂

是故男教不倫節

爲后服資衰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資作齊文出資衰云依注作齊○按依說文當作齎从衣齊聲經傳多假齊爲之資亦假借字古音次聲齊聲同部也

是故至義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卯往侵辛由反克金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由作木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此本鄉字不誤閩監毛本鄉誤鄉衛氏集說同
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此本鄉字不誤閩本同監毛本鄉誤鄉衛氏集說同
學生最賢使爲賓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本生字殘闕毛本生作士
此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此誤比
鄉飲酒之義節
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惠棟校宋本有之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同此本之字空闕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通典七十三亦有之字
鄉人士君子節
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閩監本作鄉嘉靖本鄉誤鄉有士字此本同毛本同士字毀玉裁校云案下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卽承此君子謂鄉大夫士而釋之也宋監本無士字非

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閩監本同岳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嘉靖本毛本卿誤鄉段玉裁云鄉飲酒禮疏引此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

不敢專大惠此本注止此句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衞氏集說同山井鼎云釋文鄉人士君子至諸侯則三鄉百八字宋板與注不敢專大惠連接為注古本無但後人依宋板誤補入之案山井鼎所據宋板即惠棟所校宋本惠棟挍此處無明言但於釋文周禮下添注一云字似亦從宋本校者此宋本在未附釋音之前何由羼入釋文疑百八字為鄭氏注文所本有釋文云鄉云鄉人鄉大夫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周禮天子六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諸侯則三鄉自周禮天子六鄉至諸侯則三鄉百三字統承上鄉云之下未見謂鄉大夫士也以上為鄭云周禮天子以下必不為鄭云也

鄉人至賓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以卿大夫等唯有東房閩監毛本卿作鄉衞氏集說同

地道尊右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右作左

賓主象天地也節

賓主至務焉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德也者得於身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

祭薦祭酒節

主人酬賓賓卒立以兵觶也惠棟校宋本兵作立閩本兵字闕監毛本同案皆誤盧文弨鍾山禮記云本當作據

人酬賓賓立以卒觶也

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閩監本同毛本此作是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節

鄉飲至立矣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及王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閩監毛本王作主衛氏集說同齊召南云主國當作王國段玉裁校云下

相宇衍文

工入升歌節

工入至流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鄉飲酒云乃合樂周南召南關雎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召南二字衛氏集說同

合樂謂歌與衆聲俱作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歌下有樂字按有樂字與鄉飲酒禮注合

賓禮辭許注云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許字○按宋本非也

降說屢節

降說至亂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猶能節文自終不至於亂也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文自誤立旦目

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

貴賤明節

貴賤至易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如此五行者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如字

賓必南鄉節

察猶察察嚴之貌也閩監毛本嚴下有殺字岳本嘉靖本同此本殺字脫氏集說殺釋文出嚴殺

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亦云主人共客所須按在字非也釋文出所共音恭正義在字此本空闕

大數取法於月也惠棟校宋本如此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此本空闕

賓必至參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更總明鄉飲酒禮坐位惠棟校宋本無禮字閩監毛本明作言禮字衛氏集說亦作明
每事皆三之義惠棟校宋本作之以成禮三字此本空闕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之義二字誤
聖之言生也閩監本作生此本生誤主毛本誤升
東方產育萬物故爲聖也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爲聖上衍爲春二字也字脫
長之使大仁恩也惠棟校宋本如此閩監毛本仁恩也誤亦爲仁此本空闕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長之使大仁恩也
於五行春爲仁閩監毛本有於字惠棟校宋本無此本空闕
春夏皆生養萬物俱有仁恩之義考文引宋板如此閩監毛本生養萬物此本空闕考文引宋板如此閩監毛本言之則謂四字誤是生育長養五字此本空闕
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考文引宋板如此閩監毛本言之則謂四字誤於五字此本空闕
藏也者此言北方主智閩監毛本有此字惠棟校宋本此字無此本空闕
主人獻賓將西行就賓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賓將西三字誤倒之禮既四字此本空闕
賓又南行將就主人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賓字
以介覿隔賓主之間也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隔字誤在於二字此本空闕

釋所以主人居東方之意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意上衍義字此本空闕閩本同

主人共客所須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共作供衛氏集說同

故主人造爲產萬物之象者也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象下無者字考文引宋板象者二字作事字此本空闕

魄謂明生惠棟校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明字誤月輪二字此本空闕

若初以前月大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初上無若字考文引宋板若初二字作所字此本空闕

三賓者政教之本者惠棟校宋本如此閩監毛本政上衍爲字此本空闕

象國之立三卿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象上衍亦字

大數取法於月也閩監毛本法上衍象字

故禮之數取法於月也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數上衍大字

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一校勘記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八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射義第四十六　○陸曰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士之義也別錄屬吉禮　○正義曰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射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壯云揮夷牟黃帝臣周則具矣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壯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禮記　鄭氏注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言別錄射以觀德行也

孔穎達疏

○長丁丈反別彼列反稱音值行下孟反下文注德行皆同　○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老稱然古者至序也　○正義曰此一篇之義廣說射禮老稱然古者諸侯選士頴祭之法因明孔子屢相之圃蘭賢選士皆衆之事又明君臣父子正鵠之義是男子有事於射故男子初生設桑弧蓬矢之義又明君臣之義飲酒養病之事今各隨文解之此經明將射之時天子諸侯先行燕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大射在未旅之前燕初似饗即是先行燕禮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燕禮初似饗正謂其行禮似饗其餘則燕故禮其牲狗及設折俎折俎祖行一獻此等皆燕之法也故云先行燕禮也　○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君施惠

以報之也〇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〇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〇中丁仲反下同正音征鵠古毒反徐又如字

疏故射至行矣〇正義曰此一經明射者之禮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故見其外射則可以觀其內德故云可以觀德行矣〇注正鵠之名出自此也〇正義曰以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爲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是也以大射之賓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是正鵠之名出。自射者而來故云正鵠之名出自此也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繁。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繁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繁毛詩篇名貍首逸下云曾孫侯氏是也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樂會時者謂貍首曰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繁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〇騶側尤反徐側侯反貍力之反貍之言不來也首先也此逸詩也鄭以下所引曾孫侯氏爲貍首之詩也蘋音頻繁音煩循徐辭均反豝百麻反獸一歲曰豝詩傳云豕牝曰豝澗音諫山夾水曰澗濱音賓

涯也被皮義反徐扶義反僮音童本亦作童毛詩傳云竦敬也【疏】其節至德也○正義曰此節明天子以下射禮樂章之異○○天子以騶虞為節者歌騶虞之詩射人云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為節者謂歌貍首也射人云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者射人云皆五節案鄉射注云五節歌五終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若然則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皆以四節聽乘矢拾發也○騶虞者樂官備也者謂射一發而得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者諸侯不來朝射其首是樂會及盟也○采蘋者樂循法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者樂不失職也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是其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謂騶虞也○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謂歌貍首也○卿大夫以循法為節謂歌采蘋也○士以不失職為節謂歌采蘩也○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者其節之志謂天子以備官為志諸侯以時會為志卿大夫以循法度為志士以不失職為志是各明達其樂節之志故能不失其所為之事也○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者是覆說上文功成德行立先覆說德行然後却覆說功成也以先由德行乃功成也○故曰射者可以觀盛德也盛德無暴亂之禍國安射者各明其志能致盛德故云所以觀盛德也○注騶虞至仁人○正義曰案詩義云君射一發則驅五豝歎以單戰之禮待禽獸之命不忍特驅其一此云喻得賢者多則以豝喻賢也謂一發而得五豝猶若君一求而得五賢與詩文異者斷章為義云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與詩義同也以騶虞不食生物故云于嗟乎其仁人騶虞既為天子樂章而儀禮鄉射用之者鄭注鄉射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曾孫之詩謂之貍首者貍首篇名曾孫者其章頭也儀禮大射奏貍首間若一鄭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故謂之貍首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

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於射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〇數色角反下同長丁丈反【疏】是故至務焉〇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射禮簡選諸侯以下德行能否故聖王所以務以射選諸侯卿大夫者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事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〇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者男子生有縣弧之義故云射者男子之事因此射事更華飾以禮樂則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是也〇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者謂諸事之中能窮盡禮而可數數爲之以與立人之德行諸事之中無如於射唯射能如此故聖王務重焉也〇數注男子至飾之〇正義曰男子生而有射事者案內則篇云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是也云長學禮樂以飾之者案內則篇云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是長學禮樂以華飾射事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〇比毗志反下同親合也中丁仲反下同得與音預下皆同削胥略反偕音皆俱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流猶放也書曰流共工于幽州〇共音恭【疏】是故至有也〇正義曰此一節明射爲諸侯之事又明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無流亡之患〇諸侯歲獻者謂諸侯每歲獻國事之書及獻計偕之物於天子也〇貢士於天子者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也〇天

子者此謂之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斷於九月其舊法也云三歲而貢士者以經貢士之文繫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下士三年一貢大夫再貢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不云益地者文不具賜以衣服弓矢書傳又云凡十五年時也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貶注云謂六年時也再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一絀以爵爵也地三絀而地畢注云凡九年時也一絀以爵爵也此故知貢士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以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獻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者言天子試此所貢之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大射也○注歲獻至一人○正義曰以經云歲獻貢士於天子恐歲獻貢士於射宮之中○而中多者得與於祭

云曾孫侯氏矣若左傳云曾孫蘭職之類是也○四正具舉者將射之時先行燕禮其燕之時四度正爵悉皆舉徧謂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四獻既畢乃後射故云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者言爲燕之時大夫君子及庶士等小之與大無有處於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于君所言大夫士衆士等○侍于君之處所也○以燕以射者謂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正謂此也○者是諸侯自爲脩正之具言脩正安由於射也故前文云內志正注此曾至名譽○正義曰以諸侯射以觀德首之篇謂今詩文無觀首之篇今射義有載曾孫之詩故知是觀首也云正爵四行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之後乃後工入樂作而射也者案大射禮獻大夫之後乃後射此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屨升堂坐之後乃射矣故燕禮說屨升堂獻士畢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樹葉蔬曰圃○矍俱縛反注同相息亮反矍相地名圖音補徐音布觀如字又古亂反堵丁古反蔬一本作疏所欲射者也賓讀爲儐儐猶覆敗也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延或爲誓○賓依注讀爲儐音賓預注同不本作不得入者非也賓讀音奔覆方卜反奇居宜反下同後如字又音候又使不入者一人不入者一人或去也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

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𠢕有存者之發聲也射畢又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序點或爲徐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〇公罔人姓也又作罔之裘裘名也之語助序點多簞反序姓點名也觶之豉反弟音悌耆音祁巨支反六十曰耆耋大結反七十曰耋一云八十曰耋好呼報反下同脩身以俟死絕句者不此二字一句下及注皆同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八十九十曰耄期本又作旗音其如字百年曰期頤養也稱如字不亂絕句本或作而不亂𠢕音勤又音僅少也期頤以支反鄭注曲禮云期要也頤養也言有此行不絕句行音下孟反

【疏】孔子至存者〇正義曰從篇首以來釋天子以下射樂之節又說大射之禮幷顯諸侯貍首之義故此一節載孔子射於矍相之圃選賢誓衆之禮也〇射至於司馬者欲射之前先行鄉飲酒之禮獻賓及介獻衆賓之後未旅之前作相爲司正至於將射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於司馬也〇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謂立司馬之時孔子使子路爲司射之官出門而延進觀者及欲射之人曰賁軍之將者賁謂覆敗也敗軍之將言無勇也〇亡國之大夫者謂亡君之國言不忠且無智也〇與爲人後者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既立後訖此人復往奇之是其貪財也〇不入其餘皆入者言有此以前三惡則不得入若其餘無此三惡者皆得入也〇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者公罔爲氏也裘名也序氏也點名也揚舉也至將旅之時使。一人俱舉觶。誓衆而說所誓之事此舉其目故總舉二人於是公罔之裘先言序點後言矣〇幼壯孝弟者謂二十之幼三十之壯能於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〇耆耋好禮者謂六十之耆七十之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〇不從流俗者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〇脩身以俟死者謂脩潔其身以俟於死者不在此位也者。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有此上諸行不若有則可在此賓位矣〇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者此之所誓彌精於前前則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〇旄期稱道不亂者〇

旄謂八十九十曰旄期謂百年曰期頤年雖甚老行道不亂亦喻前文耆耋好禮是後者彌精也但此記所陳唯約鄉射禮也○子路出延射者是將射之前按鄉射司射比衆耦於堂西此出延者但觀者既多庭中不容故出延之入乃比耦以初門外未入觀者既多未有賓主之禮故誓惡者令其不入以鄉飲酒禮差之射禮畢旅酬之時乃使二人舉觶故鄉射禮畢司馬反爲司正樂正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旅畢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此公罔之裘序點二人舉觶之節也但衆賓射事既了衆賓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於此但簡其善公罔簡而脩疏序點簡而轉詳旄期之老不復能射得云在位者此極老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知旅酬之時其人猶在也○注先行至去也○正義曰知先行飲酒禮者按儀禮鄉射先行飲酒之禮此射矍相之圃謂賓射故鄭注鄉侯二正是用賓射之正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鄭引此孔子射於矍相之事故知與此鄉射同也云賁讀爲僨者若春秋鄭伯之車僨於濟說文云僨僵也是僨爲覆敗也云與猶奇也者謂他人無後既有人後之相爲合聚今已更往後之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故云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注之發至位也○正義曰按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郎裘爲名矣云射畢使此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鄭釋其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之事古者於旅也語者鄉射記文鄭注云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耆耋皆老也者按曲禮云六十曰耆服虔注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大略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耋大略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耋也云者不言有行不可以在此賓位者謂射畢旅酬之時衆賓之位矣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

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將祭擇士之射也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繹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下及注皆同鵠古毒反徐如字注同射食亦反下射天地四方同

疏射之至諸侯○正義曰此一經釋稱射之名及鵠之與侯之文○射之爲言繹也者此記者訓釋射之名射者是繹也繹之陳也言陳己之志○或曰舍也者是記者又解射名故云射者舍也舍中也謂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能中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者言君臣父子各舒陳己之志意則下云爲人父者以爲父鵠是也○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者此覆說釋上或曰舍也舍中也○爲人父者以爲父鵠者凡射者大射則皮侯賓射則正侯燕射則獸侯唯大射有鵠此據大射而知然鵠則上下俱同無復君臣父子之別而言以爲父鵠者謂升射之時既身爲人父則念之云所射之鵠是爲人父之鵠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故射者各射己之鵠者謂衆射之人雖共射一鵠各射己之所主之鵠也○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者言天子所射之物謂之射侯言射之中能服諸侯也舉大射言之其實賓射燕射皆謂之射侯也○謂射中則得爲諸侯者謂數有慶賜堪得久爲諸侯也○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者莫被責讓不堪久爲諸侯也非爲射中封爲諸侯不中不得爲諸侯也○注大射至讓也○正義曰大射將祭擇士之射者鄭下文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所以擇士是也云將射還視侯中之時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者案大射禮云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謂於此之時南面迴還視侯中也中謂身謂視侯中身也射者意云此鵠乃爲某之鵠謂父之鵠子之鵠不定一故稱某也云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者中之則能成其父子君臣若不中則不能成其父子君臣故知父鵠子鵠也云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

侯謂有讓也者鄭恐得爲諸侯始封以土不得爲諸侯則奪其國故明之也凡
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
朝天子入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
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其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唯明王及諸侯卿
大夫不及於士故鄭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其賓射燕射士皆
有之故射人云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
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射皮侯故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
功又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注考工記皮侯謂此侯
也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故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是
也唯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鄭注云遠尊得伸故亦張三侯一曰大侯鄭注
云則天子熊侯謂以熊皮飾之二曰糝侯鄭注云糝雜也豹鵠而麋飾三曰豻
侯鄭注云豻胡犬皮飾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故司裘云卿大夫則共麋侯
是也其畿內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糝
侯豻侯其大射之侯皆有鵠也其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故考工記云梓人
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皮侯者各以其飾侯之側又方制其
皮以爲鵠故鄭注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斆謂之鵠
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
直也射所以直己志則是但取其名非是實鳥也此侯道鄭注司裘云虎九十
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列國之諸侯大射大侯亦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遠
得伸可同耳其天子以下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卿
大夫射一侯。三正士射豻侯二正鄭云謂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五正者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畫以朱綠鄭又云二侯者三正二正之
侯也一侯者一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考工記梓人職云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凡賓射之侯謂之正鄭注大射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
題肩爲正然則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畿。內諸侯賓射用三正之侯
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豻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

珍倣宋版印

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三正二正之侯士射二正之侯若五正者同虎侯九十弓三正者同熊侯七十弓二正者同豹侯五十弓凡中央之赤皆方二尺以外之色皆分布之其外又畫以雲氣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偶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燕謂此也鄉射記既不列鹿內畿外之異則諸侯以下外內同也鄉射記列天子以下各一侯下文云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則天子以下皆五十弓侯中同方一丈也降尊以就卑言燕主歡心故也而皇氏沈氏乃云天子熊侯或云九十弓或云七十弓乃同三侯上下之差文無準據其義非也其侯用布之數案鄉射記鄉侯五十弓則侯道五十步也以弓之下制長六尺以射用弓故稱弓一弓取二寸以為中則侯中方一丈也鄉射記又云倍中以為躬注云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各二丈鄉射記又云倍躬以為左右舌謂躬之上下橫一幅布張於躬外左右而出謂之舌考工記謂舌為个躬既二丈上舌倍躬則用一布四丈也鄉射記又云下舌半上舌注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上舌出躬各一丈則下舌出躬各五尺然則下舌用布三丈總而計之侯中方一丈凡五幅用一布五丈上下二躬用布四丈上舌復用布四丈下舌用布三丈故鄭注鄉射記云鄉射侯用布十六丈也以此計之侯道七十弓則侯中方丈四凡七幅幅別丈四是用布九丈八尺上下二射各倍中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倍躬亦用布五丈六尺上舌出躬各丈四尺下舌半上舌則左右各減七尺則下舌用布四丈二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七十步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其九十弓之侯則侯中方丈八凡九幅幅別一丈八尺侯中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二躬各倍中用布七丈二尺上舌倍躬長七丈二尺其舌出躬各丈八尺下舌半上舌出躬者則左右各減九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故鄭注鄉射記云九十步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張

三侯之體同道位之近者最下遠者漸高故大射云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下及地武以此計之豻侯下畔去地尺二寸豻侯之體上下躬及舌總有四幅凡廣八尺侯中方一丈是豻侯總高一丈九尺二寸此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以此豻侯上畔則是糝侯之鵠去地之數也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糝侯之中鵠下有三分之一糝侯中方丈四其三分之一得四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糝侯自鵠以下凡有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皆爲豻侯所掩豻侯上畔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去其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是糝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故鄭注大射云糝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云少半寸則三分寸之一也豻侯既去地一丈九尺二寸更加糝侯之中三分之二九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又加糝侯上躬與个四尺則糝侯上畔去地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則是大侯鵠下之數也其大侯下舌及躬弁侯中三分之一總一丈爲糝侯所掩於三丈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減其一丈則是大侯下畔一去地之數故鄭注大射云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其耦射人云王以六耦諸侯以四耦卿大夫士以三耦又射人云諸侯以下謂畿內也若畿外諸侯以下則皆三耦故大射及鄉射并左傳襄二十九年晉士鞅來聘射皆三耦是也其射宮所在天子大射必先習於澤宮而後射於射宮則此射義文也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依前南鄉是也其服鷩冕天子賓射則在朝故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是也其服皮弁服矣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鄉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玄冕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爲朝服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是其諸侯大射不顯畿內畿外之異案儀禮大射云公入驁射畢而云入謂從郊入國也謂射在郊學也故鄉射記云於郊則閭中鄭注云大射於大學儀禮所陳多據畿外諸侯即畿內諸侯或亦然也其服無文故用皮弁以射在學宮學記云皮弁祭菜故也其諸侯賓射若在國則亦在朝與天子同若在國外相會則在竟故鄉射記云於竟則虎中鄉注云謂與鄰國君射也其服亦皮弁服也以聘

禮君受聘皮弁故也其鄉大夫以下射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貢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法故鄉注云鄉大夫及所服之衣無明文也此三射之所在及所服之衣無明文大夫職云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法故鄉注云鄉大夫以下射之後行鄉射之禮而詢衆庶故鄉大夫貢賢能之

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

皮之射故鄉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一是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相與射也鄉注云鄉射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

習武之射故鄉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皮而射之是也又有一是鄉大夫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相與射也鄉注云鄉射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亦主

射甲革椹質者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

故司弓矢鄭注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是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

前經明諸侯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經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於此又重言也又前經貢士云容體合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與不中者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之

反朝直遙反令力呈天子將祭必先習射至是也○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數與不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

反已音以課口臥反疏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

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唯祭而擇士將祭必先習射至是也○正義曰前經已言數與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

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鄉之射亦近於

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注司弓矢云樹椹以

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知於澤

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有讓削以地有

慶益以地者謂諸侯也○注澤宮至削地○正義曰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

貢士也者以其助祭故知是此等之士也云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者此解經進爵細地之文有讓削以地有慶益以地更總云進爵細地據有慶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細爵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桑弧音胡以桑木爲弓蓬步工反飯扶晚反食音嗣注同爲于僞反正義曰此子重射之義以男子生三日射人以一經明男子至謂也○正義曰此故男子重之桑弧蓬矢者則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者取其質也所射天地四方也○然後敢用穀也者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於其所有事者言子始生三日用桑弧蓬矢六者欲使此子先有志於其所有事之處謂於天地四方也○飯食之謂也者至謂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諸猶於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必也射乎言君子至於射則有爭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也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下降勝者袒決遂執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以射則爭中○爭爭鬬之爭下及注有爭皆同揖讓而升下而飲一句絕句飲又羌略反弛式氏反又始氏反中丁仲反下文注同恩之道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既求諸己恥其不勝乃有爭心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下猶降也言將飲射爵之時揖讓而升堂又揖讓而降下而飲此

罰爵既以禮升降其事可慙故也○其注必也至爭中○正義曰此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者此解經揖讓升降也

下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飲今亦揖讓故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而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祖決遂執弓不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射是射時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弭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不勝者進北面坐奠於豐下興揖不勝者先升降坐奠於豐上之解立卒解孔子曰射者何以觀德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盡曰正棲皮正直也鵠之言正也鵠之言較也較猶射也發的謂所射也

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正音征人正直乃能中也發或爲射○正音征同夫音扶肖音笑棲音西皓音角下同

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求也

注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或爲有○的丁歷反養如字徐羊尚反飲女爵也辭養讓見養也爾雅云孔也○正義曰前經論射求諸己乃有爭心故此明射中之難以中爲貴○射者何以觀德也○何以觀德者言何以能觀此樂節相應也○何以中爲貴而發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不失正鵠言其中矣如此者其由賢者乃能然是難也若夫不肖之人則不能循聲而發又不能持弓矢審固彼既如此則何能以中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者此小雅賓之初筵刺幽王之詩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發矢之時射彼所祈之的祈求之也求以鏃

求祈中辭爾所罰之酒爵也○今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者酒既養老又以養病非病非老故求射中以辭讓此爵者辭讓見養老也不敢當其養禮也○注何以至中也○正義曰何以言其難者言此事難作何法以爲可爲也故云言其難也云聲謂樂節也者騶虞九節之屬也云盡曰正則賓射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而

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注發猶至養也○正義曰云發猶射者解上發彼有的也云的謂所射之識也○注識猶記識之處即正鵠之中也云辭養讓見養也若已有老病而可受養今已爲射受爵是無功受養不敢當之故讓矣。而

燕義第四十七　陸曰鄭云名燕義者以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

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則燕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爲倅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者也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弗不也○合如字徐音閣卒伍子忽反注同伍音五正音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教治脩德學道位朝位也○卒依注音倅七對反又蒼忽反副也治直吏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大子音泰後大子學同朝音直遙反

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游卒未仕者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為說○卒七內反注同○疏古者
至退之○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與庶子燕飲之禮從篇首至末皆明燕飲之義但燕飲之禮有庶子一官故方說燕禮之初先陳庶子之事各隨文解之周天
子之官有庶子官者○此明庶子之義也謂作記之人在於周末追述周之初之事故云古者言周之天子其下立官有庶子之官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
子其所職掌諸子庶子同也故此記雖明諸侯庶子職掌其所載之事皆諸子職文也○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者言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
夫士衆庶子之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掌其戒令者此等衆子須有戒法政令而庶子官掌之○與其教治者與猶及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言非
但掌戒令而已及其教治亦皆掌之○別其等者謂分別其貴賤之等○正其位者正其朝廷所立之位也此記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周禮諸子職
則云掌國子之倅唯此為別但諸子職總謂之國子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者是其適子也謂之庶者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
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故鄭注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又引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
士之適子是也○注職主至位也○正義曰云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屬司馬云卒讀皆為倅者以經云庶子之卒下文云國子
存游卒以卒字非一故云卒皆為倅若旁置人者是副倅之倅若不置人者則百人為卒之卒故讀卒從倅也云諸子副代父者也此諸適子皆副代於父與
父為倅故稱倅也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者則下文云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其事非一故云戒令致於大子之事云位朝位也者此等諸子雖未
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故有別其等正其位也唯所用之者若國有大事之時而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子隨時所用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者言
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傳授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之○司馬弗正者弗不也正役也以此

等諸子既統屬大子隨大子徵發王家之事司馬不得征役之也〇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者前經云國有大事謂祭祀或宿衛又云甲兵之事此經別云政國之政事則非大事與甲兵也是國之尋常小小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不與干國子唯民庶所爲國子存游卒未仕者之中不干其事也〇使之脩德學道者既不與國子之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〇春合諸學者謂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〇秋合諸射者謂仲秋之時合其諸子在於射宮使之脩德學道或容習射也〇以考其藝而進退之者是庶子之官考校其藝之高下而進退其能否能者進之否者退之〇注游卒至爲說〇正義曰游卒未仕者也案師氏職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鄭注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則此游卒是游逸以爲游副倅故云未仕者云學大學也者以大胥云春釋菜合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初教在東序至合時則在周之大學故云學大學也云射射宮也擇士習射之宮也又周禮大胥云秋頒學合聲其合聲之時則亦在大學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春合舞秋合聲是養老在東序也故知大合樂在東序云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者案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也以庶子於燕有事是以燕義於此說庶子職掌故云載此以爲說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定位者爲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〇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亦爲于僞反下文爲疑同踧本亦作蹴子六反踖子昔反又積亦反

疏〇諸侯至義也〇正義曰此經說燕禮之初〇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敵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之〇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者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爾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定位之語是記者之辭也〇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者居主位之語亦記者也

辭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者莫敢適言臣下莫敢與君匹敵而爲禮亦是記者之言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

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孤也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上時掌反復扶又反大音泰舊他佐反近附近之近○

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之義也○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一等而揖之亦記

大設賓至之也○正義曰此經明燕禮臣莫敢亢君君又屈而禮之之義爲其嫌疑故所以使大夫爲賓明其遠嫌之義也○君降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賓也故云禮之一等而揖之亦記

夫爲賓爲疑也者文王世子云膳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而燕禮公卿爲賓疑其與君又屈而禮之之義也○而以公卿爲賓疑其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賓疑其敵

者辭也○注設賓至相近○正義曰云天子使膳宰爲主人者文王世子而燕禮公孤也者此諸侯燕臣子之禮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

云諸公者○鄭注彼云。諸。公者容有三監也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也云尊與君大相。近言公卿在朝位與

君相近今若使爲賓被君所敬則其尊與君大相逼近故經云以大夫爲賓疑其尊與君故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褐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褐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

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祿惠也○稽綵本作竭音竭以道音導下同什音十匱求位反【疏】君舉至義也○正義曰此一經明燕禮臣盡禮於下君答之於上上下交歡而不相怨明君臣之義也○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上及君所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者謂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爵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鄭注云不言成拜者為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敢輒拜禮殺也○賓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者案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君必報之以爵祿者以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祿也○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者以燕禮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之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也上必須報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者上下必須相報故在上明正教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道有功報上也○然後取其什一者○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故國家用足而下不匱乏是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也○和寧禮之用也者上下和親是和也而不相怨是安寧也和之與寧禮之所用以結成上文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醢音海【疏】席小至賤也○正義曰此明尊卑上

珍倣宋版印

下席位之所受獻旅酬之差賓賤先後之義○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隔越於賓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遙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案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燕禮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者案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賓賓飲舉酌以酢主人主人飲舉酌以獻君君飲舉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于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于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賓賓於時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立卒觶賓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于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爲卿旅酬也燕禮直云卿不云小卿大卿之異則小卿大卿俱同獻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主人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爲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案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此是獻士爲旅酬也○而后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爲之舉旅但無算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節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二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九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節

然後射以觀德行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考文引古本同

正謂立行禮似欒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立作其

所以明長幼之序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者上有也字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節

言內志審正則射能中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無射字

出自射者而來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自下有此字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節

士以采蘩爲節　石經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蘩作繁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下同釋文亦作繁

壹發五豝　閩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豝誤靶釋文出五豝通典七十一作一發五豝亦誤

被之僮僮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作童童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僮僮亦作童童通典作僮僮

其節至德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節

男子生有縣弧之義閩本同監毛本縣作懸衛氏集說同○按縣正字懸俗字

能窮盡禮〔補〕案禮下當有樂字此本誤脫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節

數有讓而削地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而削坊本誤則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而削

是故至有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其貢獻之功與計吏俱來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功作牧衛氏集說同

故詩曰節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此二十九字

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節

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亦有之字正義云案經下云公罔裘上云之裘故知之是發聲也是

正義本此句無之字

稱猶言也行也嘉靖本閩監毛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猶行也言行也多五字岳本同盧文弨校云岳本有此五字監興余本皆無案道猶二字當有言行也三字衍文段玉裁云依宋監本則言行也三字脫

使一人俱舉觶薔衆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作稱猶言也道以薔衆按二字是

者不問此衆人之中毛本者不二字作謂字

樂正升堂復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正作工

君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惠棟校宋本作於衛氏集說同于此本於字閩監毛本同

但衆賓射事既了惠棟校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賓作耦此本空闕

不復斥言其惡於此惠棟校宋本於作於此本於字闕閩監毛本於作故

旄期之老不復能射惠棟校宋本作復衛氏集說同此本復字空闕閩監毛本復誤是

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惠棟校宋本作賓衛氏集說同此本賓字闕閩監毛本賓作射

又鄉大夫職云以鄉射之禮作興賢能惠棟校宋本作云此本云字闕閩監毛本云作退涉本文而誤衍也

是配合之外更有奇隻惠棟校宋本作隻此本隻字闕閩監毛本隻作也

故知之是發聲也卽裘爲名矣惠棟校宋本作也閩監毛本也作而此本空闕毛本矣字不誤此本矣誤失閩監本同

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者閩本如此惠棟校宋本同此本惟語下者字空闕監毛本古者於旅也語者七字並空闕

先王禮樂之道也云耆耋皆老也惠棟校宋本如此閩監毛本道也云誤義理也此本空闕

僖九年傳云七十曰耋大略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補閩監毛本大略言之七十八十謂年餘七十也

十八十作又鄭注易大耋之嗟

又毛詩傳云八十曰耋惠棟校宋本作傳是也閩監毛本傳作箋此本空闕

云者不言宥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云下有言行也三字毛本云下有行也二字

射之爲言者繹也節

射之至諸侯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耦升自西階並而東皆當其物惠棟校宋本同閩監毛本而作行衞氏集說同各本皆字同山井鼎云宋板皆作階非也

又方制之以爲摹閩監毛本同衞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摹作臺山井鼎云周禮司裘注作章字書作臺宋板近是

卿大夫射一侯三正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三作二

凡賓射之侯謂之正惠棟校宋本作凡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凡賓誤賓賓此本空闕

畿內諸侯賓射惠棟校宋本作畿內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畿內誤設鵠此本空闕

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惠棟校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閩監毛本諸侯既同誤禮文之意此本空闕

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惠棟校宋本如此衞氏集說同閩監本之侯其卿誤

若諸侯用毛本同又三正字並誤作子此本空闕

凡中央之赤惠棟校宋本作凡閩監毛本凡作其

其外又畫以雲氣惠棟校宋本如此閩監毛本畫以雲氣誤作有白布若此本空闕

下舌半上舌出躬者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躬誤倍

其糝侯下舌及躬凡有四尺閩監本同毛本躬誤射

是繆侯下畔去地一丈五寸三分寸之一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五寸誤作五尺

天子將祭節

而后射於射宮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后誤侯

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 惠棟校宋本作知此本知誤故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以是知於澤中射椹質而已今正

故男子生節

故男至謂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猶若事畢設飯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食下有者字

射求正諸己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無射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射字

反求諸己而已矣 惠棟校宋本作求反石經同此本求反二字倒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節

畫曰正 閩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監毛本畫下衍布字衛氏集說同

循聲若謂射者依循樂聲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若作者

陳古之明王大射之禮　閩毛本同監本大誤夫○惠棟校宋本此節疏後標禮記正義卷六十九終記云凡十八頁燕義第四十七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古者周天子之官節

古者至退之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不與干國子　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干誤于衛氏集說同下不干其事也同

設賓主節

鄭注彼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公字衛氏集說同○按依燕禮注當作言諸者

云疑自下上至之辭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

云尊與君大相近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近下有也字

君舉旅於賓節

言聖人制禮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制誤之

禮記注疏卷六十二校勘記

聘義第四十八○陸曰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旃旃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聘義釋儀禮聘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釋包等之卿也此聘義釋聘禮之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使卿出聘之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邦交各下其君二等○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戶嫁反正義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故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有五介者若侯伯子男以次介數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邦交各下其君二等○介音界下及注同下戶嫁反正義曰此篇總明聘義各顯聘禮所執玉又因明有諸德之義今各依文解之今此一經以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故七介者若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有五介者若侯伯子男以次介數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質謂正也自相當○傳丈專反下正義介紹至也○正義曰此一節明聘禮質謂正也自相當傳達賓主之命敬之至極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主人謂賓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擯見主人揖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受其幣聽其辭○擯必刃反本又作儐下文及注皆同說文云擯或儐字使所吏反正義曰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此經明欲傳命之時

先須三讓又傳命之後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明賓所以尊讓主人〇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
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君之命〇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后入廟門主君在東賓差退
在西相鄉〇三讓乃入廟門也〇三揖而后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〇三揖讓而后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
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〇所以致尊讓也言如此者是賓致其尊敬讓主人之心也〇注此揖至其辭〇〇正義曰知此揖讓主謂賓者
以三讓而后傳命及三讓而后入廟門皆賓先讓也三揖至階三讓而后升雖主人為首皆賓讓而後至於主人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揖是揖讓之事皆賓為
主故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云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者鄭解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賓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賓至大門主
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者有廟字者誤也按鄭注鄉飲酒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主人以大客禮賓賓不敢當大客之禮乃是事異應云三辭而云三讓
者但鄭於儀禮自上下為例此云三讓記者之言辭之與讓其義亦通也云乃傳其君之聘命也解經傳命之言案聘禮注云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
三丈六尺賓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也故云傳其君之聘命也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聘禮注云其傳云各鄉本受命
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交擯與旅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故注聘禮
引此介紹而傳命謂時交擯而傳命也今此聘義介紹傳命論相聘也及三讓而后傳命皆聘之旅擯亦是傳命也熊氏皇氏皆以此介紹傳命為朝之交擯
今此聘義不釋朝乃於聘義之中而記朝之傳命理為不可又鄭此注傳其聘君之命其義分明熊氏皇氏之說未盡善也云三讓而後入廟門者案聘禮入
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云讓主人廟受也者解入廟門三讓之意主人於廟受賓之禮言賓不敢當其廟受故云讓主人之廟受也引小行人職者證

大客來主人有擯迎之法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貺賜也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竟音境勞力報反拜況本亦作貺音同楣音眉

疏君使至敬也○正義曰前經明賓致尊讓於主君故此經明主君尊敬聘客所以致敬於使君之命也○君使士迎於竟謂主君使士迎客於竟故聘禮賓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案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云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貺之義也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也言主君致敬於聘君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君子之相接賓讓而主人敬也

疏敬讓至侵陵○正義曰此一經總結上賓致尊讓於主君主君又致敬於聘君故賓主交相敬讓者是君子所以相接待也敬讓則不相侵陵者以主人致敬賓致讓同心以禮相接故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覿大歷反見也雍字又作饔音同餼許既反還音旋下及注同璋音章賄呼罪反字林音悔享許兩反本又作饗食音嗣下同

疏卿爲至義也○正義曰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賓○大夫爲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者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案聘禮注其位相承繼又聘禮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

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為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親禮
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私覿者私面謂私以己禮
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者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案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倒也面亦見也以其於
臣禮賓故以面言之故聘禮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賓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為私
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為私覿也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面鄭伯
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饔餼者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餼一牢鼎
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于阼階前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傳僖三十三年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
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匏葉篇云牲牢饔餼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饗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還圭璋者謂賓將去
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弁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
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
無常數是也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謂君親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徵賓或賓荅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
義也○注設大至臣也○正義曰鄭解賓客君臣之義也設大禮謂饗食之屬則以賓客禮待之使人延賓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云或不親
而使臣則為君之臣也者謂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賓若致饗餼致饗致食及還圭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獻之是君臣

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比必履反使色吏反愧本又作愧音同正義曰此經明諸侯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謂來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國之君不親自饗食以接賓所以使賓恥愧自勉勵厲○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謂天子制此禮使諸侯自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者也○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正謂國無患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所以如此是自爲正之具也○正義曰此年至聘問也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年故脩盛聘之禮鄭引之以解大行人殷相聘也以此三年之聘爲殷聘也而王制云諸侯相聘也此經所云謂諸侯自相聘也以此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之文以解殷相聘之義正取殷文是同其年數則異故鄭以殷相聘中惟取殷聘之文以解殷相聘也諸侯自相聘也而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圭重禮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遠復重賄反幣是也○皆爲于僞反琮才工反正義曰以圭至讓矣○正義曰此一經明既聘還圭璋輕財重禮教民遷之皆爲輕財之類也用之有遠復之

廉讓之意○以圭璋聘重禮也者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貴重其禮也言此禮可貴與玉相似○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謂旣聘之後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玉之實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旣了還以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是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覆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是輕財重禮之義也○則民作讓矣者言諸侯旣能相厲以輕財重禮之義君旣行之於上人則效之於下故民皆作其廉讓矣○注圭璋瑞至是也○正義曰云圭璋瑞者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謂與人爲尊卑之信驗也云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者言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用之以聘聘訖又還皆爲尊重此禮以圭璋所以行禮故重之也云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遣往復之也者言行禮之義必親自爲之若己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之有執往行禮今主國之君旣不親往彼國則不以己國所有寶玉遣復償他國所來圭璋故還歸之也故云不可以己之有遣復之也復償也云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案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獻也謂享獻之幣主人受而不還是謂輕財也云財可遣復者解受璧琮之意璧琮是財輕可得以己物遣而復償於彼國賓來者已得受之但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云重賄反幣是也者案聘禮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注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厚重禮厚此聘禮也○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反一食一又作壹食音嗣【疏】主國至禮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待賓之厚所以尊重聘禮之義主國待

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謂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此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送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積也○餼客者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者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也腥二牢在賓館東階也餼二牢在賓館門外之西是皆陳於內也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者案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禾也鄭注薪從米芻從禾○乘禽日五雙者謂乘行羣四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者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數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所以厚重禮。也言備設待賓之物所以豐厚尊重行聘之禮其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賓主玉帛之節饔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多少饗食牲牢隆殺皆文具掌客義見聘禮可以尋文取實故於此略而不實言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疏】古之至焉爾○正義曰此一經明聘禮用財之厚務行禮讓則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所以諸侯務焉○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者言古之費用其財不能悉皆均平常能如此之厚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者言古之用財既有隆有殺而相聘之事費用其財如此豐厚者言用財盡極於禮言以禮則止雖有富者不得過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者言若能豐厚用財在於禮謂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內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也謂四鄰歸懷外不相侵也○故天子制之諸侯務焉爾者言行禮使

君臣內外不相侵陵故天子制此聘禮而諸侯務而行焉○注不能至過也○正義曰言無則從其實也者言國若豐厚則盡其財以行禮國若乏無則從其當時之實猶如國新殺禮凶荒殺禮計財而行禮故云從其實云欲令富者不得過也者謂豐財以行禮盡禮而用財雖有其財唯盡極於禮不可禮外更多用其財使貧而及禮富者不得奢此上下得宜內外無怨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禮成禮畢也或曰行成○幾徐音冀又音基行成孟反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曰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勝克敵也或爲陳○渴苦葛反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賣反惰徒臥反長丁丈反有行有有行並下孟反下有行同治直吏反反陳直慎反斬反

至安也○正義曰以前經說聘禮既畢此一節又申明此行聘之時禮儀既大日晚始罷也故記者引唯勇敢之人能成禮事故於此明之此是聘義兼云射者以強有餘力之士非但聘而行禮又能爲射武事故此總明之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者言此聘之與射至極繁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日幾中而后禮成者幾近也日近在於中而後禮成畢○非強有力者弗能成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言非強有德力而行禮則禮事不成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者此謂射禮也言欲射之時先行燕禮唯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但行禮而已非謂全不得飲之聘禮之行聘之時但酌醴禮賓無酒肴之事故知此唯據射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者亦言不敢全食而令飽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者謂日暮晚人斯懈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也○而不敢懈惰以成禮節者所以日莫猶自整齊者以不敢懈倦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也故此以下卽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日幾中而後禮成聘以射總陳特謂聘也故日幾中而禮成此云日莫者謂射禮也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日莫而成禮節也○以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謂君在阼賓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是以正君臣也○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以親父子以和長幼但此節總結聘射則前篇射義在其中也故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此經總結之也故酒清肴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有此也至說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者言以上之事凡衆人所難行君子之人特能行之○故謂之有行者以君子有能行故謂此君子爲有行之士身既有行則事得宜故云有行之謂有義有義則臨敵果斷故云有義之謂勇敢此總覆說聘之與射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勇敢明射之所須強有力之明聘之所須故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故知然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者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者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之於

戰鬬必得勝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謂之於爭鬬亂人者戰勝謂公義而戰勝則前經戰勝是謂以戰而勝也此云用之於爭鬬者謂私爭忿鬬與前經不同也故云不用之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石似玉或作玟也○碈武巾反字亦作琝似之石爲于僞反下同與音餘玟武巾反又音救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色柔温潤似仁也潤或爲濡○濡音儒縝密以栗知也縝。縝也栗堅貌○縝音真知音智致直置反○栗音聿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劌音九衛反字林云利傷也又音已芮反本亦作缺垂之如隊。禮也禮尚謙卑禮作則有聲止則無聲樂作則有節止則無樂也樂記曰止如槀木○槀音口詘其勿反槀木苦老反亦作橘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瑕音遐揜音掩瑜羊朱反玉中美孚尹旁達信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孚或作俘或作俘爲扶○孚依注音浮尹依注音筠又作筠于貧反翳於計反俘芳逼反徐方附反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精神亦謂精氣也虹天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虹音紅見賢遍反圭璋特達德也特達謂以朝聘也幣惟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須而成也道者朝直遙反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無不由之人貴之也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子貢至之也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正義曰以聘用玉故君子貴玉之寡與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之多與○正義曰玉之寡而碈之多

之意所以貴玉者豈不爲玉之寡少故貴之碈之饒多故賤之與疑辭也〇孔子曰至玉焉〇言貴玉由其有德非爲少故貴之謂昔者君子之人於玉以比
道德所以貴玉者爲其有德君子之人比德堪敬重如玉故貴之有德卽下云溫潤而澤仁等是也〇溫潤而澤仁也者言玉色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
和潤澤故云仁也〇縝密以栗知也者縝緻也栗謂堅剛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〇廉而不劌義也廉稜也劌傷也言玉體
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也〇垂之如隊禮也言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言禮也〇叩之其聲
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者越揚也詘謂止絕也言玉體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而聞其聲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鐘聲擊罷猶有餘音也其
爲樂之法初作聲而發揚之樂罷則止如槁木言玉體亦然故云樂也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瑕謂玉之病處瑜謂玉中美處言玉之病處不揜映美處玉
之美處不揜映病處皆以忠實見外如人之忠者亦以忠心見外故云忠也〇孚尹旁達信也孚浮也浮者在外之名尹讀如筠筠者若竹箭之筠筠亦潤色
在外者旁者四面之謂也達者通顯之名也信者內不欺隱者也玉采色彰達著見於外無隱掩如人有信者亦著見於外故云信也〇氣如白虹天也白虹
謂天之白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〇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精神謂玉之精氣徵見於山川謂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徵見於外地氣含藏於內亦徵
見於外與地同故云地也〇圭璋特達德也行聘之時唯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辭言人之有德亦無事不通不須假他物而成言圭璋之特同人之有德不
故云德也〇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道者通也言萬物無不由道而通故天下無不貴之玉者亦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〇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
詩秦風小戎之篇美秦襄公之詩也言襄公出兵征伐西戎婦人思念其夫言我念此君子顏色溫然如玉引之者證玉以比德之事言貴玉者以其似君子
故云君子貴之也〇注碈石似玉〇正義曰案呂諶字林云碈美石以其石之美者故云似玉也〇注栗堅貌〇正義曰案詩大雅云實穎實栗栗是禾之堅

熟故云栗堅貌也○注樂記曰之止如棄木○正義曰引之者證樂聲之止似擊枯棄之木無餘聲也○言玉聲止時其聲即絶與樂相似也○注瑕玉之病也○正義曰瑕玉之病云玉之病也呂諶字林云瑜其中間美者案字林云瑜美玉而瑕之中間美者○注瑜美玉是瑕之病者以瑕與疵讀至信也正義曰案字林云琱玉別名玉旁孚也此讀爲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字林琱玉之名也○注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正義曰浮者取浮見於外非德者得也

萬物皆得故無所不通達不更須待外物而自成也以聘享之禮有圭璋則不用束帛故云特達然璧琮亦有圭璋所以。琮

則加於他物圭璋得特達者但玉既比德於禮重處則特達於禮輕處則加物以玉可重可輕美其重處言之故云特達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陸曰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智四者也別錄屬喪禮

其仁義禮知智四者也別錄屬喪禮

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屬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說義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屬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說義也○

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故每篇言義故每篇言義也○

此則記者別記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故每篇言義故每篇言義也○

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諸篇皆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嘗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體言本有法則而生也○正義曰此一篇總論喪之大體有此四種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節制次明權制既明四制事畢又明三年喪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斬衰以下節制之差結成仁義之事各隨文解之○體天者言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天地之間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者則下文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所生之物是也○

則陰陽者下文云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是也○順人情者下文云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是也○故謂之禮者以其無物不體故謂之爲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者言若訾毀不信禮之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如此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物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知音智下同

疏夫禮至具矣○正義曰此一節覆說前文禮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之事不覆說體天地者天地包此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總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吉凶異道者言吉凶各異其道及衣服容貌器物不同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故云節者禮也○權者知也量事權宜非知不可故云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者此總結四制之義仁屬東方義屬西方禮屬南方知屬北方四時並備是人道具矣五常五行四時無信者知中兼之故北方水爲知又爲信是取法四時故不并數信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服莫重斬衰也○爲于僞反下及注同衰七回反注及下同

疏其恩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

天子諸侯也○治直吏反下同揜於檢反斷丁亂反操七刀反皇云特也疏門內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門外之治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旣多揜藏公義言得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旣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旣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者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者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義之大者也以義斷恩內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言亦謂亦同於父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

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期音基下同苴七餘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來反為于偽反下注為君同齊音咨見賢遍反粥之六反○疏三日至尊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四制之中節制也○苴衰不補者言苴麻之衰雖破不補○墳墓不培者培益也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祥之日鼓素琴者大祥之日得鼓素琴○告民有終也者言所以為此上事告教其民使衰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也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為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

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尊一以治理之也天無二日至二尊也此總結無二尊之理也○注食食粥至必崩○正義曰沐謂將虞祭時也士虞記曰沐而不櫛故知沐謂將虞祭時虞後有事得沐浴也故雜記云非虞附練祥無沐浴云鼓素琴。始存樂也於此祥日而鼓素琴始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爲免○擔是豔反又食豔反又餘塹反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非垢音苟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節旱反跛彼我反免音問下同○疏杖者至者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四制之中權制也○杖者何也爵也者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而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舉正杖於上言爵也者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者上云杖者爵也遂歷敘其有爵之人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者解無爵而亦杖故記者稱或曰擔主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者杖既扶病何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爲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者此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

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已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禿者不髽故不髽也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髽也○傴者不袒祖者露膊傴者可憐故不袒也酒肉養之○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此記者結前權數也夫喪禮宜備今有此八條不可以强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癃殘人之大紛重喪辯麻繞髮者是婦人之大紛重喪辯麻繞髮禿者無髮者可憐故不不露也○跛者不踊踊是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病不止酒肉者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不得用但使面垢而已者此謂庶人也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有杖不得起而后事行者杖而起不用扶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

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此經之中不得下屬此經總攝制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攝制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爲母期之文與不杖之文爲母期之文與不杖之利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攝制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爲母期之文與不杖之文爲母期之文與不杖之

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禿者五也傴者四也此經之八事今乃不數此經杖條便是杖文虛設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虛設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

也庾蔚云三日而沐三月而沐之事是爲母期之杖與不杖之利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之杖與不杖之利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攝制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虛設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

杖謂爲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而食三日而沐之事是爲母期之杖與不杖之利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之杖與不杖之利皇氏熊氏並取以爲說今案經文爲母期乃屬前經鄭於期下總攝制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文虛設之例又此經攝制之例科乃載杖

授子杖同主爲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爲君也三日始死三日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倦息也○解佳賣反期音基之殺色戒反解衣古賣反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諒古作梁楣諒之梁闇謂之梁闇謂之梁闇也盧育梁者所謂柱楣也○肖音笑諒闇依注諒讀爲梁鸞鸞鳥南反下同徐又讀如鶉鸞之鸞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鄉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闇卽盧也

孔安國諒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衰色追反復扶又反下文同文如字徐音問辨本又作辯同皮莧反共音恭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唯余癸反徐以水反應注同齊音咨本又作齋侑音又爲于僞反應應對之應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

疏 始死至而祥○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四制之中節制之事以禮之大體喪之三年爲限節之事故重明之○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怠○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不恆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節也○故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諒讀曰梁闇讀曰鶉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施梁而柱楣故云諒闇之中三年不言政事善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矣善之故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記者自設問古人獨善之意曰高宗者武丁者記者還自釋獨善高宗之意○武丁者殷之賢王也者中興殷世故曰賢王也

○故載之書中者言以古人善此高宗載於書中又尊高其行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
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旁及也○齊衰之喪對賓
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論議相問荅也○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
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以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衰七回反菅音姦屨徐紀具反粥之六反期音基比必利反知音智本或作智弟弟上音悌下如字○

疏比終至察焉○正義曰此一節更覆結居父母之喪能終此三節可以知其德行三節者自初喪至祔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終此三節者
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言此自初遭喪至於喪時有三者之節○仁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性有仁恩則居喪思慕
可以觀其知愛親也若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其理焉者若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若不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若孝
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則非堅強○禮以治之者言用禮以治居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用義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
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有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見其強則是孝子弟弟貞婦也若無此事則
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聘義第四十八

三讓而后傳命節

上經明設介傳命致敬之義　閩監本同毛本設誤說

入廟門及升階揖讓之節　閩監本同毛本及誤皆

賓差退在西相嚮三讓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嚮誤下

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　閩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北誤比

若賓不讓則不至於三　惠棟校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三誤主

案聘禮賓至大門主人陳介而請事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校云介當作擯

案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職下有注字

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　閩監本同毛本面作而

直賓及上擯相對而語　閩監本同毛本擯誤賓

君使士迎于竟節

北面拜貺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拜況云本亦作貺○按說文有況無貺
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再拜下又有拜字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拜字當重
大夫郊勞○聘禮云閩本同監本○閩毛本○作者
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拜拜誤升拜
卿爲上擯節
致饔餼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雍云字又作饔
賄贈饔食燕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饔字空闕釋文出享云本又作饗
主國之卿爲上擯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國之二字倒
公側受醴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受作授○按聘禮作受鄭注云將以飲賓考文非也
燕與羞淑獻無常數是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淑作俶衛氏集說同按聘禮正作俶卽記云禽羞俶獻是也鄭彼注云古文俶作淑
故天子制諸侯節
所以愧厲之也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以媿云本又作愧

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

案昭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元作九此本誤

以圭璋聘節

重者難可報覆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重者難以報復

主國待客節

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知者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知誤是衍文鄭注周禮但作不致積

所以厚重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

聘射之禮節

日莫人倦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莫誤暮

將以行禮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也下有者字

子貢問於孔子曰節

縝緻也各本同釋文出致云本亦作緻○按致緻古今字

垂之如隊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如隊石經隊作墜○按說文有隊無墜

不有隱翳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有誤相
廉而不劌義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下有者字下如隊禮也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並同
其擊之終音聲則詘然而止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音作竟衛氏集說同
所以琮則加於他物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琮上有璧字此本誤脫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三日而食節
故更明無二尊之理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尊誤專
云鼓素琴始存樂也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始誤好
杖者何也節
或曰擔主閩監毛本作擔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此本擔誤檐○按依說文當作儋从人詹聲檐假借字擔俗字
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閩監本同作以
不數杖與不杖之利惠棟校宋本利作科此本科誤利閩本科字闕監毛本科作例下又此經權制之科同

始死三日不怠節

故王者之所常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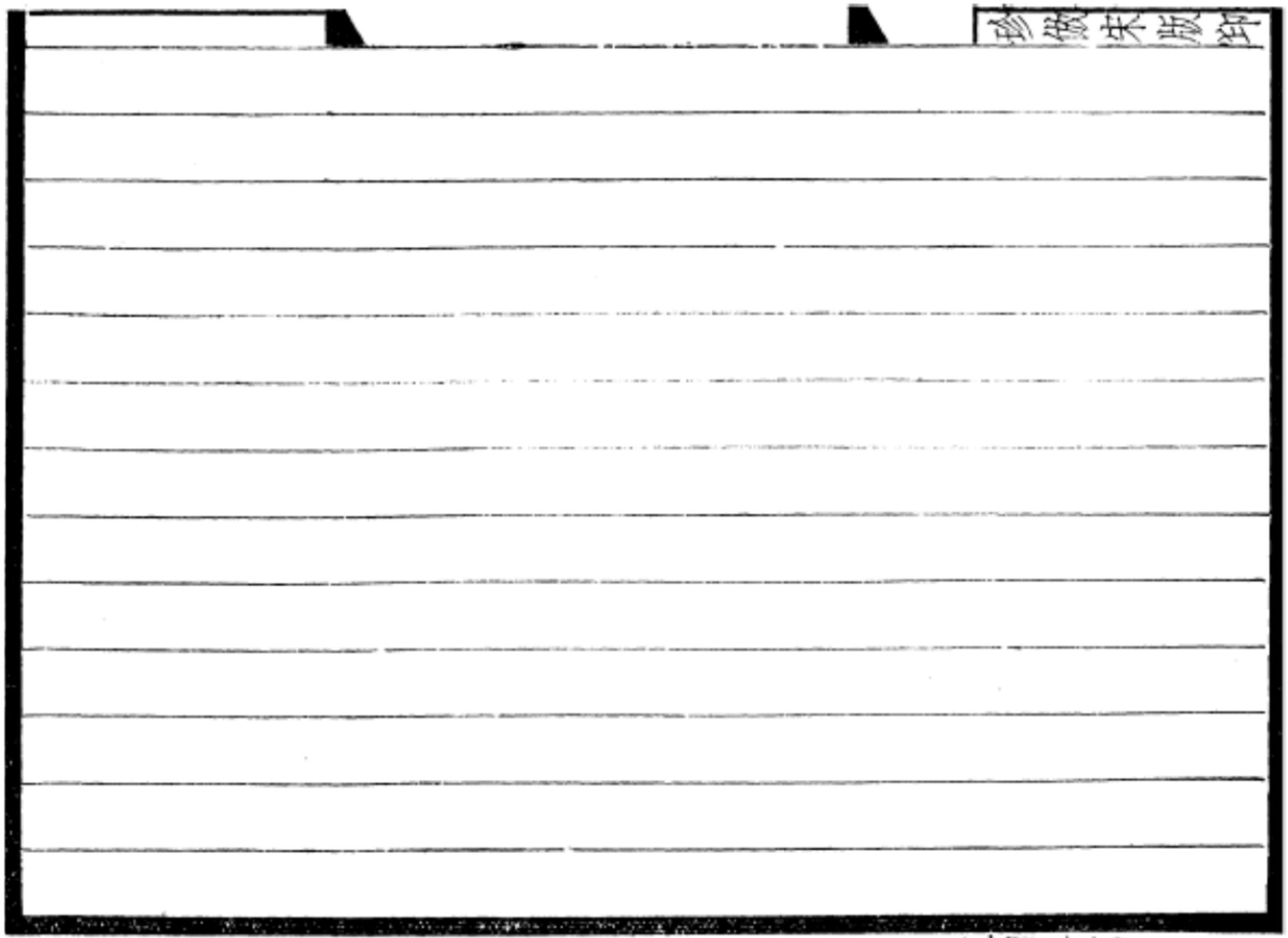
比終茲三節者節

皆可得而察焉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可誤可以

若孝子有知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若字

強者可以觀其志焉若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若作者是也

有志可見其強 閩本同監毛本志誤知惠棟校宋本亦作志見作覩是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惠棟校宋本禮記正義卷第七十 終宋監本禮記注疏卷第六十三 校勘記 九百八十一字凡二十萬一千九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

禮記注疏卷六十三校勘記